

中宗大王實錄

第一之二

0194203  
1001





19420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一

王諱懌字樂天 成宗大王第二子母妃 貞顯王后尹氏燕山

昏虐 宗社將危眾議推戴性仁孝勤儉善於聽斷謹祀恤民恭

以接下優納諫諍誠心事大終始不替不崇信異端不好遊畷聲

色玩戲奢靡之事亦不留心中年好學樂善銳意古治而專任新

進事多過激志未克就厥後雖屢為姦人所誤能復開悟賴有學

力也在位三十九年壽五十七

元年大明正德元年九月戊寅朔知中樞府事朴元宗副司勇成希顏曾以吏曹參判

參判吏曹判書柳順汀等首謀建議乃與軍資副正辛允武軍器寺僉正

朴永文水原府使張珽司僕寺僉正洪景丹密約舉事前一日夕希顏

詣金勘金壽童家具告其謀仍與朴元宗柳順汀會于訓鍊院武夫健

將響應雲集柳子元具壽永雲山君誠雲水君孝誠德津君濂亦來會

部分諸將各領軍士以備不虞夜三鼓元宗等直向昌德宮結陣於下

馬碑洞口於是文武百官軍民等聞風奔赴填街塞道領議政柳洵右

議政金壽童贊成申浚鄒眉壽禮判曹書宋軼兵曹判書李孫戶曹判

書李季男判中樞朴健都承旨姜渾左承旨韓恂亦來先遣具壽永雲



山君德津君子 晉城大君郎具告舉事之由仍領軍侍衛又遣尹衡老  
于景福宮啓于 大如遂分遣勇士于慎守勤守英任士洪等家穢內

召引出擊殺士洪得罪成宗朝廢棄不用及燕山朝其子崇載以麻馬

一進報已死者亦皆斬屍舉朝畏之如豺虎雖二慎亦且謹事之燕山

發有所為通小簡士洪即八指導尋有命令其陰誘不道之事不可勝

言其子熙載被殺之日設宴其家食肉動樂無異平日燕山使人規

之尤加信幸一從其計其媚上取寵類此時人有詩曰小任崇載大

任洪千古是景雉天道好還應有報從知汝骨亦親風當時有碎

骨風之刑故云崇載嘗汗綠水及見壁幸恐事露密囑綠水曰若語

及平日事當以熙載答之則必信我無猜汝亦保全以此禍及其兄先

士洪死得免天誅守勤以慎氏之兄得幸勢位極隆權傾一持久典益

曹縱盜極忌賄賂輻湊門庭如市兵餽必報睡毗下遺叛主奴押爭來

投托窮極豪奢僭擬宮禁其及宜矣守英守勤之弟亦緣外戚驟陞

要恃寵專恣有人作匿名書誹謗時專雜以謗文投于其家即告于燕

山燕山極怒以為罪人族親所為訊鞠尤刻在死者不可勝數指紳之

禍自此益極人皆切又遣武士于義禁府密威驅解放囚人悉令赴軍

逐拿致田同金孝孫姜凝沈今孫思郎孫金順石張同及金淑華家人

守斬於軍前皆內人族親闕內入直諸將軍士及都摠管閔孝曾等聞  
變由禁溝水竇先出入直承旨尹璋曹繼衡李瑁注書李希雍翰林  
金欽祖等亦自水竇出各門把直軍士亦皆踰牆而出闕內一空矣天  
明元宗等進軍于闕門外以申繼宗背約囚于當直廳留柳子光李季  
男金壽卿柳涇于闕門整軍結陣遂率百官軍校馳詣景福宮同辭議啓



于 大妃曰今者上失君道政令昏亂民生苦於塗炭 宗社危若綴  
旒臣等夙夜憂慮同知攸濟大小臣民屬望晉城大君已久今欲推戴  
以爲 宗社之計敢稟 慈旨 大妃固辭曰迷劣稚子何以能堪重寄  
世子年長且賢是可繼嗣領議政柳洵等更啓曰群臣協策大計已定  
不可更改仍遣柳順訂姜渾率士衆迎 晉城大君子私邸 大君牢  
讓再三迫於衆情遂乘輦詣闕入思政殿洵等議曰自古廢立莫有數  
罪者惟昌邑王耳今須善處之當遣人往告曰人心皆屬晉城事勢如  
此請避正殿出大寶云爾則必從之矣遂遣承旨韓洵內官徐敬生于昌  
德宮令敬生具告答曰我罪重大固知至此願好爲之即令侍女出大  
寶授尚瑞院官負未時百官入庭班定先布 慈旨若曰惟我國家積  
德百年深仁厚澤洽于民心以基萬世不拔之業不幸今者大失君道  
民心嗷嗷若墜塗炭大小臣僚皆以 宗社爲重來稟廢立以晉城大君  
懌夙有仁德民心攸屬咸請推戴予惟廢昏立明古今通義俯循群情  
乃使迎晉城于私邸命即大位廢前王置于喬桐民命將絕而復續宗  
社幾危而復安國家之慶示孰大於是故茲教想宜知悉 群臣俯伏聽  
命懼欣踰舞於是 晉城大君以翼善冠袞龍袍

即位當用袞冕而用此冠服倉卒未暇備



也即位于景福宮勤政殿受百官賀頒赦其文若曰予以否德居宗室之首惟謙恭飭躬謹守宗邸近年君失其道刑政煩酷民心窮蹙罔不攸濟幸賴宗戚文武臣僚以宗社生民重寄爲念稟承 大妃慈旨同辭推戴勸予即位辭不獲已乃於今月初二日即大位于景福宮慶闕宗祊宜布寬典自今月初二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蠱毒魘魅謀故教人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父母祖父母但犯強盜關係網常外徒流付處充軍定屬安置甲子以後分配幽囚人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或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語者以其罪罪之在位者各加一資貧窮者代加近年變亂舊章新立條科並皆蕩除一遵祖宗成憲於戲近無彊之休更念無彊之恤有非常之慶宜渙非常之恩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庭臣咸呼萬歲歡聲雷騰分遣敬差官于八道頒教○史臣曰燕山性強戾好察爲政苛酷沉湎酒色昏棄祀事追崇出母多殺大臣惡聞規諫誅竄言官杖殺庶母竄殛諸弟日與娼妓淫戲無度亂人妻妾無有所忌改喪制以日易月綱常掃地罪惡滔天神人忿怨竟及於此又曰燕山以 成廟後宮嚴氏鄭氏嘗得寵於父王預於廢妃事打殺內廷分配所生子安陽君恂鳳安君恂及族親于絕



島尋皆殺之因曰恠恠已絕於義其妻令嫁他人所生許通仕路恠妾  
給甄城君恠妾給寧山君皆令作妻翁主杖寬遠方初納田非綠水沉  
溺日甚娼妓有姿色者選入于內初以百數終至于千計曰謝安人臣尚  
携妓東山况人君乎改女妓補曰運平入內者曰興清或曰假興清曰  
繼平曰續紅近侍者曰地科興清經幸者曰天科興清分設院閣院曰  
飛紅曰蕃英曰越香曰含芳曰翠春閣曰繪絲曰清歡曰彩霞改掌樂  
院曰聯芳又於列色皆設運平因令選上置護花庫以應供饋置補斃  
署以供衣服梳粧置施惠廳以監管繕令臺諫常仕置廣惠署以供祭  
事置追惠署以供喪用置杜蕩護清司以為大行後置興清之所使之  
終身向慕興清奉足案則曰護花添春記奪給家舍民田賜牌則必曰  
可傳永世興清生計一千人則鑰器皿九千人則雜器皿令該司分定  
八道使徵于民間又分遣大臣名曰採江駿體察使令窮搜京外士大  
夫妾及良家妻女公私賤娼妓等分置于閣院內人死則稱麗媛墓遣官  
致祭如先王陵所改稱孝思廟為永惠室置內人神主奉祀亦如  
先王且曰娼妓公物不可私畜人各有婢子今後大小人負母得以公  
賤作妾違者重論運平通奸已有禁令懷孕者斬其夫生埋其兒興清



所著迺祥服紅丹裝所入之物切徵舊夫又收於民民產殆盡又於閣  
院各設典備祿秩皆參上以重胥及公賤解文人差之一應支供等事  
專掌檢察因緣作弊侵督無藝經費日匱有司計無所出只於市裏民  
間公然收歛啟請別例分定外方有旨書狀絡繹不絕刻期督促急於星火  
公私虛竭民不聊生常於內宴士大夫妻人參者皆令書其夫姓名付  
諸衣領有姿色者令綠水諉以梳粧不整引入幽房即通焉或經日後  
出或復以內命引見留宿禁中者亦數有之月山大君夫人稱為世子  
養母常留禁內 成宗後宮南氏亦在 大妃移御所頗見寵幸醜聲  
聞外 成廟在殯手射 成廟馴養之鹿烹炙食之 仁粹王大妃之薨  
喪禮皆從易月之制臣民斬衰之服並令過二十七日即除又廢忌日  
及齋戒國忌日用樂食肉如常各陵守護香火並廢不舉以鄭誠謹李  
自華為 成廟行喪三年云加誅戮凡旌表門閭盡令撤去置鷹隼坊  
丁後苑八道鷹犬及珍禽奇獸無不窮索取來生捕惡獸押致圈養如  
宣陵光陵昌陵諸山馳獵無時先聖先師位版初移大平館尋移于掌  
樂院又移于西學而講堂祠殿變為興清淫戲之所奪私船曳入慶會  
樓聯結池面作彩棚於其上 一曰萬歲二曰迎忠三曰鎮邪三山高聳



窮奢極麗宮殿寺宇聯絡隱映極盡巧妙華彩眩目結構之物皆出於市人自製詩曰壯氣仙峯聳碧霄神鰲靈鶴應時調群英感宴忠臟洽狐鬼幽囚謫腑焦霧閣裝姿龍舸迥雲梯歌管鳳樓遙是非留玩勞民力都爲東都表壽饒又令文臣以三山立名之義製詩題額率興清遊宴極歡又設鞦韆之戲皆令經夏不輟都城四面限百里立禁標以爲遊畷之所入標內者論以棄毀制書律常以單騎馳騫往來不計晨夜別設鷹師軍萬餘名田獵常令隨從楮子島豆毛浦濟川亭長湍石壁莊義水閣延曙亭望遠亭慶會樓後苑等處常率興清日夜遊宴時稱爲小舉動大舉動自社稷北洞抵興仁門盡撤人家立標自仁王站東至駝駱山大叢民丁高築石城華廣州揚州高陽陽川坡州等邑悉逐其民以內需司奴婢居之閉惠化興仁光熙彰義等門又禁津渡只通路梁行旅甚苦樵採亦難昌慶宮後苑築臺高百餘尺名曰瑞葱臺上可坐千人鑿池其下作亭其傍又自昌德宮後苑至景福宮慶會樓連造假家三千餘間欲引望遠亭下潮水鑿通彰義水閣下使都監審量水道深廣高低而計其役夫則不下五十餘萬將於明年始役而不及就置修理都監築城都監以三公爲都提調其餘副提調及郎官監役官



多至二百餘員分掌諸所侵民甚苛如築墻軍築臺軍鑿池軍離宮造  
成軍仁陽殿造成軍斫材軍流材軍一時並發督令赴役民間騷動家  
無留丁流離播越十室九空役重糧乏餓殍相繼崇禮門外路梁之間  
積尸如山燕山自知其惡恐有言者廢經筵革司諫院弘文館減持平  
二員允上疏上言擊鼓等事一皆禁之用刑極慘以烙訊寸斬剖棺斬  
死碎骨飄風為常典辭逼內人者以為屬上言被論啓者稱為逆命羅  
織成罪小不容貸又別設密威廳常遣承旨鞫囚暴虐峻刻枉被誅戮  
者不可勝數即位以後日記史草如有直言讜論盡令割削家藏史草  
亦令收入且令不記人君過失盡革兼帶春秋之號以他官稱校史官  
使撰集即位後實錄又自尊崇曰憲天弘道經文緯武受賀頒赦自古  
荒亂之主雖多未有如燕山之甚者也○大臣等僉啓曰張淑容綠水  
田淑容田非金淑媛貴非等二人是皆亂本宜速除去傳曰可皆處斬  
籍沒家產又啟曰廢王所用憲天弘道金印及尚瑞院所藏諸押與承  
印牌請皆毀之傳曰可又啓曰廢主所畜惡獸則除之飛禽則放之鷹  
犬則頒賜武士傳曰可○命三公六卿承政院兵曹堂上等及朴元宗  
柳順汀成希顏令常仕于賓廳更日適直以治諸事又命雲水君孝



誠李季男柳子光金壽卿等仍留昌德宮直宿○命還給洪淑儀職牒

入慈壽宮淑儀乃成宗後宮廢主奪職出宮皆復朴崇質官罷東西禁標皆從大臣之

言也大臣等啟曰明日請遣官祭告宗廟社稷傳曰可○安置前王

于喬桐夜二鼓奉事安潤國來啓曰廢主著笠紅衣不帶而出伏地乘

轎曰予有大罪特蒙上德無事而行廢妃慎氏亦出貞清宮舉事之如移居

此○已卯朴元宗等僉議啓請曰廢主降封為君如魯山例廢主後宮封爵

者別置之諸院假與清運平等並放之唯聚紅院與清移出蕾英院分別

經幸者後放之內帑寶物曾給興清者推納後出之開兩闕宮城門仍

閉惠化彰義門諸路津梁依舊通行在廢主朝廢棄宰相可用人及以

非辜收職牒罷職人磨鍊以啓諸官職已罷革者仍舊復設新設者並

皆革除鷹坊諸事一切革罷諸廐馬擇善者依舊內外司僕寺立養其

餘區處已革罷諸邑守令急速差遣成均館急速修理還安位版諸學

堂並令修理復舊諸內役所並皆罷革所用雜物悉還該司箭串牧場

依舊復設內人中如田張之類及聚紅院清歡閣繪絲閣內人經幸者

令內官分別書啓其賜牌公私賤並刷還本役且其抑買或據奪家舍

田民覈還其主復延恩殿罷惠安殿埋其主于墓所勿稱陵廟罷修理

田民覈還其主復延恩殿罷惠安殿埋其主于墓所勿稱陵廟罷修理



築城等都監其木石鐵物並移該司公私賤稱內人族親抄屬內需司者各還其役甲子以後被罪人籍沒家產者悉令還主其身死人收告身者並還給傳曰可○朴元宗等議封前王為燕山君○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啓曰今此之舉臣等首倡決策柳子光亦來預謀且慎守勤慎守謙慎守英任士洪等必須剪除可成大功故已即除去矣其子弟請並付處以防後患○朴元宗啓曰爲前日舉事時令成希顏往見申繼宗論以微辭不肯從之舉事之日又令守要緊處則亦不往翌日事機已定後乃至駙馬閤子芳則突出陳前往來頻復其心必異故並令囚之何以處之傳曰罪若已著則其時必除去矣恐是無情故囚之耳元宗等啓曰茲用取稟以待上裁傳曰並放勿推○朴元宗成希顏等更啓曰慎家與廢王諸子連族若不早圖後必有羽翼之慮故其子弟並請付處矣如任士洪者素以奸臣曾被臺駁不容於朝久矣甲子以後父子皆得志逢迎阿諛固當重論然罪至一身不必緣坐何以處之取稟傳曰問于政丞政丞等回啓曰所啓甚當○大臣等僉啓曰一應法制並依成宗朝例何如經筵接群臣等事宜速磨鍊行之且中宮冊封事時無慈旨何以為之傳曰其速磨鍊以啓○傳曰下書



于京樂全羅黃海慶尚等道今後勿封進辛甘菜又傳曰司饗院物膳則已令減數矣如小日次封進之物及漁父並令量減大臣等啓曰

上教至此一國臣民之福也近來民生困苦流離失所即位之物積

弊皆革臣等不勝忻忭之至○領議政柳洵右議政金壽童等啓曰近

者君道大失天命人心已歸于殿下久矣今此之舉固無預於群臣

之力然如此大事首倡爲難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汀等奮不顧身倡義

諭衆不刑一人立成大功宜可褒賞傳曰予亦料之其考前例以啓○

大臣等啓曰近者使命相續驛路彫弊雖四五日程過十餘日方至其所

亦或有乘私馬者當今急務莫此爲先其蘇復節目請令磨鍊傳曰可

○傳曰今後詳闕宰相依前供饋○朴元宗等啓曰慎守勤慎守謙慎

守英尹邁子督及慎承福請並遠方付處傳曰可○元宗等又啓曰張

淑容家奴萬石貴同田淑容家奴仲山金淑媛家奴末應朔等前日恃

其氣勢或劫奪人家財或打傷人命恣行不義請刑推治罪沈今孫金

淑華崔淑媛張孫田同等家請並籍沒傳曰可○庚辰朴元宗加崇祿

除議政府左叅贊成希顏超資憲除刑曹判書柳順汀超崇政因政丞之啓也

○老人等拜賀於闕庭 命賜酒○成均館生負李翹等奉箋陳賀○



大司憲潘佑亨執義金士元掌令金亨平金祉啓曰江原道觀察使慎

自健得罪 成宗朝近以叔房之親攀附任士洪得陞顯秩觀察使乃重

任宜速改正且我國家三面受敵邊警非烽燧不得速達巡將亦主夜

警皆軍務重事而廢主革罷請今復立嘉山郡守金世庸安岳郡守徐

福慶南原判官尹三壽水原判官金淑淡定州牧使金文卿南原府使

趙祥江華府使張俊孫連原道察訪林世榮攀附內人得至於此李長

吉以義城縣令未滿秩特陞副正其餘雜職監授者頗多亦攀附內人

所致請並推治且堂上重加不可輕易陞授如醫負之類本以賤任廢

主時不擇術業精拙超授崇品者為之有乖 先王之意並降品叙用

丁世明以監役陞堂上朴世俊以郡守陞二品皆以廢世子殯親之故

也今不可仍授請改正 傳曰其問于政丞政丞等啓曰臺官之言甚當

傳曰依啓○下書于八道令勿封進牛肉廢王末年以各道貢物膳

令封進牛肉各官守宰畏○下書于八道採青女使採鷹犬使令勿採

速還廢王恣情媚嫉猶為不足又欲亂士族之女採棟淑儀○大臣等

僉啓曰請辭位使請承襲使請考前例差遣傳曰可○禮曹判書宋軼

啓曰今後朝參時百官依 祖宗朝例著綿布團領廢王命百官皆著



○大臣等啓曰先王朝奉政院注書只二負廢王加設二負請減二負  
傳曰可○傳曰入內樂器及迓祥服紅丹裝定大業舞所用諸物若自  
祖宗朝廟庫所藏者則仍置之該司所進新造之物則出外何如僉啓  
曰上教允當○革諺文廳○以前判書金應箕為請辭位使前觀察  
使任由謙為請承襲使○辛巳受朝參○傳曰前所分配罪人已令  
給職牒叙用矣然其分配人等書名啓稟後叙用可也而吏兵曹今政  
擬望其任用當否問于政丞右議政金壽童等回啓曰不先取稟而遽  
爾擬望吏兵曹果誤矣然如弘文館臺諫言事被罪者今可薦用故必擬  
望耳傳曰甲子以後言事被罪者依政丞所啓叙用且甲子前後雜犯  
被罪人亦盡書啓如有可用者用之內官被罪分配者及收職牒者亦  
皆放送或還給職牒何如回啓曰上教允當○右議政金壽童啓曰  
臣與兵曹參議金壽正本名壽卿後政  
正未幾復舊名同生兄弟去三月遭母喪因短  
喪之制不敢違越脫衰復職食肉如舊今廢新法一遵舊章臣等欲釋  
職終喪只緣即位之初議事甚多不敢仰達私情今大事已定粗復舊  
制臣與壽正請辭職終喪傳曰其與政丞及六曹判書議啓領議政柳  
詢等啓曰喪制固重短喪之制不可復行金壽童還守喪終制甚合於



義但今革正之時欲復舊政非此人不可所任緊重尤不可適職况先  
王朝有起復之法姑從此例仍令行公為當而起復若令該曹磨鍊為  
之則節目必多必不仕累日姑勿出起復牒權宜行之何如壽止則辭  
職終喪不妨洵獨啓曰臣老鈍思慮多有未及處令右議政金壽童仍  
舊行公允建革等事同議為之傳曰可○領議政柳洵等啓曰洪景舟  
心志純謹可任大事况今廢立之時功勞亦大承旨有闕則請差之傳  
曰政丞所啓已悉之宜與諸相議啓右議政金壽童同辭以啓曰除職  
時如四品則陞三品三品則陞二品例也然其間或以四品陞堂上者  
有之凡用人當各適其器况景舟非佞心志純謹且有大功勞宜可大  
用雖除承旨之職何妨傳曰依啟差之可也○朴元宗等啓曰廢世子  
及昌寧陽平等近在城外未為穩當擇幽僻郡邑安置官給其食禁雜  
人出入傳曰可僉啓曰領旌善仁遂安誠堤川敦壽牛峯並於官家近  
處置之高其垣墻常令鎖閉凡出納衣食等物令官人監掌其支供以  
所在官倉之米炊爨使其官奴婢之令軍士守直有無事守令每月季報  
觀察使傳曰依啓○下書于八道觀察使使勿封進首髻已收合者各  
還其主○傳曰東西蠶室乃先朝所置不可不復 宗廟永寧文昭延



恩殿進止差備宮闈令及忌晨齋任事內官仍舊復置何如僉啓曰  
上教兄當○禮曹判書宋軼啓曰今年乃生員進士文武科式年也試  
題曾已出送於各道舉子無不知之者且不是古例請罷擄來丁卯年  
依舊制改試傳曰可○朴元宗等啓曰內官崔虔用心詭詐前王朝逢  
迎主意既導邪心誣飾構罪人多被害不可不罪請決杖逐方付處傳  
曰可○領議政柳洵右議政金壽童等啓曰金興壽高世輔金公著河  
宗海等俱以寒賤本無功勞當廢主朝不次超擢位至崇品況今臺諫  
以此累駁不可不從金興壽正憲加高世輔資憲嘉靖加金公著河宗  
海嘉善加請今政改正傳曰可又啓曰忠公道道請復稱忠清道京畿入  
屬牙山平澤稷山鎮川等官並還隸本道革罷新設新恩道傳曰可又  
啓曰請革兼侍講官復兼經筵官舊彌奉先殿太一殿祭奉依舊復設  
傳曰可又啓曰平城君朴元宗曾以赴京使差下改差何如傳曰可○  
傳曰廢世子顛昌寧陽平敦壽等俱以幼稚必不能騎馬遠行令乘轎  
以去何如僉啓曰罪人不可乘轎若不能騎馬則使之昇去無妨傳曰  
知道○傳曰前王淑儀淑容淑媛等在昌德宮者其可放出僉啓曰淑  
儀令歸私第淑容淑媛如張田之類治罪後放出為當○壬午傳曰廢



主時慶會樓圍排及四面遮暉帳皆收斂市人之物且池中船隻亦多  
可各還主速令輸出何如僉啓曰上教允當○臺諫合辭啓曰權齡  
閔孝孫郭璘等當廢王朝皆以淑儀之父陞為堂上或為工曹參議或  
為刑曹參議人物俱不合六曹堂上請適郭璘亦可降品監察具世健  
狂悖不識事體請改正不叙東西班傳曰問于政丞後設落政丞等僉  
啓曰臺諫之言甚當傳曰依啓○朴元宗等啓曰高安正內人姊夫李  
希拓與清族親趙勁與清父金一同與清姊夫梁玉山與清族親金貴存  
田非族親請並拿囚治罪傳曰可又啓曰李稱壽李亨壽等二十八人  
或以內人族親或以與清同生或以內需寺奴子作弊最甚各決杖定  
屬兩界極邊籍沒家產沈八萬李富等十五人其罪尤甚並皆處斬籍  
沒何如傳曰可又啓曰直長崔水光察訪公秀孫參奉梁順孫全保常  
察訪梁繼孫監察鄭承謹典籤朴輕水運判官高順之監役閔龜孫主  
簿蔡子忱察訪裴世倫縣令林繼昌主簿閔世球參奉閔世琚許兄平  
宋驊習讀官崔淨車兄亨金敦副司勇趙達全金冰宣侍官趙光俊萬  
戶河慎梁監役金善敦衛率鄭承祥鷹牌頭鄭世慶金孟禹鼎善司僕  
李聃孫文兄孫監役金碩剛宋浩等攀附內人以取官職並推考科罪



永不叙用傳曰可○領議政柳洵等啓曰新設廣惠署追惠署永惠室  
補艷司護花庫西江氷庫漢江氷庫請並革罷傳曰可○以金壽童為  
議政府左議政朴元宗為左參贊成希顏為刑曹判書尹金孫為京畿觀  
察使金浩為忠清道觀察使張順孫為慶尚道觀察使姜澂為江原道  
觀察使洪景舟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安瑋為司諫院大司諫鄭光弼為  
弘文館副提學李希輔為直提學成夢井為典翰崔淑生為應教李徽  
為副應教李世瑚為司憲府持平鄭渙為校理金安國為副校理朴巨  
鱗朴光榮為正言金綴文為修撰李思鈞為副修撰○癸未傳曰各院及  
清歡閣繪絲閣興清經幸者今已分辨何以處之其問于政丞及諸相  
領議政柳洵等議曰士族淑儀則已歸私第矣其經幸內入中公賤則  
下本司私賤則還本主女妓則依公賤例還本官勿役只納貢布一匹  
私賤則還本主亦令收貢勿役傳曰可○政丞等議啓曰弓房皮物及  
雜物計數若國用有餘則請限年蠲減外貢以休民力傳曰可○諫院  
啓曰本院曾入標內撤去改造成間姑處典艦司所屬書吏羅將自隸  
奴婢請並還本役傳曰依啓○朴元宗柳順訂等啓曰近來邊圉失守  
撫禦之方亦未得宜竊恐之患不可不慮遣使宣諭酋長又擇秩高名



將以鎮撫之使無邊警傳曰可○領議政柳詢等啓曰請辭位使請承襲使奏本格式考於承文院謄錄請辭位奏本則曰朝鮮國王臣某謹奏爲請辭位事臣竊念自童穉得疾氣常不順臣父先臣恭順王諱於景泰三年薨逝臣年甫十二承襲罔知攸爲凡百庶務委諸臣僚至景泰四年奸臣謀逆禍撥斯迫叔父陪臣首陽君諱奔告於臣旋即勘定然猶兇徒未殄變故相仍人心未安念臣殘質難以鎮定社稷安危所係甚重諱先臣父母弟學通古今有德有功允乎輿望已於景泰六年閏六月十一日令權襲軍國尙當伏望 聖鑑洞察特降明允請承襲奏本則曰朝鮮國權署國事臣諱謹奏爲請承襲事國王臣諱自幼有疾又當弱齡承襲國內大難以社稷之故委臣諱權襲臣自念庸愚不敢承當牢讓再三竟不得辭已於景泰六年閏六月十一日權署國事兢惶罔措爲此謹具奏聞云依古例爲之甚當敢取稟傳曰可○沈順徑崔漢洪柳繼宗李坤等陪廢王安置喬桐來復 命仍啓曰所經一路老倪咸奔走先後爭相指示似有快意至安置所則圍籬處甚狹窄不見天日但有一小戶僅通饌物傳語而已廢王纔入圍內女侍等皆放聲呼哭臣等告辭則廢王傳語曰以我之故遠來勞苦多謝多謝○禮曹



啓曰九月九日耆老及宗宰等賜宴于訓鍊院已有前規廢王朝不舉行今當復舉傳曰是亦慶事依啓爲之○義禁府啓曰攀附內人人負李長吉已經赦宥勿治罪只收職牒依憑內人作弊黃小老等決杖一百極邊定屬何如傳曰依啓○傳曰廢王朝外方封進山爾今後更勿封進○傳曰咸鏡道採銀事何以爲之其問于政丞僉啓曰不係經費不須採也傳曰可○命革平安道副節度使○命還給癸亥年武科金石貞等紅牌○甲申傳曰昨聞前王之事不勝愴懷予以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迫於衆情辭不獲已以至於此然於前一則君臣一則兄弟情義之切自由由于中今天氣漸寒衣服物膳遣人馱送何如政丞等啓曰如臣等大義已絕不敢向心 殿下之教出於至情以乾物二馱衣服一馱賜送爲當又命退排棘圍距簷十尺許○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汀等論舉義之功分爲三等以柳子光辛允武朴永文張珽洪景丹爲一等以雲水君孝誠沈順徑邊脩崔漢洪尹衡老曹繼商柳洵金壽童金勘雲山君誠李季男具壽永德津君瀛爲二等以高守謙沈亨黃坦柳世雄柳繼宗尹士貞李藻李軾閔懷義閔懷昌許礫張溫具賢暉白壽長李克正李碩金友曾李孫申浚鄭眉壽朴捷宋軼姜渾韓恂



柳涇金壽卿鄭允謙金敬義李益沈貞下僑邊士謙韓叔昌朴而儉柳  
滌成希雍尹衡辛允文洪景霖姜漬尹金孫柳應龍尹坦申壽麟趙世  
勲韓世昌李孟友尹汝弼孫全柳承乾安賢守盛同李宗義許礦李翰  
元柳泓李夔成瑛趙元倫金瑄閔孝曾尹璋曹繼衡李搨金克成黃孟  
獻成夢井李世應張漢公韓斯文金任朴永昌朴永蕢曹繼殷遂安君  
讚朴而溫李希雍李誠彥辛殷尹尹熙平康允禧李敏崔有井蔡壽為  
三等以啓領議政柳洵右議政金壽童啓曰朴元宗等不敢自議已功  
故所啓如此朴元宗成希顏柳順訂首決大策立定大功其序次當在  
子光之上傳曰知道史臣曰申壽麟成希顏妹夫也論功時希顏告其  
母曰朴元宗柳順訂與吾三人之子弟皆參錄功而吾之子弟最多壽  
麟年且少勢不可開口其母聞言即怒卧曰吾不復見汝面翌日希顏以  
毋言請于元宗等添錄之其隣里族屬目壽麟曰怒卧功臣其他濫與  
者亦多類此又曰燕山末年將有覆亡之禍在朝群臣無一人出計倡義  
而金羅則柳濱等同謀舉事移檄京外慶尚則曹濶孫等與近戚尹湯  
老協謀起兵未及舉事適賴朴元宗等先建大義三公六卿得保首領  
是矣及參勲盟不以爲愧又使子弟並參勲籍其所謂功不知爲何事



也不特此也因緣請參者不知其幾如此之類不足道也右議政金壽童以一時名流方持母服推戴後即還居憂可也論功之後從容退家問柳子先曰弟壽卿錄何等功乎壽童稍有知識貪冒如此況他人乎○朴元宗成希顏柳順訂等啓曰以功勞多少分爲三等但今國家疲困賞賜不可猥多三等內以沈貞以上三十人爲三等以下爲四等以差賞賜○朴元宗等啓曰權鈞金俊孫當舉事時適在門外即位時鈞以都摠官侍衛俊孫以承旨入侍潘佑亨金砥亦皆侍衛李坤則同衆大議適陪廢主歸島桐故未及錄功何以爲之敢稟傳曰並錄之又啓曰禹鼎有功勞適其時忘却不書啓內官文致徐敬生金繼恭金叔孫金銀任元山亦有功勞請並錄之傳曰依啓○乙酉書下潛邸及即位時陪侍人姓名於賓廳曰右人等皆有勞欲錄功於卿等意何如僉啓曰若果有功則當賞矣○柳洵金壽童柳子先朴元宗柳順訂成希顏金勘李孫權鈞韓斯文宋軼朴捷申浚鄭眉壽及六曹參判等同辭以啓曰舉事時先除慎守勤者欲成大事也今者守勤親女方在于內若正位宮壺則人心危疑人心危疑則有關宗社請割恩出外傳曰所啓甚當然糟糠之妻何以爲之僉啓曰臣等亦已料之矣於



宗社大計何如請快決無留傳曰 宗社至重何計私情當從群議出外未幾傳曰其速修掃河城尉鄭顯祖家今夕當移出也○大司諫安瑋司諫朴好謙啓曰近來生民塗炭宗社幾危建議宰相推戴 聖主安社稷救民生其功烈之重雖古之伊霍無以加矣建議宰相推戴大臣從事諸將固當論功重賞矣或以子弟因父兄者有之或以大事已定後聞風來與者有之或日晚而來只參賀禮者有之皆無功勞而並錄大功甚爲未便伏望更問于建議大臣其勲勞之最重者錄之其餘以原從論功爲當傳曰問于政丞及建議大臣領議政柳洵右議政金壽童朴元宗成希顏等啓曰諫官之言是矣然如此大事不可輕舉當秘議密約事可濟矣事若不濟則其禍不小故其初秘議時非子弟無以通言且欲舉大事必賴協贊推戴時聞風來從者皆一心協謀以定大計何以分別而不錄臣等亦以功之多小分爲四等不可更改傳曰其以此意言于諫官○安瑋等又啓曰攀附內人授職者已令推論人心皆以爲快女謁之風從此可革矣今聞只收職牒更不推論甚爲未便伏望推考科罪以正士風傳曰問于政丞政丞僉啓曰近來獄事煩擾民已疲困今又如此之類一切囚鞫則事經大赦徒爲騷擾雖宥



其罪而職牒已收矣傳曰政丞之言甚當具以此言于諫官○政丞等啓  
曰功臣之號一等爲首三人以秉忠奮義決策翊運靖國其次五人以  
秉忠奮義協策翊運靖國二等以秉忠奮義翊運靖國三等以秉忠奮  
義靖國四等以奮義靖國稱之傳曰可○朴元宗柳子光等啓曰功臣  
賞賜考古例則適中無如翊戴功臣今此功臣賞賜依右例行之而四  
等則差減於二等傳曰可○朴元宗等啓曰慎寺勤同姓四五寸異姓三  
四寸請推刷遠方付處又啓曰崔溼逢迎廢主輒登崇品今又以慎承  
福妾女子爲妾請並遠方付處傳曰依啓○初昏慎氏乘轎出建  
春門富河城尉家○丙戌禮曹判書宋軼參判鄭先世啓曰慎氏既出  
請擇處女以備內職且中官冊封事亦預舉行傳曰並依啓○政院啓曰  
成宗末年令政院擇二品以上宰相差爲經筵特進官迎訪治道近來  
又廢依舊復設何如傳曰可○臺諫合辭啓曰建議宰相等出萬死  
之計舉事共成其親信子弟得參論功擢之可也大計已定後大臣等  
聞風來赴得參推戴以此得預元勲之列是亦足矣又使子弟皆預焉  
天命人歸之時孰不響應景從乎或日晚來從或只參賀禮者亦預功  
宗之列紀功無章非所以示後也伏望以功之多小分爲等第若如子



弟隨從來參人等只錄原從之功不勝幸甚攀附內人授職者已經赦宥推史為難然盡收職牒永不叙用為當傳曰問于政丞政丞僉啓曰臺諫所劾功臣則皆有功當賞故並錄之攀附內人者永不叙用之言則當矣請即從之傳曰以此言于臺諫○臺諫再啓曰今此之舉與世宗時事無異世祖靖難功臣僅三十六人其隨從者奚止此數今之

得預元勳之列者百有餘人豈皆有大功乎無功者與有功者間雜無別則人心不以為快今即位之初賞當其功人心悅服伏望洞察

此意明施功賞傳曰舉大事豈可獨成彼皆從事立功不須更改○政丞及金勘議啓曰燕山君自製詩集及實錄閣所藏警誓文並燒

毀何如

廢主嘗與在廷大臣約誓書于玉冊其文則勘所製也

傳曰可○朴元宗成希顏柳順訂議

定功臣賞格以啓一等超三資爵其父母妻子超三資無子者甥姪女婿

超二階伴倘十人奴婢十三口丘史七名田一百五十結銀五十兩表

裡一段內廐馬一匹二等超二階爵其父母妻子超二階無子者甥姪

女婿加一資伴倘八人奴婢十口丘史五名田一百結銀三十兩表裏一

段內廐馬一匹三等加一階爵其父母妻子加一階無子者甥姪女婿

加階伴倘六人奴婢八口丘史三名田八十結銀二十兩表裡一段內



廐馬一匹四等加一階爵其父母妻子加一階無子者甥姪女婿加階  
伴倘四人奴婢六口丘史二名田六十結銀一十兩表裡一段內廐馬  
一匹○丁亥受朝祭○政丞等啓曰廢王時天科與清倚春挑媚上取  
寵多般作弊罪惡貫盈請置重典其餘興清如冠紅芳笑新紅帶春紅  
醉苑春玉梅春碧玉蕙英滿園紅待佳賓廣寒仙楚山雲秀群紅厭般  
嬌謫仙兒月桂香蓬萊仙銀臺月駕鶴仙苑芳桃桂林春漏雲紅西江  
月繫柳鸞亦皆作弊請杖一百極邊定屬收貢勿殺傳曰可○政丞  
等啓曰沂來諸陵皆設禁標祭奉等不得入處守護虛疎香火久絕  
即位之初當先舉祀事遣大臣慰祭何如傳曰可又啓曰宰牛之禁著在  
令甲成廟朝常加痛禁頃者群臣上下宰殺日甚幾至絕種耕農  
之資從此盡廢伏望申明舊典嚴加禁斷又啓曰講武場禁標內居人  
前皆徒邊此人等皆非作罪者請並放還傳曰可○臺諫啓功臣事不  
免○政丞等啓曰具文璟夫妻已收職牒廢為冗人則其為公主時賜給  
例物及家舍田民並屬公何如傳曰可文璟壽永廢王駙馬子○戊子吏曹將功  
臣超階事取稟曰堂下官則當隨品越叙堂上官亦皆超之歟傳曰問  
于政丞政丞曰堂下官當依例超叙堂上官則只加一階為當但成希



顏首建大謀其功重大宜不次擢用傳曰一二等皆加一資則殊無分  
等超叙之意是有古例歟僉啓曰以堂下官至堂上雖越次擢用猶可  
也堂上以上品位有限所任非輕一資一級不可輕與且論功賞賜隨  
等為差褒功之典亦已至矣傳曰一等加二階○已丑吏曹啓曰判書  
柳順汀以正一品不可居六曹贊成申俊鄭眉壽亦以正一品不可居贊  
成請並進之傳曰柳順汀則可改申俊鄭眉壽則前月黃守身亦以正  
一品居贊成之任不必改也○臺諫再啓功臣事不見○領議政柳詢  
等啓曰經筵進講朝則尚書此書乃帝王致治之本六經中所當先知  
者在今宜速進講晝則綱目此書歷代帝王治亂興亡俱在不可不講  
夕及夜對大學衍義此書帝王出治之原亦可講也傳曰可○以柳詢  
為議政府領議政文城府院君金壽童為左議政永嘉府院君朴元宗  
為右議政平城府院君柳子光為武靈府院君具壽永為陵川府院君  
金勘為延昌府院君申浚為高陽府院君鄭眉壽為海平府院君柳順  
汀為普川府院君孝誠為雲水君徐敬生為蓬城君韓恂為西原君閔孝  
曾為驪平君成希顏為吏曹判書昌山君李李男為平原君宋軼為麗  
原君權鈞為永昌君蔡壽為仁川君金碓為興陽君沈亨為豐昌君邊



脩為原川君朴永文為咸陽君沈順訂為青松君張珽為河陰君金壽  
卿為永安君辛先武為寧川君潘佑亨為利城君余瑄為咸安君尹金  
孫為坡城君韓斯文為西川君姜渾為晉川君金俊孫為鸞城君尹璋  
為楊戎君曹繼衡為昌城君李堦為青海君洪景舟為南陽君辛殷尹  
為鷲山君尹世霖為司諫院獻納鄭鵬為司憲府持平金寬為弘文館  
副修撰○右議政朴元宗啓曰天命人心已歸故大功已定臣何  
有功得此三公之任任大責重臣不敢當請辭傳曰功大不可改也○  
庚寅政院啓曰左副承旨曹繼衡右副承旨李堦則嘉善同副承旨洪景  
舟則嘉靖坐次似乎顛倒然世祖朝承旨從下批先後以嘉靖坐嘉  
善之下今當何如傳曰可依古例○禮曹啓曰贊成申俊鄭眉壽以正一  
品封府院君朝賀時班次從古例序於西班何如傳曰可○領議政柳  
洵等啓曰臣等別無所為每留闕庭心實未安請退若有可議之事則  
承召來議傳曰姑勿退○辛卯政丞及政院僉啓曰廢王時政煩  
賦重民不堪其苦今新政之初所當先務者在卹民宜以撫字之道宣  
諭各道使窮利僻卷無不周知且凡逋欠及未收貢物今戶曹磨鍊蠲減以  
慰民望黃海道捉魚箭前王時皆屬內需司各官上供之物無由得備



今宜還各官以供國用咸鏡道亦依此例前王時忽於軍政咸鏡道本  
宮屬數外處干盡屬內需司今宜還屬軍丁以實邊鄙前王時任崇載  
李季全以採紅駿受賞奴婢請還屬本司傳曰並依咨○柳洵柳子光  
朴元宗柳順訂成希顏書之閣圖形樹碑紀功會盟教書錄券而啓曰此  
封功臣節目也傳曰知道○壬辰政丞及政院僉啓曰田非綠水財產皆  
在寶教堂今聞自內命內官推刷恐或虛踈宜另差堂上郎官眼同推  
刷傳曰可○憲府啓曰右叅贊閔孝曾奇酷人也廢王朝爲刑曹叅議  
廢主命監杖耐寒梅决杖時疑有物在衣裡裂而視之有獐皮即自馳  
啓既有郎官可使啓之何必自往非特此也廢主嘗擢置密威廳堂上  
允有罪人監決務從奇虐中以深文重法於同列爲甚且堂上郎官禮  
當嚴敬孝曾恒以庸言叱郎吏政府儀表之地經筵官補養君德義禁  
府詔獄衙門不可使此人居此等地請逝之慎克成雖於守勤遠族位  
至二品皆由慎家前日監造徽順公主家時廣撤人家務極奢侈終始  
作弊且爲尚州牧使賦歛煩重民不堪苦請罷職竄外大司成李承寧  
不合師表公議喧騰不可以此人居此重任且廢朝各道鄉試試題前  
期預出雖前王之法不合於道然爲承寧者不宜漏洩承寧共議出



題而即語其子使外人無不知之兵曹正郎盧種任士洪女婿雖非  
親子之比兵曹重地請適傳曰問於政丞及諸宰相等政丞啓曰閔孝  
曾逢迎順旨務爲苛虐臣等未知也孝曾性本耿介 成宗朝爲臺諫  
誦稱正直後爲成川府使有政績柳子光獨啓曰 成宗朝臣以特進  
官入侍孝曾亦以臺諫入侍聞諫辭正切人皆稱正直之人金勘啓曰臣  
與孝曾嘗爲禁府堂上未見其苛酷且以庸言叱郎官亦未聞之臣爲  
慶尚道觀察使入境四日承召上來故慎克成時雖爲尚州牧使未知  
其賢否政丞等啓曰克成雖監造公主家非爲刻督只以該官董役耳  
且慎守勤之族自有親疎分配遠族未使其賦歛煩重則自有其罪李承  
寧盧種等事依從臺諫之言傳曰李承寧盧種依啓閔孝曾性本剛正  
故爲徑情之事耳豈爲逢迎慎克成賦歛煩重則非矣不當以疎遠  
之親及緣坐○丹溪副正隣上言其略曰臣雖廢中宮族親臣妻以  
嚴淑儀同生在廢主朝杖一百分配遠方臣之三子又以匿名書事干  
各刑問一次又見斥於慎家事衆所共知而今依他分配未蒙天恩伏惟  
上慈焉 上問于政丞乃議啓曰與慎家不和事衆所共知可勿配  
且其父不配則其子亦可 樺傳曰依啓○承文院判校柳垞上疏曰今



月初二日舉義時臣隨判書成希顏歷入右議政金壽童家同議後到朴元宗柳順汀三大將期會處由開川南路直抵敦化門外撤夜圍立大將等分遣軍士誅殺罪人後同諸將馳詣景福宮奉迎 主上殿下即位百官陳賀頌 大妃殿下慈旨時亦行展教官之任守宮終日仍夜直承文院竊計臣之功不在百人之下如此大封功臣之時獨漏小臣之名痛悶無際伏惟 殿下憐小臣夙夜從事之勞俾察山河之盟丕視功載義禁府經歷金驄等上言其略曰本月初二日舉義時臣等知天命人心歸于 真主願效微功竭忠奔走允捕捉誅斬等事臣等專掌而至論功時臣等獨不與焉只然原從功同賞異伏惟 上裁請並錄功傳曰柳垞等事問議于建義大將大將回啓曰有武才之人聞風奔走者雖有功大於柳垞金驄等並不得錄功豈可以其言錄大功傳曰此輩可錄原從○癸巳 右叅贊閔孝曾啓曰臣前為刑曹叅議時允事別無苛虐而為密威廳堂上時允罪人決杖亦無異同列且經筵官臣未除授臣本性褊狹故侍郎官則未得寬和然今被臺論請適臣職政院啓曰閔孝曾非經筵官而臺諫不詳察誤啓傳曰其問政丞等政丞回啓曰臺諫雖誤啓人君侍臺諫當優容不可此以推之傳曰孝



曾其友避嫌○傳曰刑曹參判尹湯老舉義時雖在外未得參謀然自  
在潛邸時素有陪從之勞錄功何如齊安大君瑄唐陽尉洪常並錄何  
如其問于政丞及三大將三公及柳子光申浚具壽永金勘鄭眉壽柳  
順訂成希顏回啓曰舉事時湯老適在外故雖未及來其推戴之心必  
倍於他况 主上潛邸時有陪從之功錄功何妨至於瑄則素無計較  
洪常今在濟州無絲毫之功不可錄傳曰湯老錄於靖國三等湯老即上  
之外舅也  
○憲府啓曰昨日傳教以爲閔孝曾剛正人非是逢迎夫剛正之人  
必內外如一純實不雜然後真剛正人孝曾逢迎廢主之慘酷以釣賢名  
故廢主常曰不畏強禦當如閔孝曾是豈真剛正人也而以爲正直不  
勝缺望傳曰曾與政丞等議定不兄○大妃傳于政丞等曰后妃之  
德幽閑貞靜爲先今擇中宮之時不可徒觀其色予欲先擇二三  
以充後宮徐觀其行以爲之配何如政丞等回啓曰 慈旨如此正合  
臣等之意比實 宗社臣民之福也○三公啓曰宮禁不可不整齊嚴  
肅以尊瞻視差備門內問安婢子紛紜出入未便外戚陶安只限四寸  
其餘人並除問安內人家屬亦宜出入有節妖尼尤不當入宮禁如惠  
明惠善妖詆尤甚遠道永屬何如且曾寧北門巨鎮比因邊將連死邊



事虛疎新府使蔡允惠雖合於治民而短於武事擇武班有才略者代  
差何如且近日都城門外士女遊觀者全集糜費太甚令憲府禁止會  
飲之禁亦加申明何如傳曰一依所啓但惠明惠善等則不必遠黜政  
丞等又啓曰雖別無其罪異道不可不黜請遠道永屬傳曰後若得罪  
則黜送可也○諭咸鏡北道節度使黃衡曰近者朝廷待野人多失其  
宜不無懷憤今當即位之初不可不宣諭是意卿其特設宴享以慰城  
底野人且以卿意諭之曰我國家自 祖宗以來撫恤爾等有加無  
替頃者懷綏失道恩澤未究朝廷往來之時一路支待及京館廩餼多  
不如舊爾等豈無缺望者乎 主上新即位大布德音待爾之道一遵舊  
規今者特降恩命宴慰爾等恩澤至渥爾宜敬承上意更長新心輸誠  
歸順永為國家之藩籬如是開諭使知國家之意○甲午憲府啓閔孝  
曾慎克成事傳曰孝曾事已與政丞議定克成其問于政丞等政丞回  
啓曰臺諫持公論以啓不可不從 命罷其職○諫院啓曰舉義之時尹  
湯老邈在慶尚道豈可以同心推戴例論而錄功乎請亟命勿錄傳曰  
多有扶護之功不兄○義禁府堂上金勘鄭眉壽啓曰元莫知等九人曾  
於廢朝阿附內人作弊甚多請鞠之傳曰若此則傷人多矣其問于政



丞等政丞回啓曰如此之類不可不窮推傳曰依啓○傳曰承傳色不可以一人爲之以一人爲之若疾病則誰代其任欲擇三四人常令諫習其在祖宗朝亦有是例乎其問政丞等政丞等回啓曰上教允當須於內侍之中擇年少聰敏者若干人使之諫習在祖宗朝亦有是例傳曰知道○乙未右副承旨李堦啓曰故殷山訓導李自華有操行者也其父母喪廬墓三年甚謹又行成廟國喪三年觀察使嘉其行誼具由啓聞旌表門閭以勸後來廢主聞之以爲詭異拿致重典他道旌門者聞之恐得罪如自華盡撤其旌門請下諭各道令復立以敦名教何如傳曰其問于政丞政丞啓曰自華操行非人人所能及今當即位之初有節行者尤當褒獎以勸忠孝傳曰可○傳曰予在潛邸時聞鄭誠謹行高人也廢王朝以不合時俗被誅封爵何如議于政丞政丞啓曰誠謹果行高人也非特此人允節義孝廉者令各道觀察使啓聞以勵風教何如傳曰可誠謹當成廟之喪心喪三年燕山論以詭異教之其子丹臣以父死非命不食而死世服其一家忠孝

○傳曰聞宋瑛妻亦節婦也前日所立旌表亦可復立○傳曰如鄭誠謹之類廣問以啓○吏曹啓曰咸安郡廢王外鄉陞爲府居縣昌亦以中宮慎氏之鄉陞爲郡請俱降舊號傳曰可○吏曹又啓曰大司憲潘祐亨



自廢朝除授已久且蕪成均館同知請適大司憲使專任教誨傳曰

可祐乎長於訓誨而短於風憲故有是啓○傳曰近者犯罪人家財田民頗多分給功臣何

如問于政丞政丞回啓曰罪人家財田民有限功臣多而財產少豈可遍

給傳曰論等第賜給可也○禮曹判書宋軼啓曰忌辰齋雖先王

朝所為事甚非善政廢王嘗廢之故僧徒皆散今若作俑四方僧徒

聞風至集京都弊將難救臣意謂革之為便傳曰今若新創寺刹則果

不可此事則以成宗明拓之主為先王先王而不廢何獨至

於我而廢之乎政丞又啓曰臣等聞禮曹之啓意謂蒙先王不從

臣等皆以謂未便所謂忌辰齋者乃屈辱先王先后非所以尊祖敬

宗也在成宗朝雖不卒革今則在廢王朝中廢已久矣今當正始之初

復行此齋則有累政治大矣今若必行之則此正作俑於今日也若不得廢

則只祭於陵所可也今之士大夫祭父母於其家而不行僧齋况聖治之

初尚忍為之乎革罷甚當傳曰在祖宗所行之事不可廢也政丞回

啓曰忌辰齋無補聖治而妨政害治莫此若也是故古人以佛教為當如

淫聲美色而遠之請丞革罷不兄○諫院啓尹湯老憲府啓閔孝曾

事不允憲府又啓曰承文院判校柳垞以錄功事煩瀆上言若有絲



毫之功則當初議功之時建義大將何不錄焉其爲人也不識事體請  
不齒士類傳曰問于政丞政丞回啓曰柳垞邀功上言臺諫之駁是矣  
然其罪豈至於不齒士類乎左遷爲當傳曰依政丞所啓○左叅贊閔  
孝曾辭狀曰臣性本無能唯守短拙直情奉公思免咎愆而已臣爲刑  
曹叅議耐寒梅決罪時廢主有猛杖之教又有奸詐之跡故具由啓聞  
耐寒梅罪名臣實不知臣何以逢迎之今憲府以臣爲逢君之惡臣實  
痛悶且於禁府堂上受任日淺別無慘刻之事至於叱辱郎吏亦不如  
此之甚然臣被臺論至此豈敢覲然在職傳曰命召還給此狀○論八  
道觀察使曰予惟民爲國家之元氣元氣有盛衰而國之治亂興喪隨  
焉撫禦之道可不慎歟惟我國家列聖相承撫卹元元深仁厚澤浹人  
心骨近者刑政失中撫養乖宜徵斂無藝百役煩重民不堪命遠近騷  
然使命旁午郵傳一空財力俱竭無以堪支壯者散而之四方老弱  
轉于溝壑相聚嗷嗷罔知攸濟生民之困至於此極予在潛邸固已熟  
聞及今即位夙夜軫慮興言及此良用惻然近來紛更弊法爲害於  
民者一皆蕩除動遵我 成考遺憲欲與大小臣民共躋仁壽之域今卿  
等身居方面任在牧養體予至懷勗率長吏盡心撫字如有民瘼未盡



除善政未盡行者可一一條陳馳驛以聞雖荒村曲巷無不遍諭予意使知國家更化之美蕩其夙怨長其新心使呻吟轉爲謳歌荒野變爲樂土安居樂業允升大猷以基我萬世無疆之大平不亦甚善故諭○丙申以義禁府所啓慎守勤族親分配單字下于政院曰分配內宗親爲多當何以處之問于政丞政丞議啓曰大事既定之後保守爲尤難今雖事定後日之事不可不深慮守勤族親同姓則四五寸異姓則三四寸議啓分配者非以彼人爲有罪而然也以慎族不可群聚京中故抄送外方耳爲大事者不得不爾此臣等所以磨鍊啓達也傳曰知道○義禁府啓曰歡城君本以驚癘之證不省人事今在配中何以爲之傳曰勿送○頌議政柳洵左議政金壽童啓曰昨聞上教不勝感動前朝以非辜被罪者非特誠謹如以弘文館臺諫被誅者皆直言而取死此人等亦皆贈封隨其爵位高下或通政或嘉善其子孫中有可用者錄用○吏曹取稟曰尹喜孫前王朝以迎接都監郎官例授堂上而適其時丁父喪未授又以其父尹愨言事被罪緣坐未授今何以爲之傳曰其問于政丞議啓曰尹喜孫適遭喪未授在例應授然廢王時所爲事傳曰特除堂上可也○臺諫啓尹湯老事憲府啓閔孝曾



事不允○以閔孝曾為議政府左叅贊李孫為右叅贊漢山君尹湯老為坡川君柳順汀為兵曹判書潘佑亨為岐城君柳房為武陽君甲用既為刑曹叅判李繼孟為司憲府大司憲宋千喜為工曹叅議李硯為兵曹叅知李站為大司成金祉為掌令鄭鵬為檢詳辛世瑚宋欽為持平李若慶世昌為弘文館校理朴光榮為司諫院正言安處誠為修撰○丁酉受朝叅○傳曰近日宰相等早暮勞動予心未安今後院相相適留闕政丞等啓曰院相相適留闕雖是 成宗朝故事然其時則成宗以冲年踐祚 貞熹王后攝政故也今 殿下萬機之煩親自裁斷若有事則可命召議之臣等之相適留闕有何難哉但恐四方之人聞之必曰宰相有何事而每留闕庭云爾則駭人所置於事體亦不合傳曰宰相一朝散去於心若無所賴故欲依 成宗朝故事今所言如此其勿留闕○傳曰夜對時接待經筵官亦冠帶乎政丞等啓曰如丕顯閣等處則雖便服無妨傳曰知道○傳曰今次原從功臣有異於古其令親受賞加何如政丞等啓曰 上教允當然人君專以官爵駕馭人才今若以資窮者親受通政以上亦皆陞授則恐官爵猥濫但一等之中擇其功優者已資窮則可親受通政通政以上則雖功優者不



可輕易親受也今建義大臣磨鍊以啓柳順訂成希顏等啓曰功雖一  
 般亦有差等然既論定一等之中更為等第似難通政以上只一資陞  
 授耳以次陞之無所不可然當與朴元宗更議以啟傳曰政丞等前所  
 啓之言至當然予欲使一般論功均被恩賞故云耳宜更議以啓○臺  
 諫啓閔孝會尹湯老柳炯事又啓曰忌晨齋革舊事大臣臺諫皆論之  
 並不見此雖 祖宗朝故事異端之道無益於國家不必為也古人云  
 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此不可諉以 祖宗朝故事僧徒若聞國家為此  
 舉則必相賀曰吾道復興誠非細故即政之初首復此齋以開異端  
 之始中外臣民孰不渴望臣世瑚時世瑚以持平來啓是事嘗以大祝目親是事  
 先王先后位版初入沐室出拜佛前飯佛齋僧後迎入中壇雖曰尊奉  
 其實辱之非臣子所可忍言請速革罷不見○政院啓曰承襲使辭位  
 使賫去事目三公六曹及宰相等共議磨鍊何如命召柳詢金壽童申  
 浚鄭眉壽李蓀金勘柳子光權鈞成希顏李季男李諱柳順訂宋軼等  
 使之共議柳詢等議啟曰一廢王稱前王一若問 殿下前王母弟與  
 否以實對一若問前王所在處答曰在別宮一若問前王病證答曰自  
 幼稚時有風眩證世子亡後痛傷過度前證復發心神不定驚悸昏眩



深處房室不拓窓戶一若問世子病證答曰以瘡疹夭亡一若問殿  
下冊妃與否答曰殿下潛邸時夫人病亡時未納妃一若問殿下  
春秋以實對一若問康靖王子幾人以實對一若問前王子幾人答  
曰只有一女年幼以此議啓兄下○傳曰今後朝賀朝祭時依成宗  
朝例初二嚴則擊鼓三嚴則擊鐘○戊戌諭平安觀察使安琛曰邇來  
節義廢弛無以扶植風教今茲新政之初獎勵節義在所當先道也殿  
山孝子李自華忠孝卓異枉被重罪良可痛心已令贈爵其子孫並許  
錄用矣其什毀旌表令本官修改以立道內他餘忠臣孝子節婦烈  
婦旌表類毀者並令修改○論七道觀察使曰邇來節義廢弛無以扶  
植風教今茲新政之初獎勵節義尤所當先前此忠臣孝子節婦烈婦  
等旌表類圯者令所在各官並即修治○已亥右議政朴元宗啓曰原  
從功臣一等賞加皆可親受臣意亦與柳順訂成希顏之議同傳曰  
皆親受可也○右副承旨李堦啓曰沙糖龍眼荔枝廢主所好之物故  
今貿易今既買來今後如此遠方異味請勿貿易傳曰可○傳曰康  
寧殿慶會樓假家撤去其板子及雜木乃坊里收合之物各還其主如  
有偷失令該司備細還推以給其主○吏兵曹抄啓廢王朝收職牒人



等傳曰問于政丞等政丞等以還給人及叙用人付標以啓○禮曹判書孫軼察判閔祥安啓曰來二十四日聖節望闕禮臣等近日多事忽忙未能記憶今幸覺悟未及隸儀請待罪傳曰不察大事其推之○臺諫啓忌晨齋尹湯老憲府啓閔孝曾柳垞等事諫院啓功臣猥濫未有如今日伏聞功臣父子亦加資自通政至嘉善者無慮二十餘人我國壤地褊小租賦之入有數至於祿俸伴倘亦難矣通政以上科品有限國家接待亦尤難矣且祭先惠本迺會寧府使其嘉善請改正傳曰已與大臣等議定不允○庚子上行望闕禮○領議政柳洵啓曰戊午年罪人金駟孫等緣坐人請旨放送其中可用者錄用何如傳曰依所啓和孫等職帶春秋以史事故罪故有是啓○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金壽童右議政朴元宗菁川府院君柳順汀武靈府院君柳子光陵川府院君具壽永及諸宰樞一品以上會賓廳議啓曰廢世子顛昌寧大君誠陽平君仁及敦壽等不宜久存須早處斷且燕山君廢妃慎氏今在貞清宮不可與先王後宮同處移置東大門外廣平大君家何如傳曰顛等年皆幼弱不忍處斷廢妃則自無愆咎門外黜送情甚可憐移置城內有何不可政丞等更啓曰顛等事殿下以測隱之心不忍斷之然其勢不可久



存脫有意外之事禍及無罪則誠非細故今雖人心已定不可不遠慮  
須終以大義以答群心廢妃則於慎承善家修理移置何如傳曰廢妃  
則然矣顓等年弱勢孤雖在何妨政丞等更啓曰此國家大事不可以  
不忍之心有累大體須當以大義斷之非特臣等之意乃一國臣民之  
意也臣等非不知 殿下之不忍衆意如此故不得已敢達傳曰顓等  
事不忍處斷政丞以爲事關 宗社故敢從之命顓誠仁敦壽並賜死  
○右議政朴元宗啓曰羽林之設自 成宗朝始皆以庶孽中能武藝  
者擇差兵之至精者也廢王時革罷今須復立且近日西東皆入禁標  
武士無隸武之地且弓矢亦不易得廢王朝所造頗多令武士等試射  
肄習論其等第以其弓矢賞之我國家西北鄙不可不預慮須勸勵武  
士以備不虞傳曰以右議政之言問于柳洵柳洵啓曰羽林衛復設之  
策至當我國武備不可忽也宜令武士肄武以廢王時所造弓矢論賞  
勸勵傳曰可○辛丑臺諫合司啓曰今此功臣辭其父子通政以上至  
十五人且聞原從功臣一等皆親受則其數又至百餘人請改正且啓  
閔孝曾事傳曰已與大臣議定故不允○傳曰顓等雖已賜死厚葬何  
如領議政柳洵右議政朴元宗啓曰葬制以其官爵高下差等之耳今



顯等既為庶人以棺槨埋葬可謂厚矣若令其道觀察使致奠則此極矣  
○綾川府院君具壽永啓曰臣子文璟曾為廢王駙馬今為罪人之誓  
於心未安請絕婚傳曰問于政丞柳詢朴元宗啓曰果不可連婚法有七去  
宜從其願傳曰可○傳曰近日書冊亂帙未得整齊故久未為經筵今  
已具帙以入欲速為經筵領經筵事柳詢啓曰接群臣莫如經筵今聞  
上教不勝欣忭○臺諫合司啓功臣父子及原從功臣一等賞加一祭  
兄惠改公事且曰近日之事專是任士洪父子煽亂之故在 成宗朝  
交結朋黨濁亂執政無狀小人今雖伏誅請明正其罪使一國痛曉何  
如閔孝曾事每教曰已與大臣議定故不見所謂大臣皆與孝曾為比  
肩者也豈肯指的其實乎且前日金勣為慶尚道觀察使同生同壻義  
城縣令李耜則移差文義三寸姪女夫泗川縣令金守潭則移差扶安  
同生兄咸安府使金勣則移差南原金勣逆觀察使後李耜金守潭皆  
還前任獨金勉不還前任是吏曹不無用情請下問傳曰功臣閔孝  
曾等事不見蔡兄惠金勉任士洪罪名等事問于政丞政丞等啓曰任  
士洪父子煽亂國人皆知之今義禁府磨鍊以啓蔡兄惠事臺諫之  
言是矣金勉事請問于吏曹傳曰依啓○壬寅 受常祭 御朝講錄



事柳洵曰今所以進講尚書者以帝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也大抵人君所畏者天也所愛者民也古云民可近不可遠人主當施仁愛使民奠枕於壽域則太平可期近者民之困苦已甚今當即位之初敬天勤民則臣民之福也臺諫之言雖或過中亦當優容以待之則言路通而下情達矣大司諫安瑋執義霍連孫等啓曰柳洵之言真帝王藥石之言 殿下新服厥命時政得失民間休戚不可不博採衆議以究之臺諫所論和顏色以受之則言路開而賢士進矣臣等以近日功臣父子爵賞原從一等親受事累瀆天聰未蒙俞允不勝失望今者元功臣至百十餘人而其父子又以蔭皆陞堂上原從一等陞堂上者亦無慮百餘人如忠順衛忠贊衛別坐等皆非練達朝事者而驟登堂上將何用之官爵之濫甚矣宜貴其爵賞 上曰議于大臣故不允安瑋連孫等更啓曰舉義決策以安宗社真不世之功也然其能舉大義決策者有幾人歟 成宗朝佐理功臣不如是之濫亦並不加爵伏願 殿下以 祖宗為法焉 上曰 成宗朝例與此不同故不允○傳于領事柳洵曰朝講所言之事實獲予心予居九重之上民間細故何以知之自古 帝王必須老成宿德之



人以共成治道予當以卿言服膺○御書講講通鑑綱目○臺諫合  
司啓曰近者將功臣父子加及原從一等陞堂上事累瀆天聰未蒙  
俞允不勝失望臣等之意欲其一等之中資窮准職者則陞堂上資  
窮而未准職者陞職叙用通政以上並令代加且廢王朝祭執事尊  
崇追崇族親加亦可改正傳曰已悉言之不允○御夕講講大學衍  
義○義禁府啓曰任士洪在先王朝交結朋黨濁亂朝政猶蒙寬典  
得免顯戮至于廢王朝寅緣其子崇載依付內人綠水百計進用縱  
吏為惡戕害忠良糜爛百姓陷君不義幾危宗社罪剖棺斬屍籍沒  
家產任崇載以王室甥親出入宮禁與其父士洪內外盤結以濟其奸  
讒賊百端縱吏為惡戕害善良糜爛百姓陷君不義其危宗社罪剖  
棺斬屍籍沒家產何如傳曰其議于朴元宗柳順訂成希顏元宗等  
啓曰任士洪之罪剖棺斬屍籍沒家產當矣崇載亦依此律論斷為  
當唯在睿斷耳傳曰剖棺斬屍之刑自古罕用近日以此刑為常慘  
酷太甚予在潛邸每聞惻然今者士洪父子之罪固宜不貸然士洪  
則依禁府所啓而斷之崇載則翁主尚在予不忍刑之其餘剖棺斬  
屍籍沒家產只賜給家舍屬公可也且墓所石物亦可撤去

翁主成  
宗之女也



○以柳子光具壽永鄭眉壽兼領經筵事柳順汀兼兵曹判書領經筵  
事朴永文爲戶曹參判金詮爲禮曹參判兼同知經筵事許輯爲兵曹  
參判兼同知經筵事申用漑爲刑曹參判兼同知經筵事安潤德爲漢  
城府左尹姜澂爲江原道觀察使成夢并爲弘文館直提學李胤爲應  
教柳崇祖爲副應教○癸卯受常參遣知中樞府事金應箕請辭位  
同知中樞府事任由謙請承襲其奏曰朝鮮國王臣李諱謹奏爲請辭  
位事竊念臣素嬰風眩發作無時世子顛於正德元年五月罹疾淹見  
天亡臣傷慟之極失於節宣宿疾復作轉成沉痾軍國庶務不能裁決  
仰惟天子眷命先祖家業靡堪承守罔知攸爲念臣親弟晉城君諱年  
長且質夙有令聞付之重寄允孚輿望已於正德元年九月初二日稟  
干臣母康靖王妃令諱權聲軍國尙當伏望聖鑑洞照特降明允爲此  
謹具奏聞○朝鮮國權署國事臣李諱謹奏爲請承襲事國王臣諱自  
世子顛天亡傷慟失節舊患風眩轉劇軍國庶務未能裁決以臣諱爲  
親弟啓稟康靖王妃委臣權襲臣自念愚庸不堪承當固讓再三竟不  
得辭已於正德元年九月初二日權襲軍國尙當兢惶罔措爲此謹具  
奏聞○御朝講臺諫啓原從一等親受事功臣父子封爵事廢朝執事



加中惠安殿賞加族親加中慎族賞加尤宜速改傳曰已知卿等之意然  
 今此原從非他例故不允○政院僉啓曰近來盜賊頗多宗室貞松守  
 翰林俞汝霖等家人馬成群明火來劫又射殺主簿鄭憐盜賊捕捉節  
 目磨鍊以啓何如傳曰可○綾川府院君具壽永啓曰以臣為領經筵  
 經筵官必學問有餘然後可堪其任臣自先王朝年少筮仕但位高耳  
 無學問之功請辭傳曰經筵時非為進請不允壽永永齊大君督○臺諫合  
 司啓原從一等親受父子蔭加族親執事加事傳曰追崇尊崇執事  
 加問于政丞原從功臣一等之人可參大功而移錄者可親受其加故  
 不允臺諫再啓曰臣等觀元勳之人決策定議者甚少然隨從人上皆  
 以謂同心推戴故錄元功者至百十餘人其餘原從一等之人有何功  
 乎參元功者未必皆有功况原從乎 祖宗朝八功臣之例臣等雖未  
 細考然以一二功臣之例觀之功臣之多未有如此時者也今須以八  
 功臣之例參酌命議于朝廷百執事則可知其為公論也不允○大  
 司諫安瑋獨啓曰今當 即位之初凡弊事所當盡革廢王時以尊崇  
 追崇族親加陞堂上者宜速改革以光新政不允○甲辰 御朝講○  
 正言朴光榮啓曰頃者臣謫在外方備見民瘼廢王時賦歛煩重壯



者散而之四方老弱填于溝壑今者 即位之初先蠲累年之租以蘇  
萬民之生次論撫恤之意以答蒼生之望太平之治正在今日然守令  
或賢或不賢者敬奉上意不賢者以貪饕之心行苛酷之政使既安之  
民復有流離之患臣竊憂念近來東作西成民失其業而其所耕田土  
盡爲陳荒今年租賦亦必未辦以不耕之民而督之以納則此正罔民  
伏望 陛下令戶曹磨鍊蠲稅何如傳曰依啓○傳曰廢王尊崇追崇  
祭執事族親加資改正事令察判以上議啓柳洵柳子先柳順汀盧公預閔  
孝曾李孫韓堡尹坦成世明金砒金義童申用漑洪自阿辛允武朴  
永文朴捷等議啓曰尊崇追崇祭執事族親加資猥濫果如臺諫所  
啓懇授之已久因其資級遷除亦多今若一切追改必致紛擾且於用  
人不能無碍已授之資勿改似便朴安性潘佑亨等議尊崇追崇祭執  
事加族親加皆可還收其中惠安殿執事加尤不可不改上從柳洵  
等議○右議政朴元宗啓曰當今大務莫重於擇守令古云其惟良二  
千石是重守令也方今守令豈得盡如龔黃者乎臣願擇其賢者而任  
之其不賢者去之可也且我國南北隣於倭虜守禦之備不可虛疎而  
邊將亦可選擇且近年倭虜往來之時豈不窺我虛實乎自辛亥以後



虜人不無懷憤之心脫有刀斗之警則我國必受其患咸鏡北道  
節度使黃衡慶尚右道節度使沈順徑及齊浦僉使等可改差也傳曰  
依啓○御書講○御夕講○傳曰諫官言外方百姓困苦莫其請減稅  
其議以啓盧公弼曰諫院之言至當矣臣亦在外目覩民間之事在京  
朝官泛聞民弊不知其甚矣近者民之流離失所不可忍言朴元宗曰  
民困若是臣等已啓下諭又外方陳地及逋欠等事已令戶曹磨鍊然  
今可再再下諭使百姓知 上惠恤之意得蒙實惠爲當且更令戶曹  
磨鍊蠲減何如又曰守令之賢否不同或依憑作弊者頗多 上意雖  
勤然慢不舉行所諭之書徒爲文具未蒙實惠此亦廢王朝不擇賢否  
所致也列郡守令 不可盡改其中尤甚者令吏曹更議擇差何如又曰  
廢王朝以皮物貿易事北道之民受弊太甚所持牛馬盡輸於城底野  
人野人又結婚於北虜野人強盛而我國之人日益困弊北道節度使  
擇差爲當又曰南方三浦倭奴蕃盛其變難測近來不擇邊將故或有  
受辱者齊浦亦擇差爲當傳曰所啓數事皆嘉言常常欲聞卿等其各  
盡言蠲減非獨戶曹專掌其令政府同議磨鍊守令亦令政府與吏曹同  
議沙汰○臺諫上劄曰臣等將功臣等加猥濫事累瀆天聰未蒙俞



允不勝缺望伏以自古帝王處一代中興之業則必有一代之臣奮其智  
勇撥亂反正而建不世之功其論功行賞必得其當而不至於僭也  
是故漢宣帝之中興勲勞之臣不爲不多而麒麟圖形纔十二人而已  
光武之中興協贊之臣亦不爲不多而雲臺諸將只廿八人而已我  
世祖之中興也協謀共贊無慮數百人而參靖難之功者只纔三十六  
人而已近者民生塗炭宗社阽危三宰相舉大義決大策翊扶聖躬續承  
大統拯生民於水火扶社稷於幾危雖伊霍之功何以加此其初建議定  
策之大臣協謀推戴之宗宰奔走任事之諸將則紀名鍾鼎策勲帶勳  
固其宜矣至如大事已定之後聞風而集者隨其父兄徒此奔趨者  
日仄自至纔者賀班者猥側其列多至百餘人焉周公營洛紀功而戒成  
王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釋之者曰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  
工效之亦皆公大視功載而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矣况今 殿  
下即位之初所當公者論功行賞也勿以爲錄功之成命已下而斷自  
聖心俯從公論有功者錄之無功者削之則公論得伸而臣民悅服矣  
不允○乙己 御朝講○傳曰予在潛邸爲宗親府有司堂上今次原  
從功臣追錄時權輿不參其時輾爲宗親府典籤與否其考以啓且郎



官中如權輿而漏落者並考啓書吏輩亦可細考錄功○臺諫再啓叨  
臣猥濫及追崇尊崇族親等加不兄

十月丙午朔受朝賀

御朝講○政丞等啓曰醫負金塊在廢朝逢

迎時王好殺誣告完原君妾事使被赤族之誅延及於完原君請放諸  
海外宦官崔虔亦在廢朝誣訴萬端刑及無辜百計逢迎以濟其奸嚮  
因國事忽率只逐遠方請於所在處典刑梟首以快輿望且守令者民  
之父母也其責任重大非長於政治者難堪其任頃者國無善政故爲  
守令者憑公營私侵漁百姓民多流散今 聖上中興先行子惠之政  
又選牧民之官然間有培克之輩不遵國令因循舊弊請與該曹同議  
沙汰且我國三面受敵邊將不可不擇頃在廢朝公議不行在卒伍者  
猝得僉使萬戶不知撫禦之方侵刻水軍若有邊警則將何以禦之手  
請並沙汰傳曰並依所啓○杖鄭鐵同李石振高貴之朴末山各一百  
定屬極邊鐵同等在廢朝依憑與請治罪○御書講○御夕講○臺諫放  
原從功臣事不兄○丁未 受常祭○聽朝啓 御朝講○議政府  
與吏兵曹堂上同議汰濟州牧使陸閑安東府使洪慶昌長湍府使朴  
崇燁仁川府使李成楨黃州牧使李烈善山府使南憬淮陽府使李



歲慶源府使成順全鐘城府使權仲慎麻田郡守韓世補豐基郡守  
慙遂安郡守朴孝南寧越郡守張承祖中和郡守孫益昌會寧判官高允  
良義州判官趙賢範萬頃縣令沈淇衿川縣監姜利恭新昌縣監文燠吉  
城縣監池漢祖陽德縣監具崇景昌平縣令李暢彥陽縣監成世臣忠  
清道兵馬虞候尹澹川月串僉使尹成同馬梁僉使吳舜祐益浦萬戶  
崔澗三陟浦僉使錢世禎老江僉使李恩根仍啓曰高嶺潼關北方巨  
鎮自 祖宗朝以堂上官差遣傳曰依啓○左議政金壽童啓曰三年  
之喪司天子至于庶人通行今臣當母之喪起復從仕大毀天倫故再  
三啓請終喪未蒙允俞不勝痛悶廢主朝喪制大毀雖有識之士纔過  
半月從仕食肉自古以來未有如此之事今即政之初命大臣起復則  
臣恐喪制再毀也且大事已定無有可議之事如臣者何關有無請退  
居廬以終三年傳曰當與政丞更議○大司憲李繼孟謝 恩仍 啓  
曰臣自外方入來聞臺諫所啓之事實一國公議也大抵臺諫朝廷之  
紀綱也綱舉則目張臺諫得其職則國家以寧原從一等功臣父子蔭  
加相授等事不可不改傳曰知道○命起復張挺爲咸鏡北道節度使  
柳湄以爲齊浦僉使○御晝講○御夕講○潛邸里閑人等令政丞及



吏曹考例錄原從功○傳曰頃者申澄李德崇郭宗元鄭誠謹洪滿李承健郭宗藩趙之瑞鄭麟仁李勿寧朴漢柱朴高金千齡洪浹姜謙金宏弼康伯珍成倪等以言事妨重罪皆錄其子洪貴達朱溪正深源權柱等亦可贈爵○臺諫啓前事不允○戊申受常祭 御朝講侍講官柳崇祖曰即位之初所可慎者爵賞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喜其於用人之際左右國人皆曰可然後任之勿疑今者小分薰猶爵賞混淆一國臣民皆以爲不可請 殿下快從公議且廢后尹氏在坤位罪大惡極 成宗斷以大義一朝 賜死瘞于長湍與庶人無異其時臺諫啓曰世子尚存後日恐有呂后之事也 成宗不納廢主不從成廟遺訓建其陵鋪構其廟室追崇其執事之加尤不可不改大抵人主從諫則聖拒諫則亡況今即政之初臺諫之言雖以過中固當優容以廣言路今之錄功者腰金頂玉雖似宰相其能行宰相之道乎其中不賢者十居八九故臺諫論啓而未蒙允孰不失望且今一國臣民咸仰政令而思見 成廟之治請 殿下允一動一靜一號一令皆以成廟爲法 上曰所言甚善但原從功臣等事已與大臣議定故不允追崇尊崇等加當更議于大臣領事柳順訂曰臺諫所啓果是公論



原從一等加親受似乎猥濫然其中有功而未錄于靖國者頗多故臣等啟請親受耳崇祖曰用一小人則衆小人各以類進巧言妖術逢迎上意以破家國自古皆然近來任士洪曾仕於成宗朝李則諫曰士洪今日用之其禍國家不待明日矣然成宗明聖故士洪不得售其奸至于廢朝導君爲虐殘害善良魚肉生靈宗社幾傾李則之言至是果驗大抵小人之誤國在於利其身耳如追崇尊崇惠安殿執事諸王后族親等加一國宰相孰不受之其子弟亦孰不受乎今當議得之時宰相等不爲避嫌參與議得是欺罔天聰耳特進官朴安性曰古人贊帝王之德必曰從諫如流今即位之初臺諫之言不可不納且追崇尊崇惠安殿執事加尤不可不改崇祖曰董仲野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然則人主之心萬事之本萬化之源今者殿下命汰虐民守令乃是善政雖然不先正朝廷而欲正外方其可得乎追崇尊崇惠安殿諸王后族親等加所謂不正者也今先正其不正者則董仲舒所謂正朝廷者此也臺諫將此數事累月伏閣不得蒙見不勝失望特進官成宗朝所置也其設立之意欲聞其所不及聞觀其所不及覩以至民間弊癘時政得失咸使諷諫耳近者臣



以待從之列數參經筵不知其官啓某事某官陳某弊然則特進官有無不關於國家矣 上曰追崇尊崇惠安殿執事等加除宰相外可盡改正崇祖曰廢朝時臣請在江原道目覩民弊不可盡啓特以數事言之廢朝時進上之數百倍前日鹿尾鹿舌一箇價至縣布二三十匹自辛酉年大雪後獐鹿殆盡未及生長雖驅數邑之民獵于深山何從而捉得乎不得已持其價來買于司饗院各色掌之家民之受害於此尤甚不特此也進上之物納于司饗院時下人等怒其不賄諉以色惡黠退若優賄則雖色味不好必先納之此甚弊事巨意以謂已往之事不可追懲自今以後令司饗院提調痛禁此弊何如且運平興清等鄉夫徵物一出於民不敢侵暴破產逃散十室九亡監司守令雖欲安集若未及送則罪將及已故督迫急於星火且逐祥服所入絹帛等物得之無由賣牛與田猶爲不足人皆求死不得雖桀紂幽厲之時何有此弊其時納官縣布各還其主何如 上曰可諭八道使之還給順汀曰廢朝時不時進上期限甚迫民不堪命以此日益流離矣司饗院下人受賄事臣未及知然其勢必然宜當痛禁參贊官李竭曰臺諫以公論言之宜即免從不可留難近者臺諫累月伏閣人皆以謂公論不得行此



新政之大累也前者臺諫皆被大罪士氣摧折無有敢言者今當即  
政之初如欲培養以致唐虞之治則從諫如流以廣言路今時之急務  
也今者臺諫所啓爵賞猥濫之事皆一國公議也若此冗雜之類將何所  
用乎且如族親加千古所未有之事以此外戚尤為驕縱不可不改正大抵大  
臣人主之股肱也臺諫人主之耳目也大臣之言雖不可不信臺諫之言  
亦不可不信也大臣臺諫之言皆當聽納執其兩端斷自宸衷此止新  
政事也順訂曰如追崇尊崇等加改正甚當但因此陞職者滿朝皆是今  
若改正則恐致紛擾耳原從功臣父子貧窮者親受雖似猥濫已為下  
批不可改正崇祖曰人臣事君如知其非也則雖毫末之事不可不言况  
計其一時之弊以貽千古之譏乎古云清出治之源朝廷出治之源也朝  
廷正則遠近莫不一於正請 殿下先正朝廷以及八道正朝廷在於  
改正無名加耳 上曰追崇尊崇之事古亦有之乎特進官安潤德曰  
雖古有之是則欺天也廢朝之時大小臣僚畏其刑戮不能匡救其失  
以貽千古之譏請納臺諫所啓盡行改正○御書講○臺諫合同  
啓曰原從功臣一等加父子相親受事柳順訂以建義大臣朝於  
經筵啓以不可改正三公之言固若是乎雖已下批請速改正不允○



大司憲李繼孟大司諫安塘啓曰繼孟以崇退執事陞為嘉善安塘以族親加陞為通政今論改正不可就職請辭傳曰勿辭○御夕講侍講官柳崇祖曰臺諫之言一時之公議宰相之言一時之權宜權可用則用之可也如不可用則亦不可苟從今臺諫所啓實一國公議也請速快從○傳曰其自初五日依前例五日一次輪對○傳于工曹曰急修昭格署令本署官負還入時署移寓安陽君家故有是命○遣管押使僉知中樞府事朴仲幹如京○以盧公弼為判敦寧府事交城君李諱為刑曹判書金詮為禮曹參判申用漑為刑曹參判李惟清為司憲府執義李世仁為司諫院司諫李胤為弘文館典翰金謹思為司憲府掌令崔淑生為應教慶世昌為校理金世弼為副校理○已酉受常參御朝講領事鄭眉壽曰帝王之學不在於尋章摘句監歷代善惡邪正以為法戒而已今進講尚書治國之大經大法請殿下法堯舜精一執中之學以致唐虞之治掌令金彥平曰昔在前朝倭奴盛強戰爭不戢生靈糜爛我太祖以湯武之智一舉掃盡邊圉清寧至于聖子神孫能盡撫禦之方頃在廢朝上失其道荒淫酒色國儲虛竭雖徵十年之貢賦猶為不足乃養三浦倭人所食之稅以此倭人日益憤怨殺害邊



民怯辱將帥國家受辱甚矣島夷變詐無常雖名為朝貢往來其心反覆難測且在廢朝驛路凋殘倭人往來得馬則騎不得則徒步其待之大異於 祖宗朝彼豈無懷憤之心乎臣恐東南之兵將未解甲也自今以後三浦守令須精擇得人庶得撫禦之道使邊境小蘇也 上曰待倭諸事一如舊例○聽輪對奉常寺主簿趙世輔啓曰昔武王封比干墓釋箕子囚今 殿下即位之初前日被囚之人遠方竄逐之臣一皆宥放又以言事被重罪者之子並令錄用此即釋箕子之遺意臣以持平被罪徒役於延安府日見成俊李克均頭骨也延安府使曩以布帛盛以柩筐立標以埋惟此二人歷事 祖宗至于廢主深知國事之日非為國論事此乃忠君憂國之臣也廢主反以謂奸臣誅戮以徇夷及子孫既以非罪見戮又不可與草木同腐請國家收此頭骨以禮埋葬而祭之且於八道有如此人亦令埋葬則此亦封比干之遺意也○下問于政丞曰時序向寒意欲送裘于喬桐何如政丞等回啓曰上教允當 傳曰食物亦連續下送可也傳曰尊崇時執事及慎氏族親加則正職人外盡改正惠安殿執事及追崇時執事加宰相外並改正可也○左議政金壽童啓曰臣雖以上命起復從仕而為子大義



掃如請退居廬不見○御晝講○御夕講○庚戌受朝參御朝講  
持平辛世瑚曰今即位之初事無大小一遵祖宗成法以慰臣民  
之望可也今者論功爵人之猥濫皆祖宗朝未聞之事故臣等以  
祖宗故事朝夕進諫而一切不見臣恐不率肯構之意也前日下教以  
靖國功重故不見然則太祖朝開國功臣世祖朝靖亂功臣成  
宗朝佐理功臣其在於小乎以今日之事見之則其功莫相上下而論  
功則數過四五倍爵人則其數千餘其可謂法祖宗遺典乎開國靖亂  
功不在靖國之下而其功臣不過三十餘人今靖國功臣則其數百有  
十餘人一何猥濫耶又曰學校風化之源不可不重廢朝時儒生等迎  
駕祇送朝賀朝參並令隨班又令擔轎學者奔走無暇其能鍊業乎  
請先修葺成均館以養儒生且司圃署官負當其署撤去時移居于中  
學豈無他處而必於學宮乎其時官負不可不懲知事宋軾曰廢主以  
成均館為虎豹之園故明倫堂東西齋盡皆破毀儒生無可寓之處今  
雖欲急修補軍人當靖國之日盡令還家故應上番者亦歸以此未即  
修補耳上曰成均館其速修補司圃署官負並令推之領事朴元宗  
曰廢朝徵斂貂皮無有紀極一皮之直至一大牛以此民生日困牛馬



賣盡于胡人穩城牛馬見存者僅四十餘口臣意以為依成宗朝辛亥年例限民蘇復蠲減何如上曰可○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命召靖國功臣等于闕庭各賜表裡白金鞍馬有差○御晝講○御夕講○傳于禮曹曰延安府埋置成俊李克均頭骨以禮收葬而致奠鄭麟趾鄭昌孫韓明澮沈澮尹弼商魚世謙韓致亨並禮葬後致奠○傳于兵曹曰綠水田非等類族親各官分囚人等及內需司案付人等令各道監司及該司詳覈非干公私賤者分屬殘驛吏以蘇驛路○傳曰近來邊將或非其人撫禦多失其宜誠為可慮三浦僉使及東萊蔚山熊川等守令有不合者並令改差○丙大雨震電○辛亥政院啓曰八月雷乃收聲而去夜大雨震電昔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譴告之而尚不知悟傷敗乃至方今即位之初無毫髮之失而天乃先出非常之變請殿下敬天勤民以答天譴傳曰知道○御朝講大司憲李繼孟大司諫安瑋等論執事族親加及原從一等功臣加等事不允○傳曰成均館四學及外方可舉賢良方正之士叙用○臺諫合司啓曰原從功臣一等資窮者親受加及功臣父子蔭加請速改正廢朝時逢迎上意以得嬖幸如李希輔曹繼衡金社閔子芳宋仁粹等



尤甚而子芳親見慎守英告匿名書事而又自進告禍及無辜是重啓廢主殺戮之心請先懲此輩以雪臣民之積憤頃者廢主瀆亂天常行短喪之制間有無行之人於父母喪或赴試或婚娶者請令推治大抵即位之初所先重者綱常也古人云表正則影直上以躬行率下則下莫不從今者革短喪之制以重綱常爲先務而大臣邊將並命起復是大有虧於新政無金革之事而猶有是命可乎不允○傳曰帝王治體之要道可書屏几以爲法戒者其書以啓○御書講○御夕講○壬子御朝講執義李惟清曰廢王辛臣曹繼衡李希輔閔子芳金社宋仁粹之奸惡於士洪而當舉義之日未暇除去人所共憤今茲革正之時請除此數人以慰蒼臣民之憤全羅道觀察使崔灌忠清道觀察使金浩漫不知可否事民怨不小並速改正上曰廢王爵賞無常故耳非盡阿諛也惟清曰李希輔等中外或云嬖臣或云幸臣或云弄權之臣今反正之時固當罪之况任之勿疑乎上曰李希輔等逢迎得寵者何事耶正言朴光榮曰其隱微之間所爲之事外人焉得以知之然不時命召于內賜之以酒期在必醉又不計職次賞爵豈無緣而致此乎當時可用之人非獨此輩而廢王喜其迎意順旨允有出入若無此數



人則如失股肱其與士洪何異哉 上曰當與大臣議之○御晝講檢  
討官金寬啓曰日者廢朝時無罪受戮者 命加封爵此正文王封朽骨  
之盛心也但無子孫者未蒙 天恩其妻妾 賜物何如侍講官柳崇  
祖曰論執事族親原從一等功臣父子等加貨事久未蒙允甚非美事  
也宰相等皆受此加而前日議得之時略不避嫌此甚不可 上曰宰  
相等以此加陞職已久不可盡改只令改冗雜之類耳崇祖曰廢主為不  
義之事故宰相受不義之加 略無愧怍之心曾於議得日反以月月已  
久為辭其中才德有餘者可仍授其餘盡改正為便今不盡改正臣恐  
上有私意也古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君同此三無私  
以御萬方上有私意則誰能代天理物乎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萬民朝廷不正則萬民何由以正乎今者朝廷若是其冗雜雖欲正萬  
民其可得乎請盡改無名之加以快輿望 上曰曾已議定不可更改  
崇祖曰祭祀國之大事在我 世宗務盡精潔祝文必皆親押頃在廢  
朝喪禮盡毀况祭祀乎書云舜受終于文祖成王既成洛邑先之以祀  
茲當改革之時不可不力行以勸于下○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左  
議政金壽童上疏曰臣前者啓請解官守喪累瀆 天聽聖諭敦切俞



音尚阻臣竊憫焉夫三年之喪天地之大經起復之制後世之權宜此特出於不得已耳非可行於平常之時也如臣無狀備位三公不能有所輕重不得已權宜之制何必施之於小臣乎况今龍飛之初四方咸仰新政允發彌施令當一遵經常正道豈可私一小臣不遵大經苟循權宜以玷百官儀表之地臣反覆思之不宜冒受伏望 殿下憐臣哀迫之情特 賜允俞○政丞等啟曰廢朝時以金宗直門徒被重罪者請並追贈錄用其子孫 傳曰可○御文講傳曰近來無罪被誅者及剖棺斬屍者並贈爵錄其子孫如鄭麟趾韓明澮沈澮韓致亨魚世謙尹弼商成俊李克均等並禮葬修立石物致祭被誅人中堂下官並 堂上官爵○傳曰即位之初親祭及 宗廟各殿拜陵拜文廟等事在所當先其擇吉以啓○傳曰戊午年被罪人及緣坐人依甲子年被罪人例並放宥○傳曰今靖國功臣賞賜依翎戴功臣例可也○癸丑御朝講掌金謹思正言朴巨麟將原從功臣一等加親受及父子蔭加事反覆論啓參贊官鄭光弼亦論之不見○臺諫合司啓前事又啓曰領議政在具瞻之地係國家之休戚者也抑詢居首相之位謾不可否尸位曠職而因人成事得參勲籍略不辭避今當革正之日此人爲首



相其能燮理陰陽乎政院機密重地然自 祖宗朝例以三品為之今

姜暉從一品金駿孫尹瑋正二品曹繼衡李瑁洪景舟從二品皆資級

崇高而仍授承旨有違事體請改差廢王不道之事政院迎意文飾乃

作傳旨以此君道日失國事日非至於舉義之日既無纖毫之功而得

參勲列安然受之公議紛紛請並改正領經筵拜差之法載在大典自

祖宗朝以才德兼全望重者差之以輔導君德而今者正一品等

相並領經筵豈能盡合其任請令拜差傳曰加資事不允柳洵雖不自

決大義而舉事之日以首相措置之功亦多且無所失三公其可輕易

進退乎且 祖宗朝亦有秩高承旨何必改正廢王時文飾傳旨今無

可考雖或為之必迫於君命耳○御晝講○御夕講○傳曰原從功臣

中私奴洪未受以良人誤書其以私奴改書又傳曰鄭諱李延孫等之

名考原從功臣草記隨等錄之功錄功得遺賄賂請托時人謂之神裏

文卷多錯誤紛紜不定也○傳曰鄭麟趾等八人致祭贈恤事及無罪被誅者其子

孫錄用事左議政金壽童起復辭免事廢朝時執事加改正事長番內

官有功者追錄原從事內出原從功臣草記落書人追錄事其問于政

丞等領議政柳洵議允無罪而被殺者剖棺者並宜贈爵錄用子孫以慰



寃魂如鄭懿趾鄭昌孫韓明澮沈澮韓致亨魚世暉等官位已極贈爵  
為難其副棺時石物撤去者還修立以禮改葬如尹弼商成俊李克均  
官位當葬禮葬者並禮葬為當其當贈爵者堂下官則贈堂上爵何如因  
尊崇等事陞堂上者如忠義衛別坐等雜類依臺諫所啓並改正其他  
正職人陞授者若皆改正則恐致紛擾若慎氏族親及惠安殿追崇等  
執事加改正宜當內出原從功臣草記內落書人自當追錄成宗朝  
內官及今長番侍衛內官等 即位之初有功而不見錄者亦當從漏  
落人例追錄金壽童以起復行三公之任為未安於心陳請辭職亦宜  
也但新政之初整理事務此贊事重故頃日不許辭退者以國事為大  
也况壽童服繼母之喪是義服非正服也進退惟在 上裁右議政朴  
元宗之議略同但於無罪被誅人子孫錄用條有金宗直門徒被重典  
者追贈其子孫錄用亦當之語於內出原從功臣草記落書人追錄條  
有無功者因緣謀欲追錄則於新政似未穩之語於金壽童起復條無  
繼母義服之語傳曰左議政金壽童咸鏡北道節度使張珽等勿令  
起復史臣曰金壽童文士也張珽武夫也燕山末皆遭重喪以短喪立  
制吉服從仕及反正日張珽即退家居憂壽童晏然隨班同議國事



談笑自若略無戚容乃至二十餘日而後從容辭免豈識理者所可忍  
爲其不及武夫遠矣冒居具瞻之地遷延不退與議錄功已既得衆又  
使叔父金瑛弟壽卿皆與然後勢不得已而再請辭職九遭重喪即日  
棄去何暇請辭乎歷數元勳涓涓皆是廉恥道喪一至此乎○甲寅受  
常參 御朝講掌令金彥平獻納尹世霖將原從功臣加資事及柳洵  
等事反覆論啓世霖又曰李希輔宗室烏川正之婿烏川正出入宮禁  
以綠水之女爲養女故得寵希輔亦以此得幸擢用不次人皆唾罵曹  
繼衡爲兵曹正邠兼內需司別坐九有舉動及不時之事措置風生迎  
合廢主之心以此特授不次之職國人所共知金社以掌令雖不能正  
救其失不失臺諫之體可也而希恩望寵獻其飛龍馬宋仁粹微官廢  
主似不得知而不時命召于內特賜銀帶豈無所由此數人當痛繩以  
律使後人知戒鄭眉壽以一品宰相請廢王子昌寧大君爲侍養憑勢  
橫斂其心孔譎不可使領經筵 上曰王后族親加正職外改正閑于  
芳曹繼衡不可追論短喪後婚娶赴試者推刷治罪等事一依所啓餘  
皆不見○臺諫合司論原從功臣加資事及柳洵等事不見○御晝講  
○御夕講○傳曰昭格署洞及舍春院北等處新城并撤去今舊居人



民還入○傳于議政府曰天之示變異者欲使人主有警省也予自即位以來夙夜寅畏惟恐獲戾于天今月初三日夜有雷電七日夜又雷電夫八月雷乃收聲而十月而雷天之示變大矣豈無所召而然歟近來紛更弊法有害於民者雖已一皆蕩除而慮或刑政猶有所未得其中歟任用之方猶有所未盡其宜歟治民之政猶有所未盡其仁歟妨害治之法尚或未祛而窮閭委巷猶有抱冤者歟獄訟沉滯而猶有所未得自伸者歟斜科橫歛猶有所未除而民不堪命者歟反躬自省未得其方中夜寤嘆罔知攸濟其令中外大小人民如有所言者并許條陳以聞庶使補益闕漏仰答天譴以恢我維新之治○乙卯遣知中樞府事韓恂如京師賀正○御朝講○傳曰承政院本三品衙門以一二品除授有違設官本意都承旨姜渾左承旨金俊孫右承旨尹璋左副承旨曹繼衡右副承旨李堦並逝之以同副承旨洪景舟陞授都承旨領經筵之職議政外擇差○臺諫合司論原從功臣加等事三啓不見○領議政柳洵上䟽辭免不見○御書講○御夕講○命適柳子光鄭眉壽具壽永頌經筵事○命復設羽林衛○丙辰 受朝祭 御朝講侍講官李胤檢討官金寬曰柳洵不宜居首相非徒臺諫論駁臣



等之意亦然而令臣等製不允批荅若製進則必以有無關係國家之  
言製之是則於中心有違何以製進乎胤又啓曰宗廟配享功臣廢  
王皆公黜之今親祭時請還配享上曰可○傳曰安陽君奉安君  
於廢朝時非罪受戮其喪禮令該曹優例爲之○傳曰欲以建義大臣  
爲相何如朴元宗曰一教允當命以柳順訂爲右議政○臺諫合  
司論原從功臣加等事不允○御晝講○御夕講○傳曰成宗朝宰  
相有退老沉滯者已曾書啓矣堂下官亦有沉滯者乎并書啓叙用○  
以朴元宗爲議政府左議政柳順訂爲議政府右議政柳濱爲工曹參  
判洪景舟爲承政院都承旨洪淑爲左承旨鄭光弼爲右承旨安塘爲  
左副承旨李繼福爲右副承旨李惟清爲同副承旨尹喜孫爲大司諫  
李胤爲弘文館副提學成夢井爲直提學成允祖爲司憲府執義康仲  
珍爲司諫院獻納○丁巳受常參御朝講○臺諫合司啓原從叨  
臣加等事不允○領議政柳洵啓曰老臣數被臺諫弘文館彈駁不可  
就職請辭不允○御晝講○御夕講○戊午受常參御朝講領事  
柳順訂曰觀全羅道觀察使啓本則前大司諫柳軒等五人同乘一舟  
自濟州出來爲水賊所害云水賊與倭奴未可下認臣意近來邊境虛



疎必倭賊所為也請令濟州牧使推報觀察使且令護喪大司諫柳軒弘文館正字

金良輔等五人廢朝時被請濟州至是蒙宥出來遇此變

上曰可○慶尚道觀察使張順孫拜辭

上引見曰近來倭賊熾盛邊將受辱公海之民不得聊生國家之恥莫

此為甚且守令黜陟當嚴明民生困窮當救恤卿宜盡心措置順孫曰

臣備諳此道之弊民生之困無此時若也今又失農疲弊尤甚間有倭

奴乘虛竊發弊不可勝言臣受分憂之任欲盡字惠之政晝夜不忘耳

待倭之道自 祖宗朝已有恒規一依前規則有何患焉 上曰邊將

受辱事推問以啓○臺諫合司論原從功臣加等事不允又啓曰其世勲

其母在全羅道而以官于京且曾為榮川郡守今除富平府使始以去

母甚遠為許富平豈異於榮川乎此實以榮之富饒而富平之殘弊

也其用心巧矣請治罪不允○中義衛沈克孝上疏其略曰臣在廢朝

雷震正殿書張蘊古大寶箴以獻廢主罔念聞荒淫逸欲以至於廢書

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時今當何鑑其不在廢主乎伏願以正心出治

為初政基命之本以御經筵訪治道親賢臣遠小人納諫諍厚民生為

弭災應天之實克孝故宕不羈自號栗亭主人其居在南山之麓栗樹

成陰頌以幽勝聞有一宰相欲買之克孝曰割天下之半添以岳陽樓



吾不願易及其死李荇以詩悼之曰一壑久輕天下半粟亭寧換岳陽樓○御書講○御夕講○已未 御朝講○傳曰內出草記追錄原從功臣一等陸堂上者今欲改正其遺注書問于建義大臣大臣等議啓曰請勿改正 傳曰原從功臣一等加猥濫之意臺諫論之已以其令大臣及各人名下書其功之輕重以啓○臺諫合司論原從功臣加等事及異世勲事不允○御書講○御夕講○傳曰匿名書之法載在大典雖父子之間亦不得傳說而驪川尉閔子芳以貼鍾樓柱匿名書私啓其君逢迎長怒刑及無辜其照律以啓○庚申 御朝講侍讀官崔淑生曰都城内如圓覺等寺業已廢矣然永勿復立事宜更下教僧徒逃賊免役爲吾道害願痛斷根株 上曰自 祖宗朝其來已久不可痛闢亦不可崇信但置之度外耳大司憲李繼孟曰如其非道則何可必 祖宗故事而爲法乎今逃賊免役者甚多願申明痛禁史臣曰後之欲復兩宗者未必非不可痛闢之教有以啓之○先是慶尚道觀察使張順孫陞辭 上引見順孫陳水軍虛疎之弊 命收議于三公該曹朴元宗柳順汀金勸許諱李浣等議曰水軍因役若逃散防禦虛疎果如張順孫所啓其逃散者刷還原藉物故者隨即充定安集存恤之



兼令順孫親審磨鍊以啓他道亦依是例施行○傳曰水陸寺陵寢寺  
位田外其餘各寺位田並革罷○傳曰李希輔以烏川副正女壻依附  
內人綠水驟得美官曹繼衡始以兵曹正郎得幸至兼內需司別坐且  
以草茅寒生數三大家隨撤隨構金社為內需司別坐常見寵幸又為  
掌今時私獻馬匹宋仁粹以注書出入禁中超授四品階並令司憲府  
推之○辛酉傳曰都城內圓覺等寺勿復立且外方新創寺社痛禁僧  
徒有度牒者外並令痛禁事下諭八道○臺諫啓曰閔子芳之罪律當  
斬不待時而續錄云朝官應囚者啓移義禁府請繫詔獄治罪不報  
廢主時有貼匿名書於鐘樓柱狂士吳仁佐宋世昌之徒見而傳播子  
考聞之馳啓遂起大獄至是臺諫論之命下憲府推考故請移詔獄  
又啓孝希輔等罪狀已著不必更推請依閔子芳例移繫治罪不允○  
壬戌領議政柳洵上疏累請解職上遣注書鄭順朋賜不允批初命  
館製進弘文館不洵在廢朝居首相之位無所建明充位而已允有所  
奉旨改院製進問事無可否必曰上教允當時人謂之允當宰相廢主嘗欲盡滅文籍  
問詢亦由允當士林尤薄其為人洵嘗有詩曰浩肅塵機外身謀獨自  
奇○柳子光啓曰臣昔受南怡家其財產並受之今朴元宗受徽慎公  
主家其財產並給何如此臣所嘗為之事啓之傳曰卿獨告南怡之變



故卿獨受之今三大將同功一體苟有賞賜不宜偏厚三大將所受家  
產布帛外並給之○傳曰虎皮及油氈遺在數頗多各道進上限八九  
年蠲減○癸亥都承旨洪景舟啓曰三大將所受家其財產並給之柳  
子光功副三人亦可並給他功臣不必依此例傳曰可史臣曰子光本  
不參謀以其屢經大事鍊達已熟故舉事日遣人邀之發言未訖即躡  
躍馳出及反正後專掌論功冒居三人之下實非有功者也景舟此啓  
非爲子光也哉四日景舟亦並受家產其計甚巧旋即彰露人皆鄙之  
○禮曹啓曰若臣共一盤歃血未安請用二盤政院啓曰歃血所以誓  
天地而一衆心雖共一盤何妨傳曰政院議是○甲子亥時 上出神  
武門詣壇所行會盟祭如禮四更乃還宮○傳曰自今雖出入還宮若  
早勿停晝夕講遂御晝講○臺諫合同啓曰原從功臣陞堂上者臣  
等已極諫其不可決策大臣亦知其猥濫以爲不參元功而爲原從一  
等者其功亦有可陞堂上者當時付標以啓餘宜改正臣等初以爲有  
功而不參元功者雖或有之不過五六而已今考大臣之付標不出於  
公故陞堂上者恐或見奪至有廷跪自陳大毀士風且改正者只六十  
餘人而仍舊者過之元功之外有大功勞者若是之羣手請 皆改正傳



曰勉從卿等之議改正者已多今不可復改○臺諫又啓曰全羅道兵使邊伍仵老病不合邊將加之以用心不正多行非義請改正驪州牧使禹允功性本貪饕嚮者為光州判官邑人怨而射之至降邑彌其後歷任數郡皆以貪暴聞今在驪州侵漁無藝民不堪命董役長湍侵害軍人憑公資已若此暴吏不可復用請黜之永不叙用甄城君當廢主朝欲以賤價抑買柳恩宗之家其奴發寃言甄城怒誣告以緇上之語致恩宗至用烙刑竟坐死反正之後若此之類悉命還主而甄城至今仍執請治其罪宋忱始以忠順衛為部將再居沙汰之列廢主復命皆用苟非攀附內人何以致此今者攀附內人者皆治之而釋此不論何以礪人且功臣賞以罪人家舍家今不足則亦已矣至以田非綠水家藏縣布充給夫田綠之產皆出於國家非私貸也近聞戶曹允朝士祿牌官教紙皆令自備自經廢朝國用不足推此可知嘗賜功臣如祖宗朝例足矣今徽慎公主及任士洪綠水豐原尉等家並其財產賜朴元宗柳順訂成希顏柳子光臣等恐賜與濫而國用竭矣允罪惡未形則雖三公亦當推鞠照律以改今李希輔金祉曹繼衡等罪在不疑臣等已論啓詳矣何必更鞠請如閔子芳例移繫詔獄治罪傳曰邊伍



仵禹允功甄城君宋忱等事令三公議啓且甄城君子之至親亦當何以處之大臣議啓曰邊伍仵果老病不堪其任臣等亦聞之臺諫言是也禹允功刻暴不可用但永不叙用之法非顯干賊汚者不可輕施止罷其職可也甄城君雖至親罪犯當推不可全釋至於定罪則 上裁爲當宋忱果有罪犯監築瑞德臺時多有濫猥請如臺諫所論 傳曰依所啓傳于臺諫曰功臣以縣布賜給非予所言李希輔等雖閱實治罪未晚矣臺諫待罪曰功臣不受家者以縣布代給事外間喧騰故臣等誤啓 傳曰勿待罪○問大臣等曰閔子芳之罪憲府論以死律是予切親何以處之大臣議啓曰在他人律固如是子芳駙馬當減其死○右副承旨李繼福啓曰僉知全五倫以滿浦僉使逆來曰韓世忠未應山等滿浦人亡入賊境世為西邊患嚮者國家購求此賊諸野人等刑還國家不論其功野人等發怒謀欲起兵恐啓邊釁請速措置 上問三公柳洵等議啓曰此固當速行其賞廢朝多事不暇及此致令發憤請先令其道監司開諭賞賜物件令禮曹隨後磨鍊下送 傳曰可○大臣議啓曰飲福宴後當代親功臣及舊功臣嫡長皆加一資而嫡長中沉滯未調者則堂上以上階親授之親功臣貧窮者亦宜親授且



於飲福宴令開國功臣嫡長一人進爵何如 傳曰可○朴元宗柳順

訂成希顏啓曰今聞臣等所受家並賜財產臣等所蒙 上恩已重何

敢疊受恐招物議希顏獨啓曰定策時天命人心皆有定歸雖以一童

子驅之事可立成倉卒一呼有識無識率皆攘臂豈以為某人功大某

人功小乎臣之所受家窮極壯侈非臣子所安居之地心常感懼今又

並受財產不知物議以臣為何如人也惶恐之至措身無地乞還是

命柳子光良又曰臣之意亦如三人 傳曰卿等有格天之功人誰疑

議○濟州謹理使李芸柅啓聞曰自濟州出來道遇水賊前忠清道節

度使柳軒前弘文正字金良輔等中捨死臣僅以身免蓋軒良輔等皆被罪廢主謫濟

州芸柅以謹理使留領罪人至是出來也○傳曰成希顏柳順訂所受家已命並賜財產而

兩家皆空無物可用宜以綠水他家所在籍沒財產及他罪人家財磨

鍊賜給政院取稟故也史臣曰順訂嘗在家客有往見者順訂曰福我武靈其

所得任士洪家醬十餘甕他物稱是吾所得家無一物可用多福之人

誠不可及也富貴如此猶懷不滿耶○乙丑巳時 上御勤政殿行飲

福宴○上問大臣曰昨日議啓功臣嫡長及親功臣資窮者親授之說

固善矣然臺諫方以濫爵論啓不已今又如此無乃啓臺諫之言乎大



臣議久不決金勘曰人君愛爵賞臣子固宜將順成希顏曰功臣仲朔  
宴例加一資況今盛事不可無恩典諸宰靡然從之遂以希顏議入啟  
曰功臣中可陞堂上者臣等請略數抄啟傳曰可○李克增妻上疏曰  
子世弘甲子春場中文科覆試而被謫不赴殿試願 賜紅牌問大  
臣柳洵等議啟曰世弘宜賜紅牌然別賜為難請於明年別試許赴殿  
試傳曰可○傳曰驪川尉閔子芳贖杖一百罷職○傳曰三大將及柳  
子光所受家已命並合財產矣其餘一等功臣洪景舟等流亦依子光  
例史臣曰因景舟請給子光之言而有是命蓋子光為三大將請景舟  
又為子光請以謀及已言出情見巧哉○傳曰甄城君惇當廢朝以少  
直抑買柳恩宗家舍怒恩宗不樂從造虛語迷惑主聽使陷刑戮且即  
位之後其家仍執不還其令宗簿寺推覈○丙寅 受朝參 御朝講  
○賜弘文館藝文館兼春秋司饗院提調通禮院宴于勤政殿 賜樂  
一等 命勿謝恩○傳曰今日若御夕講則經筵官不能赴宴其停之  
○傳曰歷代治亂之由可為鑑戒者書啟欲貼屏間以備觀省下教已  
久何至今不入弘文館啟曰此事當與領議政大提學議之近日領議  
政柳洵辭避不就職故未暇為之今當書啟○臺諫啟原從功臣等加仍



授者請並改正閔子芳罪犯至重而未減太輕請依律治罪不見○傳  
 曰近以會盟祭致齋又停輪對今何不為政院啟曰昨日以宴享未暇  
 為之當自明日始○丁卯 受常祭 御朝講講訖檢討官金綴文啟

曰臣嘗謫居慶尚道伏見即位赦文曰甲子以後新立課科一皆罷革  
 盡遵 先王成憲臣伏讀而歎以為大平之治自此可見及到京師見

新立科目果皆不用獨追崇廢妃及惠安殿諸執事加陞堂上者依舊  
 不改是何謬也凡陞堂上者雖資窮准職苟非其人不可輕施况此輩

或以雜職資窮者輒受通政可乎請盡改正不允又啟曰 殿下凡臺  
 諫所啟不即樂從而輒令大臣論議臣恐 殿下之從諫非樂從乃勉

從也 上默然察贊官李胤啟曰安陽君鳳安君雖命禮葬而其尸體  
 尚在海島其家人勢不能輸來請以其切近族親給馬下送護來何

如傳曰可初廢主幸任崇載家設酌酒半常載曰臣父亦來臣家矣廢主  
 可痛可痛此實內有嚴鄭構禍而李世佐尹弼商等實成之也上即起  
 立遂入內殺 嚴氏鄭氏安置二君于巨濟尋殺之二君鄭氏子也亂

亦請去戶濟親○聽輪對○上不豫○傳曰水陸陵寢等寺亦為 祖  
 宗也其位田還給○傳曰甲子以後公私賤屬內需司者已令各還其

主其文記皆焚之○傳曰蠲減今年公債使百姓蒙實惠節目磨鍊以



啓○臺諫啓曰功臣父子加及原從功臣一等加請並改正閔子芳罪

惡不小若不痛治何以懲後掌令金彥平啓曰 成宗朝吏曹郎官及

其有相避族親不差有恩數執事所以社私恩之漸也今於 宗廟

執事非但其族親身且為之甚不可請依 成宗朝例傳曰可○傳曰

四學奴婢依成均館例勿定他役○戊辰 上不豫頒議政柳洵等問

安且啓曰今方沍寒 上體不寧 宗廟親祭請姑停之各陵親幸亦

可待日暖行之傳曰祭則大事初欲親行氣甚不平今從卿等之言○

內出金盞四部七寶臺具一部賜朴元宗其餘分 賜柳順訂成希

顏柳子光 子光得之置掌中 玩弄不已 傳示 又賜銀瓶各一○上問

政院奉城尉鄭元俊久謫於外令又丁憂欲給兩等祿俸政院啓曰憐

其窮而欲賜之 上教至當然祿俸為官守者設不可虛施別賜米太

何如傳曰鄭元俊予之同生審知家貧故云爾卿等之言果是其別賜

米太 元俊成宗駙馬也 以李世佐外孫坐請故也○右議政柳順訂啓曰濟州牧使全五倫

有才可用且前為滿浦僉使時深入賊穴刷還韓世忠末應山功亦不

細又受一州重寄跋涉海路請給一資入送何如傳曰可 五倫咸鏡道

為其遺許事時五倫為鎮撫門地卑下拔起軍伍又無○吏曹判書成

才智可辨而其鄉多產石皮而善事人故能至於此



希顏啓曰前日有教吏曹郎官不許差祭執事臣考前例自開國以來皆得差之獨成宗朝因臺諫所論不差耳凡親祭執事不可不擇其人本曹郎官皆一時諳練人捨此何求若其親戚有相避人則果不可差傳曰問于政丞政丞曰執事須用謹懃識事體者吏曹郎官差之無妨傳曰可○三公議啓曰父子蔭加雖無文籍可考但翎戴功臣密城君之子雲山君遂安君皆以父蔭加資具謙金壽寧之父皆以子蔭加資觀此可知功臣父子蔭加似不悖理傳曰知道○臺諫啓原從功臣一等加及閔子芳治罪事皆不見○三公啓曰鄭眉壽申俊本以贊成陞正二品爲府院君實與臣等同品但以正一品爲贊成者有古例故不逾然以上下官之禮迎送臣等受之心實未安請遠傳曰可傳曰當代親功臣各加一資成希顏則資級尚未崇極別超一資成希顏辭曰朴元宗柳順訂爵位已高雖越次擢用可也臣則不然本以副司勇特蒙擢拔心實未安傳曰其勿辭○三公議啓曰咸鏡道節度使辛允武亦在超資之列但允武除本職時已授資憲今難復加謹稟傳曰允武給兒馬一匹其他資級已極如左右議政柳子先等各給熟馬一匹○已巳臺諫啓原從功臣及功臣父子蔭加事閔子芳依律治罪事吏



曹即官次差祭執事事皆不允○下教八道觀察使曰蠲減辛亥壬子  
癸丑甲寅乙卯各年內需司未收長利米太租及木器鼎絀絀地席子  
全漆等物使窮巷小民無不周知如有內需司奴子不願國家恤民之  
意而因循收斂者許民申訴窮推以啓且烽燧復立事已曾申論而至  
今不舉行殊無備邊之意烽燧軍移定他役者急還本役闕者宜即充  
定嚴加考覈○下書平安道咸鏡道觀察使曰近來民力困弊今年臘  
獸勿封進如有依憑進上抄發烟戶軍及軍士亂雜山行者摘發馳啓  
因三公有啓也○庚午傳曰予病尚未愈自今月至二十七日恐不能  
視事也○臺諫啓曰功臣父子加考忠勲府無前例而妄以所聞啓之  
請改正且論原從功臣一等加吏曹郎官差祭事不允○臺諫合同上  
八條疏一曰正心二曰勤學三曰納諫四曰用人五曰守成憲六曰杜私  
息七曰重爵賞八曰節財用其用人略曰沉於下僚者未必不賢在於  
高位者未必皆賢倭幸之臣未必盡去抱負之士未必盡用古者爵以  
命德官以授才而今則不然名在功籍則不問賢愚驟陞高位貂蟬赤  
芾充滿朝廷乳臭子弟憑藉父兄並得美官用人之失未有甚於此時  
伏願 殿下廣詢博恣如其賢也則用之勿貳如其邪也則去之勿疑



其守成憲略曰以今日之事觀之原從一等親授堂上以上階者古無其例建議之臣不勝情私隨請隨錄以至於濫 殿下亦知其濫故從臣等之啓命正其失大臣當惶懼失措以謝前過之不暇而尚文其非所改者小不改者多是 殿下欲遵成憲而大臣使 殿下不遵也伏願 殿下法 祖宗之法謹守而勿失其杜私恩略曰 殿下以一國爲一家一國之人罔非臣妾孰爲可愛而孰爲不可愛乎今無窮外戚濫受靖國之號里閭僕隸亦參原從之列私恩一施公道掃地末流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請杜閉私恩之門洞開公正之路其重爵賞略曰 殿下應天地鬼神之享順謳歌獄訟之歸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此其時也今定功行封者百有十六人臣等不識在靖國功臣之列者果皆有大勲勞乎且因父子之功而加階者不知其幾漢高帝功臣其元功只十八人光武雲臺諸將不過二十八人我朝開國靖難功臣其數亦少 殿下推戴之功成於一日而記功之數倍蓰於古請貴重爵賞裁正勲籍其節財用略曰 殿下承煩苛之後民窮財竭此正節用愛人之時也彼田張等財產本非已物皆出自府庫豈可視同籍沒財產之例而盡散於功臣之家乎請量入爲出不要賜與以裕國用○憲府啓



曰水陸陵寢寺內願堂田畝革奪事雖廢主所為此則美矣請以此給  
功臣○諫院啟曰兩 臨壓處勿令造家自 祖宗朝未有此事廢主  
所以如此者為遊觀也如此則京城內人家幾何傳曰如未撤則撤之  
不可今既撤之矣勿 還家何害○傳曰決訟刑獄勿令遲滯○弘文館  
副提學李胤等上疏十三條其一曰正心二曰立志三曰勤聖學四曰  
從諫五曰嚴內外六曰重爵賞七曰興學校八曰尚節義九曰正士習  
十曰闢異端十一曰崇儉約十二曰親君子十三曰遠諂佞其嚴內外  
略曰頃年以來宮闈之政尤失其道有戚屬私謁婢子問安紛紛鬧擾  
宮門如市 殿下新服殿命舉事立政宜無所不謹其尤所當謹者內  
外之分也其重爵賞略曰近來爵賞之施不法舊章或一事稱旨輒加  
不次之爵以微秩超至堂上或至崇品或闕尊無賴乘時因事攀緣趨  
附以叨顯秩貂蟬之繁至不可數 殿下承積弊之後監極亂之政宜  
先痛改近者因臺諫公論 命改冒濫而宰相及正職則勿改彼微品  
雜類已不足道宰相正職朝廷所顯用尤所慎簡豈宜以非功固德濫  
授高秩以長躁進僥倖之風乎其正士習略曰頃者廉恥道喪奔競成  
風至於冠儒冠者猶謀躁進求為監役求為隸務官且於甲子冬以律



詩試士其命題之意在於欲殲士類有識者所不忍製應試之士阿諛  
迎合巧言邪說鋪張敷衍無所不至以竊科名士林唾罵羞與爲齒况  
試藝之時已不依科場之例請罷其榜廢其人以正科目且金壽卿辛  
殷尹皆以士類又齒朝列至爲堂上而壽卿遭母喪未數月爲兵曹終  
知談笑戲謔無異平日肉炙不熟發怒宰夫及其反正之後又不即反  
服殷尹攀結內人假托其勢攘奪人家略不知懼如此之類不宜玷諸  
朝右汚鱗士風請付有司明正其罪其闢異端略曰 殿下即位之初  
城中寺刹勿令復立外方寺社亦禁重創近日還寺社之田復忌晨水  
陸之齋以開崇奉之端請亟還其 命永絕異端昭格畧星宿廳之類  
並皆革罷其遠諂佞略曰頃在廢朝姜渾以文學著名及在侯舌之地  
專事迎合凡傳旨應製緣飾傳會務於媚悅以固寵幸曹繼衡奴事任  
士洪以媒擢拔交結田同至引入政院房中陰致私款其製革罷弘文  
館文以外藉公論內挾私憾陰中傷人等語爲說以縱諛悅李希輔自  
爲微官因其妻家依附內人緣水遂蒙顯授妖媚暗昧有同鬼域金社  
因緣娼妓媚事與清至以臺官私自獻馬以市恩寵其水 命出獵擅  
殺拔生以爲驅軍期孝曾素以清介立名及至顯達專事阿諛務結權



貴其適咸鏡監司而來親獻良馬與物產之異以帝恩寵且為獄官專  
務嚴酷以毒無辜具壽永以士洪姻家表裏締結多飾美女以進蠱君  
固寵至為八道觀察使韓恂因妹督慎守英得幸為工房承旨允奇  
技淫巧之具營繕建辦之事先意迎合督責太急又自驕倨以至粹曳  
朝官若此之輩邪佞無狀士林切齒不冝一日在朝廷之上以累清明  
之治請一皆屏斥使不得齒列朝者史臣曰時言路久塞人皆以言為  
戒疏中顯斥大臣過矣略無忌諱士氣鼓舞咸曰如此直舌皆在海島  
中國勢安得不殆○傳曰前革除水陸寺陵寢寺內願堂位田還給  
○傳曰擊登聞鼓所訴不實者外擊錚者則其勿治罪○卒未傳曰  
臺諫上疏八條予盡覽之其中不能施行者杜私恩節財用及功臣  
濫爵事也○臺諫合司故曰原從功臣一等陞堂上者請改正且今  
職田尚不足而功臣亦將賜田公田猶當分給况寺社田乎請以此  
分賜功臣慶會樓通望處曾以撤去實起民怨今又不許還構甚為  
不可更曹郎官差執事 先王所以不許者欲杜其漸也請遵 先王  
朝例皆不允○傳曰 成宗朝舊臣金友臣持加一資成淑曹淑沂等  
並除相當實職

前此 成宗朝宰相如有退 老命 沉滯者令細考書啟故主是有是

○壬申傳曰 成宗



昭儀嚴氏鄭氏復爵禮弊嚴鄭皆成宗後官也燕山以構後其母

清寧尉翁主方有司籍其家遑遽祀清寧神主而走其命旌間

祭惟謹及放還又以神主前行左議時朴元宗於經筵啓其

○諫院啓曰醫員金公著高世輔等逢迎廢主進草虫虺蛇以為助

陽之物恣其淫慾至今外方貢獻以致騷擾請治罪傳曰廢主之用處

不可詳知醫員所進亦不詳知不允以申浚為輔國崇祿高陽府院

君鄭眉壽輔國崇祿海平府院君成希顏輔國崇祿昌山府院君朴

安性崇政議政府左贊成盧公弼崇政右贊成張珽資憲河原君朴永

文嘉善戶曹參判洪景舟資憲承政院都承旨柳崇祖弘文館典翰黃

孟獻李世應議政府舍人金彥平司憲府掌令慶世昌弘文館副應教

辛世瑚司憲府持平金世弼李君弘文館校理金綴文副校理金寬安

處誠修撰金乃文副修撰○癸酉聽啓覆 御朝講 臺諫啓功臣

蔭加原從堂上寺社位田臨壓處許民復入吏曹郎官不可差祭等事

諫院又論金公著高世輔等事皆不允○御夜對○甲戌 受常然

御朝講講訖侍講官柳崇祖曰佛出於漢明帝其後迭為盛衰邪說不息

至於吾東方亦有或盛或衰之時 成宗大闢之今若復位田則得無

累聖德乎今命復位田則愚民不知 聖意而將以為崇奉也因此而



避軍逃役者必多其漸甚大雖創自 祖宗不可不革 上曰 成宗亦不廢革予亦非爲崇佛也崇祖曰臣等亦非謂 殿下崇佛也但欲絕根株也同知事金詮曰近者僧徒來禮曹九事必欲一一如前例此雖稱爲 祖宗事臣等知其不經故不從其說然該曹當依典法將不得不得但恐末流之舉難救也領事成希顏曰六曹堂上坐起處有一老漢來告禮官曰水陸諸緣依前題給見其貌則非僧非俗其髮垂眉異服之人也問其名則僧也以此見之則此僧在廢主時隱身長髮生理艱苦及到今日因緣水陸謀欲生生者也豈誠於爲上之事一開其路恐必有漸始雖慎之終或有失况始以不慎乎 即位之初宜辨邪正也侍講官柳崇祖曰彼無識僧徒猶欲爲爲上之事臣等職在侍從如有 祖宗欽享之理何敢言之但水陸等事非徒不經供佛飯僧而後行祭則非禮之甚者也 祖宗之靈曷無欽享之理而僧徒之必欲爲者專爲自奉也希顏曰上行下效自然之理也廢主之時僧徒中外頓絕無所接迹今若復位田則僧道復興而恐小民觀聽爭趨於異端也領事朴元宗曰臺諫之言甚當都城內既無寺社則僧尼往來無所可托一切禁止毋使橫行於閭里尼之作弊尤甚於僧或往來於宰相



之家或出入於宮禁之中因緣爲不經之事請於京城內勿使出入希  
顏曰即位之初言聽計從一如成宗初政故臣民歡欣鼓舞延望太平  
之治願慎終如始金詮曰凡事必慎於小成宗知任士洪之奸而不能去  
之者以爲小也厥初去之則安有末流之弊寺社位田雖似小也必有其漸宜  
痛革之上曰僧家已廢之事亦多此則不可廢也崇祖曰各司自隸羅將  
在逃者甚多番上之時侵督於奉足奉足又逃則延及於切隣其弊不  
貲且才人白丁其所從來臣未之知也其來既久而國家至今不定役  
各其所居官或使之山行或使以皮匠雖十口之家並皆役使既無保  
率而無時休息無暇農作以此貧窮或爲盜賊今可一依軍士給保休  
息使之農作混於齊民元宗曰此言甚當又曰近來各司疲弊故京役  
奴婢功臣賜牌者不得自望然一等之人或因戚屬因緣自望臣五口  
希顏三口已受賜牌以此他餘功臣等紛紜自望者甚多將恐各司疲弊  
難救宜令勿使自望臣等亦當改受傳曰政丞吏曹判書已受奴婢之  
數不多不須改也今後一等外二等以下則各司奴婢勿使自望政院  
啓曰京役奴婢雖一等不過三口自望事立法何如依兄○都承旨洪  
景舟啓豐原尉家舍今者吏曹判書成希顏受賜此家外有垣墻墻內



則撤人家代也此墻勿公和賣並給希顏何如依先史臣曰奪人家代弊政之甚而民怨之極者也正始之初所當先革而為宰相者反請於上踵而行之為大臣者受而有之安於心聞有鄙之○傳曰死囚啓目必於朝啓啓之如田民家產啓目必付朝官然後取稟決折乎入內決折不其可乎其餘未決啓目度數及前例並問以啓政院回啓曰前例則臣等未之詳也但聞成宗初年或付宰相稟決或入內稟決而今則盡付朝官其餘三十餘度也政院若逐日啓之則其決必速不為遲也不必入內也況文書浩繁萬機之暇不可一一經覽○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禁忌臨壓處禁人造家及高世輔金公著等事諫官言之何以處之其問于朴元宗元宗回啓曰臺諫意為禁忌臨壓欲盡禁之臣等所啓則只望見處耳令漢城府更審後斟酌為之何如高世輔金公著非徒蛇虺也又以他術啓之事臣亦聞之未知其詳故未達耳若推問則可知也傳曰宮城百尺之地禁人造家著在大典已造之家雖未可撤未造之地其令該司考審以啓且高世輔等事雖未詳知臺諫言之不可不問其並議于柳洵柳順汀所議略同命依啓○乙亥受常祭○御朝講○御書講○御夕講○憲府啓曰具壽永以椒房至親與任士洪慎守勤連婚出入宮禁得幸於



廢主進私婢思郎寶非盡惑主心及其國事已去懼禍及已使其子又景  
絕婚罪莫大焉請治其罪並不允○諫院啟曰全州府尹申叔根在任所  
妻亡治喪時作弊甚多又於境內埋葬有乖邦憲且不治事請鞠之守令  
子弟成婚者不得率行已有其法近來此法廢弛百姓困弊請申明其  
法傳曰可○御夜對

十一月丙子朔 御朝講大司諫尹喜孫掌令金彥平曰功臣父子原從  
功臣一等官爵猥濫事累啓不允吏曹郎官希望恩數自差祭官雖細碎  
多事冒占官爵之漸不可不杜寺社田若還給則廢寺將復興請革之亦  
不允又啓曰身壽永強奪他人之婢獻之以媚廢主邪佞莫甚及其反正  
畏禍及已使其子絕婚子綾陽尉文環是可忍耶請治其罪 上曰入君逼令獻

之何敢違侍讀官金世弼曰古云放鄭聲遠佞人夫佞人者人主之所好  
從而好之人主之所惡從而惡之以至誤國而人主尚且以為賢不知其  
禍之深也今壽永者正所謂古之佞人也以大君之婿出入官禁媚悅廢  
主私得尤物以中其欲致令敗度罪不可言若以為功臣而不之罪則有  
功有德之人何以知勸必羞與為伍矣 上默然良久曰令大臣議之領  
事朴元宗曰圻內列邑廣州疲弊尤甚請姑革判官 上從之○丁丑



受常參 御朝講○聽輪對 宗廟署令金忠長請減禁標內人民今年田租社稷署令姜玉堅請貢物各以土產分定司醜署令鄭琦請撫恤水軍司醜署主簿禹行言請頒布三綱行實使民講誦昭格署令李允亨請依隋文帝時設義倉○御書講○御夕講○傳曰倭人求請當否其令六曹堂上議之柳詢柳子光金勘鄭眉壽成希顏宋軼權鈞朴安性盧公弼李季男李孫李諱等議對焉島主所請絲紬三千匹此是無名之求在所不從銅鐵公買之請前此累以國法不可輕改不許而今又來請亦所嘗拒然 主上新即寶位宣示仁恩於遠人特賜絲紬二百匹 銅鐵三分之一許令公買使知國家厚意何如 上從之○傳曰驛女嫁良夫所生勿屬驛事其令六曹判書以上議之議啓曰若毀此法則各驛無人可使難以蘇復矣傳曰知道○下憲府啓目及曹繼衡自明上疏于六曹堂上曰繼衡親功臣宰相也何以處之啓曰繼衡可於詔獄推之金社宋仁粹李希輔等令憲府推之爲當傳曰可○下弘文館上疏傳曰其令六曹判書以上議啓領議政柳詢武靈府院君柳子光延昌府院君金勘海平府院君鄭眉壽昌山府院君成希顏禮曹判書宋軼工曹判書權鈞左贊成朴安性右贊成盧公弼戶



曹判書李李男左參贊李孫刑曹判書李諱等議金壽卿肉炙不熟發怒宰夫辛殷尹交結內人攘奪人家曹繼衡交結田同引入政院房中韓恂揅曳朝官等事推閱究實爲當姜渾允傳旨應製緣飾傳會事恐非緣飾傳會閔孝曾清介素著無阿諂之狀其獻馬與物產若緣有旨則不可謂之希望恩寵也具壽永雖是士洪姻家其無締結之狀人所共知其進女事身在戚里爲嚴令所迫不得不爾恐無盡君固寵之情其爲八道都統察使豈壽永所願乎李希輔金祉今方推覈矣傳曰疏論人不允之意言于弘文館金壽卿等命下禁府鞠之史臣曰得坐議席而議姜渾等事者亦有一時逢迎之類寧不愧於其心哉○傳曰各官守令等成雙子女毋得率去事已有法例近來慢不糾舉令後嚴加禁斷○傳曰前日擊錚人勿令治罪今後擊錚者其陳訴事不實則杖八十論罪○傳曰今年年終火山臺令勿設○傳曰刷還韓世忠等野人賞賜事先以諭書下諭其賜物急速下送令全五倫頒賜因三公議也柳洵朴元宗柳順訂等議曰建州人自以刷還韓世忠爲大功而以未受賞憤怨必深當以禮曹兵曹同議之辭急速下諭本道監司令滿浦僉使詳悉開諭分揀功勞高下慰諭分與必得其宜當急遣五



倫使之處置為便五倫又在滿浦備知彼人事情者也○戊寅 御朝  
講持平辛世瑚正言朴光榮以功臣蔭加及寺社田事如前爭之不已  
上曰既言之退去光榮曰 上教雖如此臣不敢退者以其事之重且  
大也世瑚曰寺社位田雖曰 祖宗之事近來廢之久矣非道之事  
也何必復乎○御晝講○御夕講○閔孝曾啓曰臣被駁於弘文館臣  
性本拙直又無才德然固無阿諂之意臣為咸鏡監司時廢主有旨求  
良馬與寶物臣臨邇時文川會寧得馬各一匹富寧端川得非石非玉  
之物上來時不得已獻之廢主時嚴刑重法故欲免罪譴也其在義禁  
府時臣以末官何能自擅况其時無辜被罪者皆出於春秋館日記其  
時春秋館若有闕如陰險任士洪者差之則臣恐士類一網打盡故請於  
吏曹使不得擬望 傳曰召孝曾以所啓狀還給○己卯遣進賀使邊  
脩賀冊封 皇后○御朝講參贊官李胤曰甲子冬應試之士雖曰  
隨題製之其題曰盡誅釣名斯剪群邪其時被誅人皆一時之傑也而作  
詩曰竄殛四凶深世憤殲除五鬼協人心又曰漸臺已戮謙恭恭漢殿  
寧容布被弘豈可以此一時之傑比之於如此小人輩乎况其時有識  
之儒則見題不作曰作此詩何面目見一時之傑於地下乎昔宋之元



祐賢士目爲黨人作碑刻之石工不忍焉曾謂儒生反不如石工耶請  
罷榜以正士習 上曰舉子緣題意製之非其過也故不允○臺諫台  
司啓曰具壽永在廢主時闕內密教之事臣等未之知也但此則非如  
採紅採青之例壽永所進美女思郎推問之則乃曰於我隣家設宴處  
壽永亦以客來察見我而問名翌日送奴馬招致於其家而因進於闕內  
其一時入內吹笛女寶杯亦是壽永所進也以此見之則壽永不待君  
命而私自獻女以希恩寵可知且臣等伏觀弘文館疏辭皆是正論不  
可不從但凡事之是非 聖上既不斟酌然不自爲聖而必問於大臣  
大臣則不願公論而專務私情是亦欺罔也其中具壽永姜渾閔孝曾  
等諂佞之事不可不推而大臣皆釋不論亦可推也且甲子冬試士時有  
識之士則或有不入試者或有雖入而見題不製者然則其應試之士  
用心之鄙陋槩可知矣雖不罷榜請罷其職使不齒於顯職且近年以  
來言路閉塞臺諫囊括不言 殿下非不知也而昨日乃傳曰寺杜田  
等前無臺諫而不言耶自古非無諫官也然諫官之言不言在君之  
不聽如何耳况今新政之初固當求言如渴猶恐臣下之不言教之如此  
可乎且近日臣等所啓不即可否朝啓至午午啓至夕始有可否臣等



不勝欽望皆不允○秘書講○晉川君姜渾啓曰臣在廢主時為都承旨廢主允命題應製必先言鋪張令臣製之臣不敢違忤其旨但題意非自出已意甲子以後應製者有不從上意則必以逆命論之臣何敢違之允有承傳亦如此耳然弘文館以此駁之不可列於朝行故請辭職傳曰政院允傳旨應製一從上意非諂佞固寵也其勿辭○秘書講○下素屏于政院其令弘文館寫古人勸戒可鑑之事以進○庚辰御朝講司諫李世仁曰功臣父子蔭加原從功臣一等堂上官爵猥濫等事累月論啓至今留難臣等失望頃事朴元宗曰弘文館上疏收議時臣未及見之然廢主時以娼兒進之者初則任崇載也中則慎守勤也終則具壽永也臣聞此而已弘文館臺諫言之豈無聞見乎且姜渾之潤色孝曾之河諛臣則未知也然此二人前則有名望今則為人所譏不知其何故也然臺諫論執不止雖不可以無形之事推之降其職秩以副臺諫之論何如皆不允元宗曰近年外方民戶以城軍等事赴役於京中受債甚多到今聞之則本主徵督太甚民戶不得安接限來秋以本數還徵毋令加倍如有違者痛繩以法事行移八道何如上從之世仁曰近年以來邊圉虛踈南方尤甚慶尚全羅道境連倭人



沿海守令專不擇差或以南行差之防禦之事專未措辦近者柳軒金良輔等亦遇害請於沿海各官以有才略武臣有將才文臣交差上願謂朴元宗曰此言何如元宗對曰世仁之言是也臣嘗為慶尚道節度使今已十餘年其時三浦倭人繁盛今必尤甚我民則困於賦役如有不虞之變則必捲土而來不可不慮且北方人民亦為困弊民間無有牛馬者如有緩急之事則必無騎馬之兵臣亦每念及於此未嘗不寒心上亦不可不重念○元宗退賓廳啓曰功臣奴婢以收貢奴婢賜與勿給各官奴婢事判下然收貢奴婢亦是公賤何必一於收貢奴婢乎且以各官奴婢賜與亦有前例然一以各官奴婢則各官亦疲弊請令收則五名郡則三名縣則二名望呈事立法上從之○御書講○傳曰罷榜事弘文館臺諫皆言之其令六曹參判以上曾經政丞議政府府院君以上漢城府堂上等會議于賓廳領議政柳洵武靈府院君柳子光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綾川府院君具壽永高陽府院君申浚迺昌府院君金勘海平府院君鄭眉壽昌山府院君成希顏左贊成朴安性右贊成盧公弼左參贊李孫禮曹判書宋軼工曹判書權鈞戶曹判書李季男刑曹判書李諱漢城府判尹田霖吏曹參判柳



應龍兵曹參判許誼禮曹參判金詮工曹參判柳濱等議甲子冬試士  
時無科舉之規而有似殿試之例其題廢主自出而試官亦往來科次  
初以爲非科舉也况其作詩者過情宜罷榜傳曰旣曰科舉則罷榜勢  
難其以作詩已甚者抄罷何如政丞等啓曰上意如此可謂不輕絕  
人也然取人不以法非科舉之例題意旣爲無道而製詩之辭亦已甚  
且抄罷爲難莫如罷榜傳曰吾意雖如此詢謨僉同依所啓罷榜○政  
丞等啓曰戊午年罪人緣坐者依甲子年罪人緣坐例擇用事前日有  
傳旨臣等未及啓之戊午年緣坐人令吏兵曹隨才叙用傳曰可○教  
使曹漢孫等十九人以潛邸里閑原從功臣追錄事傳于建議大臣○  
徐文講○傳于禁府曰囚人等或一二朔或三四朔滯獄者多宜速分  
揀史放又傳曰金壽敬辛殷尹曹繼衡韓恂等其保放推之辛巳臺  
諫合司啓曰功臣蔭加原從功臣一等親授堂上寺社田姜渾閔孝魯  
具壽永等事論啓已悉不可不聽納上不免又上劄曰臣等將功臣  
父子加原從一等加及寺社田姜渾孝魯壽永事累瀆聖聽而迄未  
蒙免臣等不勝缺望臣等竊謂名爲靖國者非盡有功或因父兄或因  
朋舊或以戚里其竊寵極矣而又爵其父子是僞濫之極也不特此也



原從一等事至四百餘人而親授通政以上階者又百有四十餘人皆以無功而濫受 殿下因公議令改之而其不改者尚多此議功大臣

用情之過也寺社田雖曰 祖宗未革是實非道 殿下中興在所當

革况廢朝所已革而 殿下忍復為之乎壽永之進女豈迫於威令乎

先意逢迎以盡君心終至於不可救誤國之非與士洪父子同科士洪

既伏其辜壽永不可獨免華渾孝曾非壽永之比粗知事理而亦且逢

迎已不為公議所容目為諂佞豈可得居顯地凡此數事皆新政害治

之大者也臣等伏閣累月 殿下執之不回非徒納諫之量不洪臣等

恐國事將自此而日非矣伏願 殿下留意焉不允○傳子司饗院曰

依 成宗朝故事每一瓶臨一缸快脯三十條賜弘文館○豆毛浦亭

廢主 命賜齊安大君瑄○壬午臺諫合司將功臣廢加原從功臣一

等親授加寺社田具壽永閔孝曾姜渾等事啓曰此乃妨政害治之大

者之宜即聽納而臣等伏閣累月未得蒙允若四方聞之則誰肯進言

乎三不允○御晝講○御夕講○喬桐守直將金良弼軍官尹龜瑞

來啓曰山君得疫疾甚苦非徒不能飲水亦不開眼云傳曰可救之

藥問于內醫院且議三公遣醫救療○傳曰彰義洞等處廢朝時撤去



人家皆許遂造○癸未臺諫合同啓曰臣等將前陳數事累日啓達而  
不已者以其事大關治亂不可不聽納不允○喬桐守直將金良弼軍  
官具世璋來啓曰初六日燕山君因疫疾而死臨死無他語但欲見慎

氏慎氏即廢妃也

上悼之

命遣中使朴從生致慰仍留監葬傳曰燕山君

以厚禮弊之且令議政府專敷府院君以上曾經政丞六曹判書漢城  
府判尹禮曹參議以上議之領議政柳詢武靈府院君柳子光左議政  
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綾川府院君具壽永高陽府院君申浚延昌府  
院君金勘海平府院君鄭眉壽昌山府院君成希顏左贊成朴安性右贊成  
盧公弼左參贊李孫工曹判書權鈞禮曹判書宋軼戶曹判書李季男刑  
曹判書李諷漢城府判尹田霖禮曹參判金詮禮曹參議朴義榮等議  
啓曰燕山若喪事宜用王子君禮 上允之詢等又啓曰停朝市事不  
可舉行而墓直亦可無也傳曰停朝市無乃可乎墓直亦不可定耶政丞  
等啓曰自古見廢之主或有勢所不得已者燕山君則不然雖曰封君  
其罪非徒關係 宗社上得罪於 先王下得罪於臣民而停朝市  
則舉哀也於情禮不合故不可舉行且墓直則於公議亦為不可傳曰  
停朝市墓直等事不可違禮令其官禁火禁伐且遣禮官與本道監司都



事斂葬諸事曲盡措辦用王子君禮不葬于江華隨行侍女服喪三年  
隨行房子服百日朝夕上食朔望奠百日而止隨行內官限百日相適  
往來以淡服行祭 上亦進素膳停經筵○甲申政院啓曰燕山君葬  
之以王子君禮則不可進素膳九事必合於情禮然後可爲也 上體  
未安豈可進素膳乎傳曰三日素膳其亦不爲乎○傳曰修理慎承善  
之家令慎氏燕山也移居以嬪禮支供○臺諫合同啓曰具壽永事臣等  
若不詳知則何敢累瀆乎臣等拿致事干人推問知其實故敢啓耳且  
臣等固宜緘問壽永推考請罪然侍從之臣已論於疏而他人則命推  
之獨壽永則不推故不得不更啓且寺社田雖曰爲 祖宗陵寢而設  
亦是左道也各處陵寢既有官負又有守護軍雖無寺社何害焉請勿  
復其田傳曰壽永在法重之時不能違令非阿諛也寺社田自 祖宗  
朝有之非我創立也然以卿等言既減其半雖曰左道亦是爲 祖宗  
事也不允又啓曰廢主時採紅進女非一而獨論壽永者必有他意而  
殿下留難不允故臣等慮或未詳知之推問事干人則其情已露其爲  
進女非因上命也乃自獻之若推問壽永則必不能掩矣且寺社田雖  
曰自 祖宗朝有之其廢革已久而 殿下復之則後世安知不以



殿下爲開端不以 殿下爲崇佛乎古人曰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雖曰先王之事如其非道則不可一日而不改也傳曰已知予意不見更啓曰臣等數朝廢事而敢爲啓達者以其事之大也况 殿下不納諫則誰肯進言而凡事於何聽聞乎臣等未知國家終何如也不見○乙酉李希輔以攀附內人發明之意上疏下憲府憑推○臺諫合司啓曰近來臺諫之不言民怨之未伸 殿下所洞知故即位之初臣等意謂殿下無言不從雖使掌務官入啓必爲曲從今者伏閣累月專不聽納大小臣僚安知今日之如此也功臣等雖曰有推戴之功天命人心已屬於 殿下事成於一日之間何有功勞也然則 殿下不可以彼謂有功也其爲功臣者亦不可自謂有功也而令者反爲濫職其可乎寺社田雖曰自 祖宗朝有之既是非道革之可也非道而不革則不可謂善政也具壽永之罪甚大以功臣宰相不之罪則必無懲戒之心又無忌憚之意犯罪必多矣自古功臣驕縱未有能保其終者壽永 殿下既知其非而猶曰法重之時不能違命也此臣等所以缺望也臣等職在言責未能使 殿下納諫實是臣等不堪其任之致乃萬世之罪人也茲不能安然在職請辭職呈辭職狀而退 命牌招之傳曰豈可



以此辭職其勿辭職所啓之事不允更啓曰臣等為 殿下耳目之官見 殿下所失而未能規正不能安然在職且壽永之情狀已悉知之不可不罪寺杜田實是異端之事皆非細故也亦不允○丙戌臺諫合司啓曰具壽永無上教而自進羨女邪諂之狀臣等已推闕啓達而 殿下猶曰有君命非自為也又傳曰功臣宰相不可罪之若以功臣宰相而不之罪則其能懲乎寺杜田雖曰 先王之事 先王之事有可法者有不可法者此則異瑞之事固非可法也臣等職在言責不能得其職故辭職則 命召復職而又不允俞臣等缺望上不允辭職而退○御畫講○傳曰判決事及濟州牧使不拘三負以文臣正凶品以上可當人負廣選注擬○傳曰卒嚴貴人鄭貴人燕山三年祭物磨鍊題給○傳曰卒安陽君鳳安君依桂城君全城君例各米太并五十石紙一百卷正布三十匹白苧布五匹木縣五匹石灰三十石真油七斗五升清蜜五斗題給廢主時以非罪竄死者鳳安君惟安陽君忻牛山君踵同知中樞府事表泐沫叅判曹偉權柱觀察使南宮璨叅判李昌臣或殯于謫所或有還葬故鄉者皆遣官祭之奉判書李世佐亦以禮改葬○御夕講○丁亥臺諫合司啓曰臣等職在言責見 殿下所失



累朝啓達而殿下重其罪一戚里宰相輕公論諫官之言臣等其能  
安心在職乎請罷臣等之職再啓不見○御書講侍讀官金綴文檢討  
官金乃文曰近者臺諫論事累朝伏閣不得蒙見臣等未知何以也具  
壽永邪諂之狀寺社田異端之事臺諫言之而不得見納辭職而去則  
恐四方聞之必以為言路塞也上曰具壽永有上命不能違也寺社  
田為祖宗陵寢事也不見乃文曰成宗朝既罷祝壽齋又革度僧  
之法是乃痛革異端也寺社田雖於廢朝革之亦由成宗痛革之致  
然也上曰度牒則僧尼之事而寺社田為祖宗事也不見○司諫  
金末文啓曰臣以外官今為本職雖未行相會之禮不得不獨啓近者  
臺諫初以六事論啓而累朝不見故擇其尤甚如具壽永寺社田等二  
事啓之而未蒙見具壽永之事極為阿諂不可不罪寺社田乃是崇  
奉異教皆闕政治之大者也不可不聽納不見○御夕講○領議政柳  
詢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訂左贊成盧公弼右贊成朴安性左參  
贊李燕武靈府院君柳子光綾川府院君具壽永高陽府院君申浚延  
昌府院君金勘海平府院君鄭眉壽昌山府院君成希顏等以命牌會  
賓廳傳曰昨日之政戊午年正犯人與緣坐人並皆贈爵此事予未詳



知然嘗聞言及於世祖時事若然則並與正犯人贈爵無乃不可乎  
其緣坐人亦有親疎遠近此可分下其各議之且欲見其時推案於公  
議何如柳詢朴元宗柳順汀申浚金勘鄭眉壽成希顏等議戊午年被  
罪金駟孫權五福權景裕於史草觸犯先王之事今不可贈爵但其  
所犯只坐其身宜矣而其時以大逆論定故遂用緣坐之律用刑過重  
駟孫等所犯只是言語文字耳緣坐之律初不當用且其緣坐之人廢  
銅年以宜蒙原宥况今新政普施仁恩收合人心之時不問親疎遠近  
隨才錄用為當朴安性盧公弼李孫等議金駟孫等史草觸犯先王  
時事其罪應死然其所坐只言語文字間而非干謀逆則論以大逆遂  
用緣坐之律似為過重駟孫等正犯人則固不可封爵其緣坐人並通  
仕路何如仍啓曰推案則其時即入內裂破別為成冊內藏不出柳子  
先啓曰臣等戊午年為推官故今不議傳曰依所啓史臣曰子光至今  
不被天誅天道未可信耶將待罪惡之積耶○議政府啓曰柳崇祖於  
判決事之任甚當然精通經書合於經筵官以閑官相換之無任經筵  
官為便工曹參議宋千喜亦於判決事之任可當者也請相換傳曰  
柳崇祖超四資者專為掌隸院也若以工曹參議相換則臺評以為何如



更啓曰 上教允當然柳崇祖非徒經學精通其行亦高年又高矣非  
如新進之類且經筵之任非人人所能堪則有何臺諫之言傳曰可○  
戊子 御書講侍講官成夢并檢討官李思鈞啓寺杜田事不允○御  
夕講○已丑 御書講侍讀官金安國檢討官安處誠啓寺杜田革廢  
事不允○御夕講○庚寅 御書講參贊官李胤檢討官金乃文論寺  
杜田革廢事不允又啓曰近日數輟朝講大臣臺諫稀得進見請於書  
講時令臺諫大臣侍講 上曰當與大臣議之○御夕講○憲府啓曰  
人主法令一定則下民信之至廢朝 祖宗之法一切紛更民不知所  
從當新政之初要須法令定一示民以信比來功臣奴婢賜給事或官  
奴婢或收貢奴婢或府以上五口郡三口縣二口紛紛不一此必大臣  
啓之也大抵息數自上而下大臣無謙讓之心而如此冒啓請推之以  
收貢奴婢給功臣傳曰當更問諸大臣豈可以此罪大臣乎○辛卯傳  
曰弘文館副提學李胤所啓書講時大臣臺諫八侍事其令三政丞議  
之政丞等啓曰大臣臺諫於書講入參古無其例然弘文館所以言之  
者以 即位之初大臣臺諫接見稀疎故云耳若 上體不平久未御  
朝講則於書講入侍不妨也當以 上體和不和斟酌也近若可御朝



講則不必於晝講入侍傳曰姑待三四日欲御朝講耳○御晝講○御  
夕講○諫院啓曰特進官以備顧問必慎其選今姜暉閔孝曾既為公  
論所駁田霖柳應龍金俊孫沈光輔等亦不協物望並皆當改且曹淑  
沂為慶州府尹時於連境彥陽清道兩地本無一畝田一口賦獲而廣  
占農家建置大家專由近年無公論乘時為之不可不罪非徒此也宰  
相朝士守令等其於所不當為之處濫占農場若令各道觀察使推之  
則可知也皆依允○政丞等啓曰先王史則以實錄稱燕山史則不  
可以實錄言以日記修撰稱號設局以大提學全勘為監春秋館事專  
掌編修臣等亦往來檢察又啓曰各司自隸維將在逃者督現於本鄉  
兩一族切隣皆被侵督不勝其苦並為逃散一里皆空其毒慘矣不緊  
各司則於元額減數不須充數而殘弊已甚如永平等官則移定於他  
官事與兵曹同議磨鍊救弊何如傳曰可○壬辰御晝講○御夕講○  
傳于戶曹曰往年未納倉穀京畿忠清全羅黃海咸鏡平安道丙辰年  
以上慶尚江原道癸亥年以上其令蠲減○傳于刑曹掌隸院曰咸鏡  
道六鎮平安道江邊七邑奴婢勿令為功臣奴婢及丘史事前已下教  
矣右兩道各官奴婢並勿賜給且黃海道各官奴婢亦勿令為丘史其



餘節目依前教爲之○癸巳 禘書講侍講官崔淑生侍讀官金安國

曰即位之初下闢邪扶正之教臣等意謂將見至治而近者臺諫侍從

以寺社田事累瀆不允此乃關於治亂興亡之事不可不聽納臺諫辭

退者言之無益故也廢主使臺諫杜口此 上所親見也 上曰自

祖宗朝有之故不允淑生曰 祖宗之良法美意則遵而行之可也至

於異端之教即位之初若不痛革則如淫聲美色終必駸駸然入於其

中矣安國曰臺諫豈無可言之事然以此大事啓之而不允故不言耳

若以不聽諫言傳之萬世則萬世之後以 殿下為何如主也淑生曰

世宗命創內願堂黃喜率百官立庭七日者以其大關治道也 世宗

之不允亦是所失也近年寺社盡撤僧徒頓絕若因此而深闢之則異

端終必革矣 上雖曰不爲崇佛若復寺社田則寺社必復立而佛道

必盛行矣 上曰非我創始既載大典而 成宗朝亦有之不可革也

淑生曰奉先思孝何必邪道乎況朱文公家禮亦曰不作佛事何必以

邪道爲奉先乎今若不先闢邪道則新政之累莫大於此不允○甲子

年罷擢及第崔世節等上疏曰臣等登科出身雖無尺寸之效備負於

文班其所踐歷亦云久矣今者罷擢收職遠爲一布衣之士欲著儒冠



進於學宮則爲後輩之所譏笑欲退而伏於田畝則永爲明時之棄物此臣等所以日夜蹙蹙叫九閭而無路也若以臣等之榜爲非科舉之例而罷焉則臣等竊有悶焉其時成均館四學儒生及朝士赴舉者無慮一千餘人書其名於冊前期一日四館及義禁府司憲府嚴其搜挾呼入殿庭命秩高宰相爲讀卷官試取又取武科金胤禧等十四人則其以別試例取之也審矣且以臣等之製爲迎合則臣等之感滋甚大抵題書善惡舉子所不暇論而隨其題意引用古事鋪張製述者舉子之事也臣等雖無似以白面書生一朝試藝豈必欲迎合以媒進用乎若當時裂儒冠逃於山林則已矣若以儒爲名入場屋赴試則其不作者將有罪焉臣等之採綴古語強爲應製者豈必欲中科者哉亦出於偶然爾且臣等之以誅四凶王莽爲之說者豈指當世之士而言哉亦取古語之近於題意者言之耳如是偶然中科而以臣等爲迎合豈臣等之本意哉幸今遭遇 聖明沐浴新化人人皆欲出而奮庸臣等十人入以無罪廢棄不得瞻望天日其爲冤夫豈少哉伏惟 殿下察臣等抱屈之情憐臣等籲呼之意俾臣等伸其幽枉則非徒臣等之幸於國家取士之義幸甚傳曰己齒大臣議定不可復改其留政院○御夕講



○甲午御書講檢討官李思鈞曰廢王弊法雖命盡革外方守令等其時貢物至今督納上雖有恤民之心而奉行者如此故下民未蒙實惠若遣御史問民疾苦則守令等必不得恣行不義矣雖有驛路之弊不可不遣上曰御史發遣事成宗朝有之近年驛路彫殘雖似有弊當與大臣議遣○柳文講○憲府啓曰私魚箭則收稅納官官魚箭則進上封進皆關於國用今賜與宰相甚不可也請命還收且廢朝各道魚箭多屬內需司內需司委差等往來作弊甚多請令并屬本道觀察使考察封進且如歲時逐疫則猶之可也觀儻則雜戲也而絃手才人出入官禁事涉褻慢不可觀也不見○京畿觀察使尹金孫啓曰青溪山山麓鬱密為盜賊藪請令伐木疎通傳曰可○柳洵議近年病民之事固多新政之初幾盡革去然守令或有不能奉法因仍病民者分遣剛明朝官糾舉為當朴元宗議新政之初遣內臣于諸道糾察守令萬戶等不法事為當但驛路疲弊如貢物蠲減後仍收斂犯法守令等摘發馳啓事各道觀察使處下諭何如柳順汀議近日貪殘守令已議汰去然豈盡去之其間不無恣行不法者有時遣御史摘發其奸治罪為當從柳洵議○傳于戶曹曰畿甸之民近甚困弊流離失所時未



安集本官糶米田稅則已矣癸亥甲子兩年京倉糶米近姑勿督以待  
 丁卯年秋成納之○己未御晝講○御夕講○憲府啓曰昨傳曰內  
 需司所屬魚箭皆國用云雖曰國用魚箭者收稅補軍資不可屬內需  
 司且內需司亦可罷也委差民間作弊尤甚此安用為並宜罷之歲時  
 觀儺戲事絃手才人出入宮禁甚不可請罷之荅曰觀儺雖戲亦是古  
 事魚箭事亦不允○命遣御史于諸道○丙申 御晝講侍讀官金世  
 弼曰 太宗不事佛道而乃傳曰山陵吾所安神之地勿令創寺此  
 乃 宗祖之良法美意也宜以此為法不可以邪道為法也且上既知  
 學校之為重而 命修成均館可謂美政矣然其修理處不多而累  
 日不畢是何故也 祖宗朝或命官考儒生之多小察儒生之供億或  
 進殿講或命製述其為勸獎之方至矣今者曾不留念於此而以寺  
 社田之復為先誰謂 殿下能辨邪正也 上曰雖是異端之事累代  
 有之非我創立也成均館修理事前問兵曹則以軍人不足未畢云予當  
 更問之世弼曰詩張虛辭惑人之甚者異端也若少惑於此而不以為  
 恠則其害無窮矣况我 祖宗或崇奉或不崇奉何必從其崇奉而  
 不從其不崇奉乎 上曰非他也為 祖宗事也○傳曰文臣賜暇讀書



前例及選擇文臣儒生等殿講節目磨鍊以啓○御夕講○憲府啓曰  
魚箭事招內需司官負問之則曰平安黃海道魚箭則九月忠清道魚  
箭則十月並皆勿屬內需司有傳旨云故臣等不更啓但魚箭則國用之緊  
而又補軍資不可輕易賜與也且觀儺雖曰古風非徒無益而褻慢莫  
甚絃手等尤不可親也諫院啓曰觀儺乃是雜戲臣等初聞憲府  
啓之意謂必即聽納而至今留難臣等未知其故且絃手之輩尤不可  
出入宮禁使人心流蕩莫此爲甚不可以一日之事而爲之也傳曰魚  
箭則非國用魚箭也乃唐陽尉在 成宗朝受賜而廢王奪給慎氏今  
可還給唐陽尉也朴元宗所受乃任光載魚箭也且觀儺雖曰雜戲亦  
是古風况見之者豈皆爲流蕩乎歲時索寞故自古爲之非是貪玩也  
然當議諸三公處之○正朝使韓恂到義州痛苦未得越江 命遣醫救  
療以武陽君柳房代之史臣曰房子光之子也恂行同禽犢兩人迭爲  
專對之任一時傳笑○三公議啓曰廢朝觀儺時雜戲與女樂等事大張  
觀之其為淫亂至矣以臺官有懲戒預防之意而啓之其言亦是然自  
祖宗朝以來有之而乃一年一度事也不須廢也但從儀軌不可大  
張且此事非徒 上見之也如三殿近處絃手才人等雜戲無所不至甚



為褻慢傳曰觀儼雖不永廢今年則國家被弊而臺諫又言之限今年權停○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落曰平安道觀察使安琛以為功臣奴婢與伴人 祖宗朝則不以本道人望呈而今者靖國功臣等紛紜爭執至於狀啟臣等不勝惶恐臣等初以兩界為邊方而考前例則於兩界中內地各官多有受出者故臣等亦欲為之而臺諫言之觀察使又以此書狀恐 上以臣等為無例而妄濫也然今更考則自靖難功臣而後皆有之且順汀為平安道觀察使時功臣奴婢推刷啟聞其啟聞必在該司矣今監司書狀臣等未知何故必是監司不詳考臆度妄啟也固宜推問且兩界伴人本無為之者而今監司書狀如此其所紛紜爭執者姓名並推問何如傳曰平安監司推問如有伴人爭執者亦治罪以崔世節等上疏議于大臣朴元宗議甲子年罷榜事前已議啟更改似難但世節等備負文班歷踐既久而一朝還作布衣之士不用於 聖明之時其冤悶則果如陳訴柳順汀議世節等試取時臣在外未知試取節目前日收議時有云世節等所製非特專事迎合初非以科舉之制取之故罷榜事議啟今觀疏語若其時嚴其搜挾以科舉之制取之則只以兩製為迎合而至於罷榜似涉曖昧除罷



榜只勿叙顯職何如柳詢朴崇質柳子光具壽永申浚金勘鄭眉壽成  
希顏等議略同議入 命還賜世節等及第史臣曰甲子榜時稱聯句  
及第議罷未久旋生他議惜哉○傳于戶曹曰畿甸之民近甚困弊  
流離失所時未安集癸亥甲子兩至京倉分給之穀待明年秋成收納廢  
主時政亂賦重徭役繁興畿邑之民又困禁標撤家流移死亡殆盡反  
正之後還集者少而又被逋租之督不能安業故有是 命○丁酉  
御書講○臺諫啓曰甲子榜事大臣前則議曰可罷後則曰不可罷以  
一事而旬日之間前後議異自 上何所信而行之也甲子榜非科舉  
之例而題若無謂則不必作也況今既被公論之非則其為舉子固宜  
退縮乃靦面上疏用心甚陋請推問以正士習傳曰大臣初議則不知  
科舉之例而後則知其一如科舉之式而議之也且舉子不得不隨題  
意製之不必追論○御書講○以柳崇祖為工曹參議兼經筵參贊官  
○戊戌御書講○命申明決訟定限之法以訟官多滯事故也○御  
書講○臺諫請推議甲子榜大臣且舉子等請勿齒仕版以正士習不  
允○已亥御朝講掌令金亨平獻納康仲珍請罷甲子榜特進官柳濬  
曰科舉不可私也其特試官皆退宿私家大非科舉例臺諫侍從之言



是也領事成希顏曰鄭誠謹孝行一國皆知之然廢主欲殺而合百官  
議之皆曰可殺莫敢難之况人主命題而為舉子者其敢違乎仲珍曰  
廢王之時滿朝群臣皆詭隨苟合獨金處善以直言死權達手妻以貞烈  
死如此之人可廢獎以勵士風即位之初宜褒善貶惡請罷其榜黜其  
人以新士習不允○庚子 御朝講大司憲李繼孟司諫金末文請罷甲  
子榜不允末文曰近來言者盡被誅士氣摧挫故無公論請護謫死者之  
喪以勵士氣從之○御書講○遣史官視刑獄以隆寒也○傳曰今之  
繫獄者辭連甚多而畢推無期如事在赦前可勿聽理者其議之非徒  
內人與清事干也允雜犯並議之且律外全家入居者及被罪人并考  
本律柳洵等議啓曰今當冬月固當恤刑而况今蕩滌之時亦當速決  
雖在赦前如據奪之物不可不推還其本主而亦不得已刑推也其罪  
則當以赦前棄之可也外方亦當通諭又啓曰惡米犯禁本律則或答  
五十或杖八十全家入居過重今可還放且崔得生在廢朝作亂已甚  
或歐兩班其犯至重不可放也○傳曰田鰲孫崔得生等入居已久而  
本是律外罪也况此二人亦已懲戒放之何如柳洵等啓曰大抵全家  
入居非徒懲戒亦為實邊不可輕放如惡米犯禁則本是女人之事而



只三四升之米也不當入居誠為可放崔得生則雖曰律外舉朝皆知其為民之害故必使之入居雖無罪之人勒令入居以實邊方況此大罪人乎傳曰允入居雖曰實邊其以輕罪全家入居誠為可憐其議放○臺諫啓請治甲子舉子不允○命以三公一負差掌樂院提調從成希顏之言也○命放惡米犯禁全家徙邊者及田鰲孫等○辛丑 御朝講持平宋欽正言朴巨麟請治甲子舉人不允○南原府使申公濟拜辭上引見詢以治民之方○御晝講○濟州牧使 命依舊例給衙祿○壬寅領議政柳詢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武靈府院君柳子光啓曰聞昨日臺諫以甲子年罷榜之議前後不同指臣等無廉恥云柳崇祖亦以為觀其跡則似有情臣等安得覩然在相位中請避嫌且有言崔世節等持上疏請托云必有所聞兩言之請推之子光獨啓曰初聞崔世節詩曰漸臺已戮謙恭恭漢殿寧容布被引又聞非科舉之例故議以為可罷後見崔世節上疏自明甚當故如此議之大抵其時事不可追論傳曰大臣之議初以為非科舉例故罷之為宜及見疏始知一循科舉之法故議之如此有何過乎其勿避之柳崇祖為經筵官若問其言則恐妨言路○傳曰弘文館已復設矣其該用雜物重數備給成均館



東西齋明倫堂東西夾室正錄廳享官廳等其速畢修理○癸卯傳曰獻  
納康仲珍所啓校理權達手妻鄭氏事更問以啓仲珍啓曰鄭氏聞夫  
被誅自尚州來于咸昌姑家其姑勸以粥答曰吾夫已死生而何為  
勺水不入口而死○臺諫請治甲子擄人勿齒仕版不允○甲辰 御  
朝講劫義成兄祖正言朴光學請治甲子擄人不允

十二月乙巳朔

受朝賀

御朝講大司憲李繼孟大司諫尹喜孫

請治甲子擄人以正士習不見○御晝講○左議政朴元宗右議

政柳順汀吏曹判書成希顏等啓曰柳濱李顥金駿孫等被罪在全

羅道知國事已去民心所屬欲推戴 主上使玉果縣監金漑傳檄

于京師未至聞 殿下登極而還其事機不謀而同然則中外協心

推戴於此可見當大書史冊故來啓其檄書曰恭惟我 太祖康獻

大王艱難創業以遺子孫逮我 世宗德教休明政化大行禮樂文

物煥然日新及我 成宗一遵成憲節用愛人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

為富寬厚待民恩愷待士崇文尚武文武並用人樂為用咸尚名節

民安物阜躋世界平大平之治於斯為盛惜其不享遐筭遽有鼎湖之

悲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號哭深仁厚澤浹於人心故也不意嗣君繼

繼



體盡變 先王之法暴虐無道惟日以滋 父王後宮杖而殺之翁主  
王子流而殛之臺諫之言事者竄之誅之戮辱大臣賊害忠良父戮則  
子及子戮則父及兄戮則弟及弟戮則兄及相收司連坐甚於秦法死  
者竄者不知其幾而皆非其辜焚人之塚禍及枯骸頭骨相懸於藁街  
暴屍長留於市肆寸斬之刑碎骨之辟此又何等刑也奪人之妻妾恣  
行淫慾破人之廬舍以廣苑囿 先王陵寢盡為雉兔之場先聖祠廟變  
作熊虎之圈政在宮闈名分紊亂用度無節公私虛竭徵歛無藝民不  
聊生扶老携幼流亡相繼不特此也宗室兄弟之妻逼令相奸彝倫已  
斁人道滅矣至於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而忍短其制父母忌日君子終  
身之喪而亦皆罷之是乃謂祭無益自絕其祀也嗚呼 先王在天之靈果  
安所享乎言念至此不覺痛哭其他土木之役聲色之好臺池游畋之  
娛禽獸花卉之翫難以覩縷而昆蟲草木昆蟲不得其寧焉貫盈之罪浮  
於桀紂自古亡國之君未有如是之甚者也生民一時之苦姑不足言  
大位奸之窺也萬一窺覩神器者一朝遽起則厭若思安之民必響應  
而影從矣易姓之禍亦可虞 成廟二十六年之間禮接卿士培養  
忠義者正為今日也其逮事我 成廟受厚恩荷寵眷者坐視社稷之



亡而忍辜二姓乎 成宗在天之靈應與泉下舊臣已議陰誅且怨在  
朝公卿大夫苟容身不念舊主之恩也 晉城大君諱 成宗大王  
之親子也賢而有德中外屬望謳歌所歸舍此安仰茲以 成宗舊臣  
某某等欲推戴 晉城某月某日舉義兵移書諸道約日聚京師在朝  
三公六卿凡百執事速宜推戴以扶 宗社之危以據人臣之憤如不  
得爾則共謀保護以待義兵之至晉太公相武王伐紂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當是時武王以異姓革命人心助順尚且如此今此之舉推戴  
成宗親子應天順人誰敢有異議不然有奸計者自有朝廷之議不以  
戰爭為事故不甲冑不弓矢所恃者人心所據者大義耳如有奉亂命將  
兵以禦者攻于後以北勢所必至各宜小省毋貽後悔○御夕講○傳白  
原從功臣私賤者削去若以承傳等第者則毋得削去○丙午 御朝  
講獻納康仲珍持平宋欽請治甲子榜人不允大司成李坵曰學舍類  
廢未畢修理故儒生等雖欲居館不得也且今見習俗則徒尚詞章不  
事經學勸學之條請商確更定 先王朝擇師儒次次陞叙不叙他職  
今可申明此法從之侍讀官柳崇祖曰在 祖宗朝或以政丞或以有文  
名宰相擇差館閣堂上出入成均館或製述科次或講論經學故儒



生欽慕勸勵今亦當依此法且廢朝設儼禮雜戲才衣服皆令市人備給其弊多矣內農作之設欲使人君知農事之艱苦也農事艱苦未及知而市人先困弊莫甚焉 上曰儼禮已令勿行內農作若有弊則亦可停也史臣曰內農之設其意深矣備耕耘力役之狀欲使人主知民事之艱難雖不以時臨觀未爲無助况亦有臨觀之時乎崇祖愛其費而請革大失之矣○政院啓曰江城正堅孫沮抑其三寸平城都正妻蔡氏使不得服喪罪關綱常不可輕議請以重法論之傳曰其收議○鄒晝講○傳曰前者館閣堂上及他司當堂上抄啓輪次進成均館每朔三旬或講論或製述勸課儒生令大提學與禮曹堂上議崇學節目以啓○御夕講○丁未 聽朝啓同副承旨李惟清啓咸鏡道野人牛馬賊金俊山全都致罪當處斬 上曰僉意何如右議政柳順訂曰事狀明白當依律矣且行刑於彼人地境則彼人之心必快 上曰可○御朝講司諫金末文掌令金彥平論甲子榜人不叙顯職事不允侍講官李世仁曰對馬島求請縣布三千匹固可從之然濟州往來有賊倭殺掠人物柳軒金良輔皆見殺李芸拒則僅得脫免雖小民見殺猶可問之況此名臣乎聲罪致討則難也通諭島主推治賊倭何如同知事金詮曰



臣諫南海見之倭變不可不預防雖有萬戶而水軍皆赴土木之役戰  
 船虛張而不用加以民多逃散南方邊圉之事誠為可慮請依北方措  
 置之例議諸大臣而處之世仁曰須推治作賊者而後方許求請事並  
 通請似合事宜領事柳順汀曰前者朝廷見辱於賊倭屢矣今若不問  
 則甚不可也宜推問情狀使之畏戢 上曰可○武靈府院君柳子光  
 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等啟曰凡一品衙門則雖下吏憲府不得  
 專擅招之必以牒呈通之今以功臣磨鍊設局而憲府設羅卒執書吏  
 而去朴永文處又出公緘覈問此將及於臣等不得不辭職傳曰憲府  
 拿致書吏既為失也而又出公緘則不知為某事也然必政丞等不坐  
 而朴永文常仕故也其勿辭焉○御晝講論討官李思鈞曰臣近者以  
 御史使外方見各驛凋殘無甚於此時清州乃倭人來往宴餉之所而  
 亦甚殘弊功臣奴婢丘史於兩界則已今勿許京畿各官與清州鎮川  
 殘弊等處奴婢亦可勿給路傍驛子十室九亡凡進上物膳留滯不  
 即轉輸其蘇復之策今方磨鍊請加給助戶且除田稅 上曰當收  
 議處之○御夕講○大司憲李繼孟執義呂先祖掌令金彥平持平宋  
 欽等啟曰聞原從功臣多有猥濫欲考真偽招致書吏則不來欲見磨



鍊單子再三促之而又不持來不得已緘問矣大臣等反以臣等為非  
夫臺諫者糾察百官今被大臣之論而不得措手於其間安敢盡其職  
乎大抵稱都監則為一品衙門必牒呈相通稱廳則非一品衙門以關  
字相通故曾以關字相通其關尚在本府且功臣單子送來事已有  
上教而又不送故緘問永文而其答通內都提調不許送云此亦有情  
由固當畢推然臣等庸劣不能檢舉請辭職再啓傳曰不送文書有何情  
也非欲使臺諫不得措手其勿辭更啓曰當初雖無傳教單子猶可送也  
許見之教亦非不知而又不送且以功臣錄券廳稱號而誣啓一品衙  
門不可不推大臣等庇護郎官所失以一品衙門書吏捉去啓之其情  
可推且其單子政丞等不許送云若然則雖政丞亦不可不推傳曰朴  
永文何用畢推政丞等又何必推問○柳子光朴元宗柳順汀啓曰初  
於忠勳府功臣磨鍊而已非以廳為名也文字相通時稱號為難故名  
之以廳耳功臣單子則臣等封閉非永文所擅開而其許見奉傳臣等  
亦未聞之故至今不送臣等非敢歸咎臺官但違例事故啓之耳豈有  
私情○遣承旨視成均館修理且饋儒生酒肴因政院之啓也○命棟  
文學之士賜暇讀書于淨業院弘文校理李荇金世弼副校理金安國



成均館直講洪彥忠都察府都事申鑄吏曹佐郎柳雪成均館典籍金  
安老藝文館檢閱金瑛李希曾與焉○戊申成均館生負邊希哲等  
上箋謝恩○大司憲李繼孟執義成先祖掌令金彥平持平宋欽等啟曰  
朴永文勿推事雖有傳旨其初闕字相通及書吏招致時不言一品衙  
門及其單子取來時乃稱一品衙門而不送書吏出公緘則堂上發怒  
托以一品衙門妄啓之新政之初立功大臣必欲沮抑臺諫其中首唱  
宰相不可不推而朴永文亦可推也大司諫尹喜孫司諫金求文獻納  
康仲珍正言朴巨鱗啟曰原從功臣磨鍊非忠勲府乃功臣錄券廳則  
非一品明矣而政丞等妄啓之及憲府論之則政丞固當知非自退又  
文過飾非而更啓欲使憲府不敢言不可不推皆不允臺諫合司更啓  
曰若建功大臣則尤宜謹慎而專恃 殿下之優待輕蔑臺諫若有言  
其過失者則陰中傷之大臣縱恣而 上不罪之則何所忌憚乎傳曰  
豈至如是乎臺諫宰相角立則朝廷其能安靜乎○禮曹請修理四學  
先之在廢朝東學則入禁標內中學則司圍畧移寓西學南學亦鞠爲  
茂草至是除治修整游學之士稍稍來集○己酉臺諫合司啟曰昨日  
傳教曰以如此小事其罪大臣乎豈恃功專恣而然乎臣等以爲事無夫



於此者豈可以此爲小事乎大臣不奉行傳教不畏忌臺諫其意以爲  
雖如此恣行上莫之罪也故文過飾非如此其可乎朴永文已出公  
緘劾之雖傳教勿推臣等至今論啓宜闔門愚過乃於公文稱咸陽君  
揚揚行公則蔑臺諫而恃功專恣可知大臣遂非敢欺天聽以錄券廳  
或曰一品衙門或曰忠勳府是指天爲地指牛爲馬也請皆罪之傳曰  
臺諫之言是矣然大臣只言語差錯豈有情乎再啓不允○傳曰甲子  
冬文科及第崔世節等姑勿叙顯職○庚戌 衙朝講執義成允祖曰  
朴永文所掌原從功臣磨鍊至爲猥濫外間喧騰臣等欲覈其實啓下  
單子及可考之文督令送之而不送故於經筵啓之 上命取見之而  
猶不送不得已出公緘問諸朴永文且出帖招書吏則大臣等以爲一品  
衙門不可以帖招書吏避嫌入啓永文初則以功臣磨鍊廳文字相通  
其後單子不送之故托稱一品衙門永文豈識事體者哉是不足道也  
朴元宗柳順汀亦以臣等爲非臣等之出帖招書吏雖曰失當單子則  
固當送之 上以爲此人等功重不可推是大不然若重功臣則當以  
此推之使之知悔可也正言朴巨鱗亦論之領 朴元宗曰功臣磨鍊  
臣等所監允出納公事臣等主之豈不可謂一品衙門乎且原從功臣



畢磨鍊啓下吏兵曹然後臺諫覈其是非可也時方磨鍊而欲考之臣未  
知憲府欲專掌磨鍊乎殊不似事體故臣等亦啓達矣單子不送則慮憲  
府疑臣等故即送之臣聞憲府請推臣等若推如此事則其於大失將  
何以爲之 即位之初宰相臺諫相爲角立其非美事而 成宗末年  
年少臺諫言至於欲食盧思慎之肉大爲 成宗盛德之累此可鑑矣  
故臣等竊思至此先祖曰原從功臣雖曰不畢磨鍊曾已論功入啓判下  
而自言未察者紛紛告訴於本府若待畢磨鍊則勢難論啓而更改故  
欲考覈耳元宗曰臣聞佐理功臣時原從功臣磨鍊至於經年未畢今亦  
紛紛告訴以此未得速畢先祖曰臣等聞無形跡者身死者在外方者  
多察而洗滌改書之處亦多有之宰相何能知之其間振盪之弊專是  
郎官之術也侍講官李世仁曰私奴多察爲原從功臣我國自前朝以  
來奴主之間猶君臣之分也今者私奴等自稱爲原從功臣背主抗逆  
所係非輕不可濫也 成宗朝大臣等猶恐臺諫之不言如有言之  
則大臣必喜自廢朝大臣沮抑臺諫使之不得言其禍遂至於此大凡  
大臣不可不重臺諫人主亦不可不重臺諫也檢討官金乃文曰 成  
宗朝臺諫好言事以至於欲食盧思慎之肉者有之矣至廢朝宰相



臺諫相為角立少有言事者輒囚禁罷職而後已故其害至此大允政  
丞負一國之望其責重矣然有言其所失輒引咎避嫌則宰相之過其  
孰能言之昔唐太宗謂宰相曰鄉等亦受人諫不能受諫焉能諫人斯言  
盡之矣今之政丞非徒不受諫群下有言過失則輒惡之此非美風也  
世仁曰 成宗朝柳崇祖為正言嘗於上前面折許琮之過許琮退而  
謂崇祖曰苟不遭 聖明安能盡言不諱如此乎且洪應為政丞時有  
言事者應喜曰我等所未聞之事君言之善哉言乎以此 成宗之治  
卓冠千古乃文曰今承大亂之後元氣蕭索為大臣者固宜協心輔政  
而大臣等以為大事既定時方無事無復可 虞臺諫有何言事臣未知其  
終奈何也 上曰雖大臣若有罪則不可不治然如此小事不宜罪之  
○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合同啓曰朴永文不送單子及政丞等於  
上前誣飾啓達輕蔑臺諫之意已悉啓之 上亦曰豈以此罪大臣也  
則 上亦知其所失矣今日經筵大臣之言曰豈可以如此事罪臣等也  
云爾則其為失莫甚於此其意必謂我有功大臣 上不罪之而臺諫  
何能為也其言如此不可不推且朴永文之罪固大矣朴元宗附會永  
文曲為之啓其漸至大 殿下固當明辨而迄今留難臣等不勝失望不



兄更管曰今見單子三等割之者多在外者及身死者亦參焉原從  
功臣請全數不用傳曰原從功臣自古有之今若不用則非徒人心缺望  
不可失信故不允○傳曰 大妃殿以謂今年國庫虛竭似難設宴如  
進豐呈會禮宴等事並停之○辛亥 御朝講正言朴光榮曰朴永文  
其初不送單子臣等啓稟後又不即送臣等強推之則不得已送之而  
其差錯甚多以此永文與郎官等皆銜之告諸堂上堂上亦誣飾啓達  
上亦以爲有功大臣而寬賞之竟不罪之則亦非保全功臣之道也  
今參勲盟者不爲不多而所失如此則不可不懲若不懲之則安能保  
全乎况 即位之初如此拒諫甚不可也 成宗嘗教曰今見宋史有  
越職言事者罪之予則當不如是其今在朝之臣無不言之以此 成  
宗朝人無不言而弊亦祛矣至廢主拒諫而其害終至於不可救大元  
爲臺諫者雖人主之過猶不忌憚而言之况大臣之事乎持平辛世瑚曰  
臺諫有所彈論 上若以宰相而不推則豈是美事 上曰有功之臣  
若以小事推之則何有待功臣之意耶侍講官崔淑生曰臣亦聞之原  
從功臣至爲猥濫臺諫所啓不可不從且臣近日往慶尚道見之驛路  
殘弊莫甚在廢朝義禁府羅將等侵督驛吏或逃散或隱匿其習至



今猶存。祖宗朝以書吏為驛丞者以其開去官之路也。然其人類皆無前程者，故多行非法，無所不為。宜革驛丞，以其澤並屬察訪領事申浚曰：此言是也。察訪若擇差，則庶可救弊。上曰：當廣議處之事，寢不

議。○戶曹參判朴永文承召到政院，啟曰：原從功臣磨鍊單子入啟

時臣以前銜未得入闕，但啟下後改正處即踏印傳書於他冊。若有改正之事，則告政丞而封置此單字，固無干於臣。而臺諫妄以臣為專掌

心甚憫焉。臣欲啟此意，但憲府論臣臣下可抗衡，故未果。啟之雖政丞親監磨鍊，其不得參者必曰塗擦改書，憲府聞而啟之，亦非憲府之過也。○御書講○御文講○臺諫合司請推朴元宗等，又抄原從功臣撰

濫者分書三單字。身死及在外者姓名皆改書者 啟曰：此則當速改正而請並推問其中不兄。○壬子 御朝講大司憲李繼孟曰：朴永文事 上已

知其非，但以功臣而不之罪，且原從功臣猶濫事。朴元宗亦言之，永文不可不推領事。柳順訂曰：此非關係之事，而憲府之論乃至於此。近日

自稱參原從功臣者，或於馬頭或於門前紛紛告訴，皆是無據虛辭。臺諫徒聞其陳訴而啟之，然無輕之徒，不遂所欲而言之，其言何可信歟！且

畢磨鍊後更考之，未為晚也。繼孟曰：此事雖曰非關係也，若人主之過



則言之者固多至於宰相之過則非臺諫不能糾察如政丞則憲府必  
啓請推考至於百執事則必先推後啓者乃例也順汀曰雖緘問朴永  
文實是臣等所監於心未安故辭避耳且臣等之事實爲狼狽罷廢時  
以無廉恥効之今又被劾臣等憫焉繼孟曰凡人豈無言語之差臺諫  
之言雖或太過爲大臣計者勉使人主言聽計從從諫如流可也而今  
之大臣則於臺諫所言輒辭避朝廷其能平和乎大司諫尹喜孫曰當  
初出公緘時若謂不當則忠勲府先於憲府通問然後入啓可也今不  
如是而遽即入啓者是欲使臺鍊不敢言之其漸大矣不可不推繼孟  
曰朴元宗以爲憲府欲自爲磨鍊歟此豈人臣之言也 上曰朴元宗  
以時方磨鍊紛擾故云耳且予豈以功臣而不推乎○御書講○御夕  
講○癸丑 御朝講○御晝講侍讀官金世弼曰臣自甲子以後在外聞  
之則人屍積於京城路傍人皆履之今則雖不至如此之甚間有遺屍  
暴骸者昔周文王治沼得朽骨命埋之史氏書之曰澤及朽骨請 命  
四方掩埋使人人知 上有閔惻之心則人皆曰 上於朽骨如此况  
生者乎皆有鼓舞之心爲官吏者亦皆感動而敬謹奉行 上曰然○  
御夕講○臺諫合司啓朴永文事諫院又啓曰申淑根事雖在赦前



其罪非輕近來貪墨成風若欲勵廉恥則不可不罪不先是滋根為  
全州府尹時葬亡妻於府地因廣占田宅事發 命推之又遶府尹至  
是更啓○工曹參議柳崇祖啓曰廢主放于喬桐而卒若上國來問則  
不可不預議以待之且上劄子其辭曰曩者羣孽蠱惑於內諂諛承迎  
於外引君不以道而大失人心幾傾 宗社中外臣庶謳歌獄訟之歸  
盡在 殿下故二三大臣因天命人心之順慮 宗祊苞桑之計奉  
慈順王大妃慈旨舉義推戴若決江河之沛大慰雲霓之望而 殿下  
初未嘗知之也特迫於衆情正位宸極而敬奉前王之誠無一毫少損  
而益篤故使宰夫監膳以奉其養中官女姬侍從以安其心虎賁將士  
扈衛以捍不虞之變賫奉服御物膳者絡繹相望而不幸溝厲瘡疾乃  
至奄忽 殿下哀傷慟怛撤膳停朝欲盡喪葬之禮以議于大臣而大  
臣之議恐未合義匹竊惟君父一體文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昔舜父  
頑母瞽象傲日以殺舜為事祇載見夔夔齊慄瞽亦允若烝烝又不格  
姦則舜之於瞽生則極其誠以事之死則盡其禮以葬祭之豈以瞽之  
頑罪而廢我生事葬祭之禮乎亦越太甲欲敗度縱敗禮顛覆湯之典  
刑時則有若伊尹放之於桐絕其縱更冀其悔悟當其時太甲若或未



後而崩則其喪葬之禮伊尹當如何以處之哉武王克商之後封紂子  
 武庚以奉其祀非以紂之無罪也誠以貫盈之誅不得已而君臣之義  
 亦不可愬也此吊民伐罪而扶植綱常昭揭日月之道也况幽屬亂亡雖  
 加惡諡而王號未替臣妄意謂前王得罪 宗社固不得柶祀宗祧昭  
 穆之序而人臣為君喪葬之禮不宜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主以祀計  
 聞上國請諡以王之情之至義之盡也繼及之序著傳受之義明而  
 聖上盡誠盡禮之至情益彰矣稽之於古宋太祖之於恭帝我 太祖  
 之於恭讓王其喪葬上諡之禮亦可法也上國雖不有問而其禮當如  
 是也若問之則不可不預為之圖也不早圖而文飾以荅之則非事上示  
 下以誠之道也伏願勿以為迂而更議于大臣及廷臣之識事體者廣  
 延衆論使合於古而宜於今傳曰當廣議處之○甲寅 御朝講司諫  
 金末文掌令金彥平請推朴永文不兄○聽輪對○御晝講○御夕講  
 ○傳曰擇京奴婢富實人十口依 成宗朝例屬弘文館以供饋賜假  
 讀書堂人貧○乙卯 受朝參 御朝講○御晝講○御夕講○臺諫  
 合同上答曰臣等將朴永文事累日伏閣迄未蒙允不勝缺望臣等為  
 殿下耳目允有見聞在所當覈今者原從功臣猥濫事不徒中外喧



說大臣亦自知之而永文略無羞愧用情自恣干請輻輳門庭如市此  
臣等欲考以正其濫也今見單字大半虛偽塗捺書名者無慮數百且  
身卧鄉村名在鬼錄者亦衆其列此永文之所爲也其所爲如是而不  
許推鞠此臣等之所未知也若以永文爲有功而不之罪則他日恃功  
專恣者必效此接踵則 殿下將何以制之乎人主凡事之是非不知  
則已知之而猶不辨正則詐僞日滋終至難救臣等所啓冒錄者 殿  
下已灼知其僞而不即 命改臣等未審 殿下之意何如也當新政  
之初一國臣民莫不延頸欲聞 殿下從諫之美而近日所啓一不快  
從中外不勝失望傳曰朴永文何有私情其塗擦身死在外者之類當  
於磨鍊時自可改正也○六曹參議以上及弘文館臺課全數西班二  
品以上以柳崇祖上劄事會議賓廳柳洵朴元宗宋軼權鈞閔孝曾朴  
安性盧公弼李季男李蔭李諱尹珣姜渾金俊孫成世明等議廢王君  
道之失古今所無非唯自絕于天得罪於 宗社其不可計聞請謚置  
陵立祀明甚且 聖上爲廢王恩禮極厚朝廷處置亦無可疑而崇祖  
妄引不類古事有此曲說最不可曉且以劄中一事言之其所引武庚  
事尤大舛謬武王之封武庚乃爲奉湯之祀非爲紂也其他引經皆類



此不可施行柳子光議其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何指而言歟且  
曰舜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祗載見變變齊慄瞽亦允若烝烝  
乂不格姦亦何指而言歟其曰伊尹放太甲于桐絕其縱吏與其悔悟  
當其時太甲若未悛而崩則其喪葬之禮伊尹當如何而處也何謂也  
伊尹雖放太甲于桐異其悔悟而欲復之君臣之分未嘗絕也未悛而  
崩則葬以君禮無疑矣崇祖敢以燕山比諸太甲乎其曰武王克商之  
後封紂子武庚以奉其祀何謂也武王之封武庚非祀其紂革甲之後  
以存先王之祀耳其曰葬用陵儀別立主以祀此論可駭可愕既降封燕  
山則何以更用陵儀乎其曰別立祀則未知崇祖欲使何人主其祀乎  
其曰繼及之序著傳受之義明崇祖之意欲復王燕山而言歟其曰宋太  
祖之於周恭帝我太祖之於恭讓葉喪葬上謚之禮可法也何謂也不  
可以燕山比之恭帝恭讓王也其曰上國雖不有問而其禮當如是也  
若問之則不可不預為之圖也不早圖而文飾以合之則非事上示下  
以誠之道也何謂也其曰計聞上國請謚以王之是尤可駭可愕若  
請謚則必文飾燕山行狀而請之文飾行狀是謂誠而非詐乎崇祖之  
言皆自為文飾附會不經而倡為說而疑人聽聞其可乎請付有司



詳問其情解人疑惑何如柳順汀成希顏鄭眉壽等議今觀崇祖劉子其所言事既不可而所引經史皆附會不經誠不可採具壽永申浚朴捷等議廢王得罪 宗社崇祖妄引古事上劉無可採之言鄭光世許諱潘佑亨柳應龍安潤德朴永文金對申用漑李坫洪自河柳濱高荊山沈光輔河漢文李芸相閔祥安朴義榮李浣李世貞崔隣宋千喜曹繼商李可臣等議廢王得罪 宗社降誦為君喪葬之儀不可復用王禮立主則當置後以立其祀置後立祀勢不可行國家既以辭位承襲為辭奏請今計聞請諡於事似順然賜賻吊祭天使之來國家用喪禮變服以待之乎此亦勢所難行李繼孟尹喜孫成允祖金末文金彥平康仲珍宋欽申世瑚朴光榮朴巨鱗等議臣等觀崇祖所啟周恭帝恭讓王瞽瞍太甲幽厲之事與此不類武王之封武庚以奉湯祀非為紂也皆不可援以為證廢王得罪 宗社降封為君則不當計告請諡亦不當葬用陵儀別立主以祀臣等以為立主以祀設有中朝之間當其時推辭以對可也若定民守墓俗節致祭似或無妨成夢井李世仁崔淑生余世獨金綴文金安國金乃文等議崇祖所啟葬用陵儀別立主以祀臣等以為不可凡陵儀王者之禮立主以祀為有功於民者設也燕山君大



失君道得罪 宗社廢降為君舉此等儀有乖情理但令禮官從權不  
廢俗節之祭似當且計告請諡亦王者之事為廢主舉此禮甚拂於理  
若曰詔使之來如問前王將何以待之云則初既以辭位承襲權辭為  
請又從權以答似便史臣曰燕山雖失道被廢在朝請臣北面臣事十  
二年又於 主上兄也送終之事義當從厚况當初既不能以廢告而  
告以禪位則今其卒也不告計因循掩覆魯山之事亦類是中朝縱以  
度外待之終無詰問史策所記寧無後世之疑乎從厚於舊主忠愛於  
新君者曾不是意而朝議如是惜哉○傳曰功臣奴婢丘史已前定  
給外自今以後路傍殘邑奴婢毋得定給○傳曰工曹參議柳崇祖  
迺經筵參贊官丙辰 御朝講大司憲李繼孟大司諫尹喜孫啓  
朴永文事不見繼孟曰柳崇祖事雖大失實是無情大抵人之所言是  
則採納而非則不聽而已豈可以言事而迺經筵官乎若以此而適之  
則臣恐有妨言路起人之疑惑而沮人之進言也彼豈有情乎只率其  
意而啓之外間無不知崇祖之直適崇祖經筵官則臣不知其可也 上  
曰昨日大臣以柳崇祖劄子為大失或云可推或云不宜近侍於予意則  
有妨言路故難之而大臣等再三言之且參贊官非定額數乃以他官兼之



故只命適之耳喜孫曰以大臣議得而罪言事者大不可也若適經筵  
官則雖不罪之與被罪同也繼孟曰雖大臣言之必廣問於諸大臣然  
後可改也喜孫曰崇祖之適經筵官實非關係也但恐有妨於言路領  
事柳順訂曰昨議大事故大會于賓廳各以其意而議啓耳且欲適崇  
祖者於正論之地不合故也然言事而適之則似不可也又曰臣自筮  
仕以來常在平安道觀其民弊赴京使臣之行護送軍馬或騎或載絡  
繹不絕皆以山郡之民抄定如成川等官則其程途必於七八日到義  
州自義州亦必七八日到遼東其往來艱苦無甚於此今則無人丁必  
以赴防軍定送大凡平安之民冬夏赴防還家未幾又定護送以此民  
間牛馬俱弊流亡殆盡他無蘇復之策前則以三浦水軍九百名分防  
于各鎮然鎮多軍少每鎮或一二名或二三名似無益於分戍其爲增  
減亦無損益臣意以爲除此分防之卒永定護送之軍則民弊可祛請  
廣收衆議 上曰可侍讀官金世弼金安國曰柳崇祖事臺諫政丞皆  
以爲未便臣等亦以爲崇祖之啓固大失也臣等曾以不可之意言於  
崇祖而崇祖之心非欲強行之但率意敢啓其言果不可用也然是實  
過誤非有私情也古云人之觀過各於其黨崇祖初授應教未幾遽蒙



擢拔自以為盡心力以報效故凡有所懷必於經筵盡陳之其言非一而裨益弘多故上亦一一聽納其心以為上必樂從故有是劄也其言可聽則從之不可則棄之可也若不從之則其人亦知其所言之失矣今崇祖之事昨者宰相或云可推或云不宜近侍舜大聖人也蕩蕩必從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今崇祖雖或有失豈可罪之若不罪之則士林必皆曰上之好直言如是豈非美事崇祖近來所言多逼宰相宰相請罪言事者臣等意謂恐非美風也崇祖必非為廢主也乃以區區忠厚之意不容自己故敢啓之豈有情乎古云偏聽生姦願廣問大臣以處之上曰此言甚當以其妨於言路故初既不聽大臣再三言之故姑命適之然當廣議○傳曰柳崇祖經筵官迺差事於予意亦以為未便崇祖必有懷而發豈有他意然左議政以為不可為近侍武靈君亦曰可迺故既命迺之而今日臺諫侍從極言之何以處之其更議于左議政及武靈君○御書講○御書講○大司憲李繼孟大司諫尹喜孫執義成允祖司諫金末文掌令金彥平獻納康仲珍持持平宋欽辛世瑚正言朴光榮朴巨鱗等啓曰近來臣等所啓之事多而無一快從其有所聽納者只皆小事耳若關治體之事則皆不從之臣等職在



言責多有缺望未知 聖意何如也傳曰近日臺諫之言聽納者非一可  
聽則聽之可議則議之如其不可則何必從之臺諫又上劄曰公論國家元  
氣臺諫公論所在元氣衰則人病公論廢則國危 殿下即位以來臣等  
執公論連伏闕下不知 殿下聽其言行某事以快人望乎雖間有聽  
納率皆細事其大關治道而足為輕重者則一切以為尋常而不納  
臣等未審國家設臺諫之意安在臺諫所事何事無所事而備負竊  
祿非徒公議之罪人有負於 殿下大矣 殿下若不從臺諫之言則  
當廢臺諫之官若以為不可廢也則當從臣等之言從與不從在 殿下  
伏惟 殿下更留三思傳曰原從功臣猥濫非水文所為故不允○傳于  
禮曹曰卒燕山君墳墓令所在官俗節致祭(丁巳 御朝講掌令金  
彦平曰罪人田民家財皆賜功臣然其財產乃其初劫奪之物也豈可不  
分揀而輕與功臣乎且甲子年以後劫奪之物還本主事既有傳旨  
今者紛紜告狀於本府至於事干刑訊其弊不貲宜更令詳悉分揀且  
功臣賜與贓獲勿給路傍殘邑奴婢事已有傳旨然傳旨前定者則許  
給事亦 教之若以殘邑四不許則何論其傳旨前後當並勿許 上曰  
功臣奴婢古亦以殘邑人許之今之受者亦不若何以更改乎正言朴光



榮曰功臣何必以殘邑奴婢賜之路傍殘邑則當盡其蘇復之策可也  
且罪人財產推刷時非徒族親至於事干刑推其怨不貸如其見著之  
物則已不見之物則不必窮推領事申浚曰功臣奴婢事臺諫之言  
是也侍讀官金綴文曰近者臺諫累日合司伏閣未蒙兪臺諫則雖一  
人之言猶可聽從况合司論啟乎且申叔根事貪汚莫甚在 成宗朝  
李季通為益山郡守作農舍於隣邑後乃發覺非至水不叙用况叔根  
作農舍於其邑境內乎以如此之事不為抵罪則曹淑淇事何必遣行臺  
推之乎自古與人主爭是非者臺諫也與人主相可否者宰相也臺諫雖  
卑人主待之一如宰相焉可也今則臺諫言之必問諸大臣而大臣防之  
則必不採納臣未知其可也侍講官崔淑生曰偏聽大臣之言而不從臺  
諫之言則誰肯進言乎 上曰臺諫之言聽納者亦非不多如其不可則不  
可聽淑生曰臺諫之言皆是公論可一從之也書曰作朕股肱耳目所謂  
耳目即臺諫也其言可不從乎特進官高荆山曰臣曾為南北道節度使  
觀其農事不唯有水旱之災民困役重不暇力農連年凶荒所受官債  
未能償納各鎮軍需因此不敷臣去九月迺任上來問其鏡城本營軍  
資遺穀之數僅存千餘石今兵使辛允武之行元定軍官十五員外又請



加率五負自十月至二月行營留防時則富等以北六鎮輪次支供自  
二月罷戍以後本營留防時則節度使虞候評事及軍官審藥並二十三  
負伴人營吏奴子等並三十二人以鏡城軍資支供不獨此也本鎮有  
都尉軍官又有教授官三堡萬戶與其軍官等亦以本鎮軍資供之以  
遺在之穀供此等人則太半不及不得已使各鎮輪次支供弊亦不貲  
且今南道軍士並留防北道此前古所無也其啓請軍官五負勿令  
帶率使之省費何如且臣爲築城從事官時南道三水等處各堡一時新  
設防禦緊歇彼此如一而他堡則各設權管及軍官二負別害堡則加  
設軍官二負其堡士兵元數三十餘戶而軍官四負從者亦多請依他  
例減二負省費爲當且本道居人亦差軍官之法載在大典而去甲子  
年始以本道人差之其防禦戍卒皆軍官素知與戚屬之人若鎮將使  
軍官摘奸則不能檢察非唯軍官爲然萬戶僉使亦以本道人差之其  
管下軍卒亦皆素知與族屬者不能檢察或從戍卒之請僭使違歸防  
禦疎虞此非傳聞巨所親見今後兩界僉使萬戶及各鎮堡軍官依大典  
請勿差本道人○御畫講○御文講○傳曰允設輪對者爲接待外  
官而欲聞外間未聞之事固不可廢也每朔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



例爲輪對○傳曰今羅道檄書之人論賞其可乎政院啓曰既非舉事不可徒以檄書賞之○戊午 御朝講侍講官成夢井曰柳崇祖適經筵官臣以為未使其劄子果有失也然崇祖凡有論議不牽制於人而直言慷慨不屈如此之人未易多得豈可以一事之失而遽適經筵官乎宜勿改也 上曰柳崇祖事大臣或云可推或云不宜近侍然予意亦以崇祖經義精通初不從之而大臣再啓曰然贊官亦是頌外故只適經筵官耳然當議諸大臣夢井曰大臣初意如此則今雖更議何益在 上自斷今日入侍左右亦可問也檢討官金乃文曰外間皆稱柳崇祖爲直言今若言事而適經筵官則外間疑其爲大臣排斥矣後豈有直言者乎 上曰非諸大臣皆以爲可適也當見衆議而爲之金乃文曰頃者鄉人田民財產皆爲內人劫奪或抑買成文自反正以後民皆以爲事皆歸正今若不分揀而只從文記則必皆見奪請令外方民陳訴詳悉分揀獻納康仲琮曰成夢井所啓柳崇祖之事臣亦以爲然崇祖性本剛直豈不合於經筵官乎近日臺諫之言有所不從而又以言事適崇祖則後豈有直言者乎成夢井曰崇祖前言大臣之過而大臣欲斥去臣未知其可也領事成希顏曰崇祖經學精通而尤精於



書傳 上方進講書傳故臣等啓之使崇祖特兼經筵官耳然崇祖豈別有剛直之事不可以多言爲剛直也其所上劄子辭多舛錯或云可以治罪然以言事故未果推之今弘文館以爲大臣欲排斥云凡排斥者實無狀小人之事也豈有如此之事弘文館所啓亦大失也判書宋軼曰崇祖之事不可出之於口尤不可書之於筆也前日收議時皆以爲可推然 即位之初不可推言事者故竟不推之○御書講都承旨洪景舟曰崇祖固執己意欲以上達又欲使朝廷知之豈有他意乎況於廢王右何恩寵而計其後事其意只如是故吐露耳若以其劄子之辭一一問之則必難應之其所引古事亦皆不合其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之言固不可言於君前也然 上既怒之而大臣等以爲事涉言路故未果推之耳柳子光之議欲逐條問之者以其劄子之辭大誤也朴元宗請罷經筵者以正論之地不可有如此之論也金世弼前論崇祖之事言逼大臣故昨日朴元宗柳子光欲避嫌問臣以世弼所啓之辭臣答曰世弼之啓專以言事而適經筵官有妨言路故也大臣不可以此避嫌云朴元宗柳子光皆退去今日於經筵侍從之臣所啓之言亦逼大臣故成希顏亦進啓臺諫大臣有似不和豈是朝廷之美



事臺諫之言未爲失也而大臣之請迤經筵官亦非不可也但以言事  
適之則有妨言路故已 命收議侍從之臣不知其詳而啟之臣以爲  
侍從之臣亦非也 上曰崇祖所言果是妄也然其意亦不必強欲行  
之但其言在用與不用而已○御夕講○賜入直軍士魚物有差○傳  
于議政府曰頃者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加以癘疫侵染死亡相繼遺屍  
橫道遍滿郊野無有掩藏者豈皆無父母兄弟親戚而然歟非但力不  
能逮未暇埋葬蓋弊政所致人心偷薄恬不爲異乃至此耳予在潛邸  
心常惻隱今者猶聞街巷之間尚有棄屍草野之中豈無暴露者乎自  
今京外如有遺屍根究親屬勸令埋葬如無族類官司隨宜埋葬毋致  
暴露以體予惻怛之懷○己未 上御思政殿講生負李深大司成李玷  
執經問難議政柳洵曰學校國家之元氣人材皆由是出入倫亦由是  
明近來學校頽廢人材不出聞館舍破毀儒生不能居館今則日寒修  
補爲難請待日暖修葺使之修葺 上曰董役修補可也左承旨洪淑  
曰今李深所講乃宣王中興事也厲王無道國人黜之流于彘宣王繼  
之勞來安集周道復興鴻鴈雲漢內修之事也車攻吉日外攘之事也  
今之時正如宣王承厲王之後以古爲鑑莫切於此仍饋侍講負日



是乃罷○庚申 御朝講司諫金末文曰臺諫之任專在言責而其  
論執亦是公論固非私意也 世宗朝傳于政府大漕曰古有牽裾折  
檻者卿等亦當以此爲法其欲聞諫至矣近日臺諫之言 殿下無不  
下問大臣大臣若曰不可則一以大臣之言爲是申淑根事雖經赦宥  
貪污無比宜可罪之而不之罪臣等未審 上意也且柳崇祖言雖不  
中若見貶斥則臣恐有妨言事也持平辛世瑚亦啓之 上曰申淑根事  
在赦前柳崇祖事涉言事故只遞經筵官耳領事朴元宗曰申淑根素  
稱剛明自任全州人皆曰有弊於民事在赦前雖不可依律罪之姑勿  
叙用爲當 上曰淑根姑勿叙○御晝講○御夕講○辛酉 御朝講  
講書至爾韶九成鳳凰來儀之語侍讀官金世瑚曰蕭韶之樂非徒鳳  
儀獸舞歷千有餘歲孔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則其爲  
雅樂盡善盡美至於 世宗朝雅樂亦既正矣以此用之於 宗廟以  
及文廟近來上自宮闈下至士大夫之家專尚女樂故女樂極盛褻慢  
而不正臣願廢女樂以正雅樂特進官朴安世亦曰此言甚當 世宗  
朝朴堧知音律正雅樂厥後女樂盛而不尚雅樂矣執義成兄祖曰其  
在中朝不用女樂遼東人來往於平安道知我國用女樂而非笑者亦



有之矣領事柳洵曰自古欲罷女樂只以自國初用之故未能遽革近來所弊莫甚革廢無妨正言朴巨鱗曰儒生專尚詞華不讀經書別試則試以詞章式年則試以講經雖例也欲革此習則雖別試亦可講經上曰愈意何如柳洵曰大凡儒生不喜讀經唯喜詞章然一於詞章則浮而無實一於經書則詞章亦無足觀先王朝雖別試或以講經或以詞章近來別試則專試詞章故儒生不喜讀經其弊不賞若救此弊則雖別試姑試講經爲當然終不可以此爲定式也傳曰女樂革廢當否其收議于大臣○傳于政院曰廢朝抑買田民財產詳悉分揀事再三有命矣然若實抑買者則猶可下明初以情願買賣而今則稱抑買者亦或有之詳悉下之且別試以講經取人有前例歟政院啓曰雖別試或講四書三經或講一經一書者有前例○御晝講○御夕講○賜鹿皮角弓于承政院弘文館兵曹都摠府八直貧且賜酒肉是日乃庚申循例賜之○壬戌 殿講司導寺正姜景叙等七人權弘講至論佛事柳子先曰 世祖朝許琮登第未久極言佛道之非厥後丁父憂在長湍世祖特命起復又謂 睿宗曰我雖奉佛固無害也汝若奉佛如我則必亡國敗家以此見之則 世祖非不知佛道之非也近來僧



道大闢終始如一則聖治可謂至矣權弘曰我國自新羅以來崇信佛法高麗辛旽之禍慘矣佛道非徒惑世誣民亦足以亡國敗家府院君成希顏曰治國莫先於用人而人才雖唐虞三代未易多得况我國人材蓋寡如臚唱之聲最下之才亦未多得有名一藝者則通國皆知之固無遺逸者以如此人才之少而頃在廢朝多見誅戮今臣待罪銓曹弘文館臺諫注擬常患乏人必養育而得之可也成宗愛惜人才常注意培養故人才輩出儒林之中如有才學卓者則人必稱之曰某也必中巍科厥後試取則果如其言今之布列朝端者即前日名譽之士也而今則未聞有如此之才者也且前者權景禧妻係疑於庶孽故臺諫駁之成宗曰人之昏不賢在人主用捨如何耳景禧妻係雖微予若許通則可矣特命許通景禧位至一品其後金礪大夫人道有不忍啓之事則其時臺諫侍從駁之云不宜叙用成宗曰曖昧難明之事也竟不從金礪終至顯達成宗非爲一景禧一金礪而然也只以重惜人才不以人言廢之故如此優容以勸勉其他也今甲子之榜其數十九而間有可用之人雖曰無可用人既云及第而勿叙顯職可乎今之臺諫者皆謫居外方目見士習卑陋思欲正之故如有小失則必極言正論小臣亦有所失前在廢朝曹繼衡製革



罷弘文館教旨時臣亦製進臣若善人則以不可革罷啓之臣苟延歲月  
僅保軀命如斯見太平之治故不得不製耳且鄭誠謹素有名望廢朝以  
詭異議罪舉朝唯唯然則舉朝皆有所失臺諫之意必謂當革罷弘文  
館之時固當辭避而不作然若如此則超出一世之人也豈可幸得乎今甲  
子榜人勿叙顯職事臣以為未便欲正士習則在上之人教養之如何耳何  
必如此然後正士習乎大凡人材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也臣亦有失而居  
大臣之位見此無咎之人被駁臣實愧恥臣意以為甲子榜人通用顯職  
為當府院君柳子光曰希顏之言當矣自今以後如有所失者臺諫可駁  
廢朝時事則使臺諫勿復言之可也世宗朝有可用者則必書請屏障  
或不次用之或命為守令如有所失則恐人之知必欲掩覆此人若待人  
之道也但柳崇祖所上劄字不正甚矣昔宋王安石雖有學問其心則不正  
故終為小人崇祖雖有精學其立論之不正如此固宜定罪以勵其後領  
議政柳洵曰臣在廢朝首居相位所失亦甚多臣欲死而未得臣之失如  
此如崔世節等製詩亦不得不爾希顏曰姑勿叙顯職則其不為顯  
職固未久也然今若以此為過則後之臺諫藉此而駁之必為終身之  
累上曰人才固未易得然群議已定今不可更改大司憲李繼孟曰



即位之初法令不宜不一而崔世節等榜或罷或復或勿叙顯職今又  
更改則法令無常誰能信之凡有事群議已定一宰相建白而更改則  
其議無窮而法亦不一矣曹繼衡事則其製革罷弘文館之文若只從  
傳旨而別無鋪張之意則何以駁之且林子光之言大為失也若以廢  
朝時事不復言則如攀附內人等事亦可勿論耶大凡臺諫之言在  
上自斷可也若曰勿使臺諫言之則非大臣之言也希顏曰果如臺諫  
所格法令不宜不一罪若不至於當則雖十易之無妨矣上曰兪意  
何如左議政朴元宗曰大抵事之當理則雖十易之果無害也今公論  
已定既以勿叙顯職則又豈紛更乎此非終不用以待其改心易操○  
傳曰凡於經筵論難時顧問以兪意何如則無有應之者又於今日殿講  
下問之際多陳所懷可也而左議政朴元宗獨應之其他則不言其考  
成宗朝例以啓政院啓曰成宗朝則臣等未詳知也但安瑯其特爲  
翰林如有顧問之事則雖不一一應對宰相或二三自或四五自出而  
對之其餘則離坐伏地矣臣等之意亦謂雖不出而對之離坐伏地則  
可謂應答顧問之意也而今日則亦不離坐大為失也上教甚當○  
御夜對○癸亥御朝講大司憲李繼孟曰引文士講經史者非徒



試其才欲聞善言而裨益也昨日殿講時柳子光曰廢王朝作罪人不可追論若盡廢其時之人而更用他人則此說猶可今之所用者皆其時人也其時不義之事若不治罪則何以改其非心乎且曰臺諫亦不必言之此尤不可人臣每以虛懷納諫勸上人君猶且忌之安有居宰相之位以此等語啓人主者乎請問其由上曰若追咎其時之人則大小臣僚皆然故子光之言如此何必問之繼孟曰子光之言欲使臺諫侍從不得出言也事無大於此者苟不問之則彼不知其非而後無可懲以殿下之聖明固已知其非矣設非納諫之主則子光一言可以杜塞言路請推之上曰彼偶自言其情何必問之繼孟曰子光自成宗朝不齒侍從之列雖特進官亦未抄啓國家大事皆不與議今亦不爲經筵官者以數哉此等語故耳今幸八侍如此之言尚敢啓之若常在左右則其害不勝道哉大司諫尹喜孫曰近來日氣甚暖陰陽不調當下即祚之時而天災如此請求言前此亦求言而無一人陳正論者必以爲不從臺諫之言雖言之而無益也上顧問左右曰此言何如領事柳順汀曰前雖求言今又天時不調復求何妨又曰善山府使李琬久未赴任故監司啓請罷職然琬時未赴任安知其賢否也前府使南景適之未久



又適李琬則徒有迎送之弊若其人不至頗愚則勿逝何如李繼孟曰  
順訂之言是矣然監司受方面之任黜陟人物豈容易爲之哉必審其  
人不堪其任故黜之何必改之○傳曰李琬其勿罷職且前此求言而  
未有言之者其更諭各道○命藝文館檢閱李希曾賜几杖于左贊成  
朴安性○御書講○御文講○甲子 御朝講司諫金末文曰廢朝士  
林有識者亦行不義或攀附內人攘奪田民財產自以爲得計又因短  
喪之制親亡數朔之內或圖婚或赴試或求官如此之事大闢風化固  
宜痛繩以法以正習俗且善山府使李琬監司旣啓罷而今爲復職無  
奈不可乎持平宋欽曰其人物不當則雖十易之何論迎送之弊乎且  
監司豈無計料而然也若落罷而旋即復職則亦非委任專制之意也  
上曰赴任則可知賢否故不允○傳曰近來久廢講經故別試亦可講  
經事臺諫大臣言之又有前例故已下成命而禮曹更啓稟於政院意  
何如政院啓曰 卽位明年別試則其規一依式年而近來取人甚輕  
或試以律詩故非唯不讀經亦不讀史只吟風詠月而已余則宜講經  
試取而禮曹必以天使臨近若講經則恐日迫故啓稟耳然天使之來  
未可預料而四書五經不必俱講也傳曰其講經書各一試取○司贍



寺正張忠輔等以原從功臣一等未得親受堂上加事上疏忠輔以又  
士希望加資覲然上恬不為愧其志趣鄙陋甚矣○御晝講○御夕  
講○乙丑 御朝講掌令金彥平曰廢朝既無廢貶故為守令者專不  
畏監司而唯以進上為事窺免朝廷之譴責今李琬遲留不即赴任是  
亦當黜也臣聞監司下去時琬曰我以撤家似未即赴任云此非先公  
後私之意也領事朴元宗曰廣州之地有徽慎公主即廢王女奴家其官品  
官與官差等搜探其家致奴溺死推刷廳推罪人財產細碎之物侵督  
太苦無異廢朝今當需澤之時不宜如此請自今勿推細碎之物以示  
國家一視同仁之意 上曰此言甚當其勿推之○聽輪對成均館典  
籍金崇祖曰大典以魚箭給貧民二年而適即 先王山林川澤與民  
共之之意也向者國家用度浩繁大臣慮儲畜虛竭以各道魚箭權立  
貿布之法京中豪猾之徒爭先專利使本官不得與焉凡進上魚物備  
納無由分定民間非特貧民未蒙其利一邑並受其苦臣願魚箭亦依  
大典給貧民以革貿布之法○御晝講○御夕講侍講官李世仁曰  
上月三經筵又御夜對且命修成均館遣承旨供給儒生其崇儒重道  
之意至矣但 成宗朝館學儒生甚多其在學鍊業者亦皆士大夫之



子弟也至廢朝雖士大夫之家不使子弟業儒外方儒生則以其賦重  
不志於學其習今亦尚存聚學讀書專不如古在今培養之策不可不  
至四學儒生宜令官負檢察而外方儒生亦令上來使之篤學可也且  
學校培養人才之地而今之布列左右者皆是 成宗朝培養者也臣  
登觀前代聖帝明王無不幸學漢光武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我 成  
宗亦數幸學謁聖或進儒生於 殿庭或命官試藝其勸學之方非二  
上即位以後未及親祭於 宗廟然 親祭宗廟後幸文廟謁先聖斯  
可矣 上曰當以次行之世仁曰自古人君皆躬耕籍田我 成宗亦  
行之今亦不可不行且養老宴亦是厚風而載在大典近者廢之已久  
今可申明○臺諫請罷李琬且曰取義禁府推案見之則曹繼衡奴事  
任士洪交結田同又製革弘文館之文及造家等四罪不可以宥旨前  
事不罪之也而禁府歸之於蒙宥其後繼衡以虛事立證其曰令裴繼  
孫招田同入院而繼孫以不知答之其曰尹璋聞傳旨事而尹璋亦以  
為不知此亦諫不以實也其罪過於攀附內人而禁府以赦前論之請  
推禁府輕推之罪金壽卿在廢朝短喪雖時王之制脫衰揚揚無異平  
日肉多不熟發怒宰夫此乃關於綱常之事不可論以赦前而不罪之



也○丙寅 御朝講持平辛世瑚獻納康仲珎曰曹繼衡事傳教云功  
臣宰相不宜罪之繼衡收事士洪文結田同一以求媚於內人一以取  
寵於上不可以赦前棄之又妄引尹璋裴繼孫爲證是亦詐不以實也  
並宜罪之而禁府以赦前事論啓禁府該負亦可推也金壽卿反正後  
不即解官乃於第五月來辭其心不欲辭職而畏法強辭也今此二人  
者皆不忠不孝人也宜可罪之又啓李琬事皆不允○御書講○御及  
講○傳于議政府曰上以誠求下以情應上下無阻乃可矯弊而致理  
變否而爲泰予自即位以來思革弊政未得其道頃因雷變下教求言  
而無有條陳實封以聞者言路以塞而然歟求言不切而然歟居常憫  
焉今又臘節已屆氣暖如春恒燠之咎著在聖經豈無所召而然歟其  
令中外大小人民究察前下傳旨如有朝廷闕失京外弊瘼條列以聞  
庶幾裨益庶政仰答天譴以副予求治之意○戊辰左議政朴元宗右  
議政柳順汀右贊成盧公弼左參贊李孫等啓曰歲時雖黎庶有父母  
者尚不虛度必具酒肉獻壽 成宗亦於歲時上壽大妃殿今若不行  
恐累 聖孝此雖 殿下欲省費之意然其費不多請於來二十七  
日間上壽 大妃殿何如傳曰前此禮曹亦啓請而卿等今又來言即



將所啓懇白于 大妃殿教曰今年則民困至甚行之恐有弊不從故  
予不得強請○臺諫啓曰曹繼衡其製罷弘文館文曰陰中傷人是上  
詣廢王也交結田同是內附宮妾也奴事士洪是外結權奸也內外締  
結以媒進取一日之間以正郎超陞參議是果無罪乎詔獄是君前也  
當以實對之其製罷弘文館文事以尹璋立證而璋曰吾為刑房尋旨  
安知禮房事乎田同事以裴繼孫立證而繼孫曰吾不知也然則繼衡  
之詐著矣金壽卿短喪雖時王之制若小有哀戚之心則反正之後即  
當服衰乃於初五日朝參時從容辭職而去有人心者固如是乎善山  
府使李琬事監司專一方之權黜陟人物豈無所聞而啓之况李琬前  
任載寧郡守時不堪其任百姓怨之至焚公廨其人可知請罷職皆不  
允○已巳 御朝講領事朴元宗曰甲子年以後抑買家舍憲府方分  
揀故或以貧窮或不勝坊役以情願相為買賣者皆稱抑買紛紜陳訴  
以其時價賤而今則價高故欲還退而然也此事不可以抑買論也  
上曰功臣已受家舍憲府啓請分揀故予既從之然非抑買而誣訴者  
情狀著現則亦令論罪可也朴元宗曰或以求官或以訟事而納其財  
物此則宜可籍沒若無罪而當刑者納物而求活則其所納之物沒入



於官似為賤昧且內人白犬廢主所寵妓家奴奪人田民與文券者甚

多亦宜推還本主特進官金嶽曰臣謫珍島時見之白犬家奴遍滿道

內奪人財產又毆打而奪其文書者亦多今以推刷見之則其文書不

多臣未知何以也對時為推上曰時方分揀則可詳悉為之○御書講

○臺諫啓曹繼衡金壽卿等事下凡○傳曰廢朝金鼎造成時所納金

價未受者計其斤兩以其鼎破碎還給廢王自頌切鑄鼎欲誇示後世搜索民間寸金有匿者罪○

庚午 御朝講○傳于政院曰近者宜寒而煖未知厥咎頗有憂慮政

院啓曰書之雨暘煖寒風不以其時與夫春秋之冬暖如春皆以災異

言之其修省之道不可忽也自 反正以後凡有弊政一皆革之 殿下

之恐懼修省人誰不知然書曰某事得則某休微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

今當警省之不暇而近日求言恤刑者固已至矣然古云應天以實不

以文若不以實應天則咎徵必至矣○傳曰方今弊事務欲革祛觀

處容等事是亦有弊其停之然禳災之事不可不行○御書講○傳于

戶曹曰忠清道洪州地愁老音魚箭其賜坡川君尹湯老可傳永世湯

於靖國時奉使外方特以上命得參勳○傳于吏曹曰廢主時內侍府

盟又急恩賜湯老之偏受崇恩如此加設遊兒四十三還減○辛未 御朝講大司諫尹喜孫掌今金彥平